民國叢書

第三編

·45·

文化·教育·體育類

中國學校制度　周予同著

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　郭秉文著

中國書院制度　盛朗西編

中國近代教育制度　姜書閣編著

上海書店

中國書院制度

盛朗西編

中國書院制度

目次

中國書院制度

第一章　書院之起源

書院之名昉於唐，書院之制剏於唐末之五代，至宋初而有天下四書院之稱。自宋而元，儒者多於書院講學，其風殆盛於國庠及州郡之學，迄明清猶然，先後亘一千年之久。故欲知中國近代教育學術之變遷，不可不知書院之起源及其規制也。

袁子才曰：「書院之名起唐玄宗時，麗正書院，集賢書院，皆建於朝省，爲修書之地，非士子肄業之所也。」

隨園隨筆卷十四書院之名起唐元宗時，麗正書院集賢書院，皆建於朝省，爲修書之地，非士子肄業之所也。

稽之唐書，斯說誠然。

唐六典開元十三年，改集賢殿修書所爲集賢殿書院。有學士直學士侍講學士修撰官校理官知書官等。集賢院學士，掌刊緝古今之經籍，以辨明邦國之大典，而備顧問應對。凡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則承旨而徵求

焉。其有籌策之可施於時，著述之可行於代者，較其才藝，考其學術而申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課於內，歲終則考最於外。

唐六典集賢殿學士掌刊緝古今之經籍。知書官八人，書直及寫御書一百人，搨書手六人，裝書直十四人，造筆直四人。

舊唐書玄宗本紀玄宗開元十三年夏四月丁巳，改集仙殿為集賢殿，麗正殿書院改集賢殿書院。內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

舊唐書職官志集賢殿書院，(註)開元十二年置。漢魏已來，職在祕書。梁於文德殿內藏聚羣書，北齊有文林館學士，後周有麟趾殿學士，皆掌著述。隋平陳之後，寫羣書正副兩本，藏於宮中，其餘以實秘書外閣。煬帝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貯書。自漢延嘉至隋，皆秘書掌國籍，而禁中之書，時或有焉。及太宗在藩府時，有秦府學士十八人，其後弘文崇文二館皆有。玄宗卽位，大校羣書，開元五年，於乾元殿東廊下寫四部書，以充內庫，置校定官四人。七年，駕在東都，於麗正殿置修書使。十二年，駕在東都。十三年，與學士張說等宴於集仙殿，因改名集賢，改修書使為集賢書院學士。其大明宮所置書院，本命婦院，屋宇宏敞。永泰九年三月，詔僕射裴冕等十三人，每日於集賢書院待詔。集賢學士(註)初定制以五品已上官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每宰相為學士者為知院事，常侍一人為副知院事，學士知院事一人，(註)開元初，以褚无量馬懷素元行冲相次知乾元殿寫書，及在麗正，乃有使名。張說代元行冲，改院為集賢，以說為大學士知院事，說懇讓大字，詔許之，自是每以宰相一人知院事，副

知院事一人，(註)初宰相張說知院事，以左常侍徐堅爲副知院事，因爲故事。判院一人，(註)初在乾元殿刊正官一人，判事其後因之。押院中使一人，(註)自乾元殿寫書則置掌出入，宣進奏，兼領中官監守院門，掌同官禁。侍講學士(註)開元初，褚无量馬懷素侍講禁中，名爲侍讀，其後康子元爲侍講學士。修撰官校理官，(註)並無常員，以官人兼之。侍制官(註)古之待詔金馬門是。留院官檢討官，(註)皆以學士別敕留之。孔目官一人，專知御書典四人，(註)並開元五年置。知書官八人，(註)開元五年置，掌分四庫書。書直寫御書一百人，搨書六人，書直八人，裝書直十四人，造筆直四人，(註)並開元六年置。集賢學士之職，掌刊緝古今之經籍，以辨明邦國之大典。凡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則承旨而徵求焉。其有籌策之可施於時，著述之可行於代者，較其才藝，而考其學術，而申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課於內，歲終則考最於外。

舊唐書列傳馬懷素潤州丹徒人也。是時秘書省典籍散落，條疏無叙。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辨淄澠，望括檢近書篇目，井前志所遺者，續五儉七志，藏之秘府。上於是召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錄，井刊正經史，粗創首尾。會懷素病卒，年六十，上特爲之舉哀，廢朝一日。 褚无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也。无量以內庫舊書自高宗代卽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弘經籍之道。玄宗令於東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寫，廣采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充備，仍引公卿已下入殿前，令班觀焉。開元六年，駕還，又敕无量於麗正殿以續前功。无量病卒，年七十五，臨終遺言以麗正寫書未畢爲恨。上爲舉哀，廢朝二日。 元行冲河南人。

先是秘書監馬懷素集學者續王儉今書七志，左散騎常侍褚无量於麗正殿校寫四部書，而懷素无量卒，詔行冲總代其職。於是行冲表請通撰古今書目，名爲羣書四錄，命學士鄠縣尉毋煚、櫟陽尉韋述、曹州司法參軍殷踐猷、太學助教余欽等分部修檢，歲餘成，奏上，上嘉之。　張說字道濟，其先范陽人，玄宗尊召說及禮官學士等，賜宴於集仙殿，謂說曰，今與卿等賢才同宴於此，宜改名爲集賢殿，因下制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授說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時中書舍人陸堅，自負文學，常以集賢院學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嘗謂朝列曰，此輩於國家何益，如此虛費，將建議罷之。說曰，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池臺，或玩聲色，今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刊正圖書，詳延學者，今麗正書院天子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何其隘哉。玄宗知之，由是薄堅。陸堅開元十三年，再遷左散騎常侍。其年玄宗改麗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堅爲學士，副張說知院事。

新唐書百官志集賢殿書院學士直學士侍讀學士修撰官，掌刊緝經籍，凡圖書遺逸，賢才隱滯，則承旨以求之。謀慮可施於時，著述可行於世者，考其學術以聞。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課於內，歲終則考最於外。

(註) 開元五年，乾元殿寫四部書，置乾元院使，有刊正官四人，以一人判事。押院中使一人，掌出入宣奏，領中官，監守院門。知書官八人，分掌四庫書。六年，乾元院更號麗正修書院，置使及檢校官，改修書官爲麗正殿直學士。八年，加文學直，又加修撰校理刊正校勘官。十一年，置麗正院修書學士。光順門外亦置書院。十二年，東都明福門外亦置麗正書院。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爲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宰相一人爲

學士知院事。常侍一人爲副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玄宗當選耆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至是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其後又增修撰官校理官，待制官，留院官，知檢討官，文學直之員。募能書者爲書直，及寫御書人，其後亦以前資常選三衛散官五品以上子孫爲之。又置畫直。至十九年以書直畫直搨書有官者爲直院。至德二年，置大學士。貞元初置編錄官。四年，能大學士。八年，罷校理，置校書四人，正字二人。元和二年，復置集賢校理，罷校官正字。四年，集賢御書院學士直學士皆用五品如開元故事，以學士一人年高者判院事，非登朝官爲校理，餘皆罷。初太宗卽位，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門下兩省，以備訪問。永徽中命弘文館學士一人日待制於武德殿西門。文明元年，詔京官五品以上清官日一人，待制於章善明福門。先天末又命朝集使六品以上二人隨仗待制。永泰時，勳臣罷節制無職事，皆待制於集賢門，凡十三人。崔祐甫爲相，建議文官一品以上更直待制，其後著令正衙待制官日二人。

新唐書藝文志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於內庫，以宮人掌之。玄宗命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馬懷素爲修圖書使，與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褚无量整比。會幸東都乃就乾元殿東序檢校，无量建議御書以宰相宋璟蘇頲同署，如貞觀故事。又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其後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淸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爲筆材。

新唐書列傳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元行冲知麗正院又奏陸紹伯，馬利徵，劉彥直，殷踐猶，侯行果，李子釗，王直，毋煚，韋述，王灣，趙玄默，余欽，鄭良金，與朝邑丞馮朝隱冠氏尉權寅獻，秘書省校書郎孟曉，楊州兵曹參軍韓覃，王嗣琳，福昌令張悱，進士崔藏之，入校麗正書。由是秘書省能譔緝，而學士皆在麗正矣。　褚无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初內府舊書，自高宗時藏宮中，甲乙叢倒，无量建請繕錄補第，以廣秘籍。天子詔於東都乾元殿東廂，部彙整比，无量爲之使。不數年，四庫完治。帝西還，徙書麗正殿，更以修書學士爲麗正殿直學士，比京官，預朝會，復詔无量就麗正纂續前功。　元澹字行冲，以字顯。先是馬懷素譔書志，褚无量校麗正四部書，業未卒，相次物故，詔行冲并代之。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帝召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今與賢者樂於此，當遂爲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而授說院學士知院事。……常典集賢圖書之任，間雖致仕一歲亦修史於家。始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爲稱，固辭乃免。後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爲先後、太宗時修史十九人，長孫无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修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爲限，於是引觴同飲，時伏其體。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供擬太厚，無益國家者，議白罷之，說聞曰：古帝王功成則有奢滿之失，或興池觀，或尚聲色，今陛下崇儒向道，躬自講論，詳延豪俊，則罷正乃天子禮樂之司，所費細而所益者大，陸生之言，蓋其達耶。帝知，遂薄堅。　徐堅字元固。玄宗改麗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堅充學士，副張說知院事。帝大酺集賢幔舍在百司上，說令揭大榜以侈其寵，堅見遽命撤之，曰君子爲取多尚人。　吳兢汴州浚儀人。兢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是丐官筆札，冀

得成書，詔兢就集賢院論次。　蔣乂字德源，常州義興人。外祖吳兢位史官，乂幼從外家學，得其書博覽彊記。逮冠，該綜羣籍，有史才，司徒楊綰尤稱之。(父)將明在集賢，值兵興，圖籍殽舛，白宰相請引乂入院助力整比。宰相張鎰亦奇之，署集賢小職。乂料次，踰年各以部分，得善書二萬卷。詔兼判集賢院事。父子爲學士，儒者榮之。

玄宗置麗正書院，詔學士侯行果等侍講周易莊老，頻賜酒饌。院中既有宰臣侍講，屢承珍異之賜，張說有詩紀之。

玉海開元十一年春，於大明宮光順門外，造麗正書院。夏詔學士侯行果等侍講周易莊老，頻賜酒饌。學士等燕飲爲樂。前後賦詩奏上凡數百首，上每嘉賞。院中既有宰臣侍講，屢承珍異之賜。燕公詩曰：「東壁圖書府，西垣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前後令趙冬曦張九齡，咸廙業韋述等爲詩序，學士等賦詩，篇成卷軸以進。尋敕善寫眞人貌學士等，欲畫象書贊於含象亭。屬車駕東行，事竟不果。上初令韋無忝殷季友殷敫分貌張說等，燕公以畫不精，奏進同州僧法明獨貌諸學士等。圖成，奏之，上稱善。今藏其本於書院。

全唐詩張說恩制賜食於麗正殿書院宴賦得林字：

東壁圖書府，西園（一作垣）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位竊和羹重，恩叨醉酒深，緩（一作載）歌春興曲，情竭爲知音。

繼置集賢書院，命張說爲學士，有「集賢書院成送張說上集賢學士賜宴得珍字」詩，

張說亦有「赴集賢院學士上賜宴應制得輝字」詩。俱可徵也。

全唐詩唐明皇集賢書院成送張說上集賢學士賜宴得珍字：

廣學開書院，（一作殿）崇儒引席珍，集賢招袞職，論道命台臣，禮樂沿今古，文章革舊新，獻酬尊俎列，賓主班位陳，節變雲初夏，時移風尚春，所希光史冊，千載仰茲辰。

又張說赴集賢院學士上賜宴應制得輝字：

侍帝金華講，千齡道固稀，位（一作任）將賢士設，書共學徒歸，首命深燕隗，通經淺漢韋，列筵榮賜食，送客愧儒衣，賀燕窺簷下，遷鶯入殿飛，欲知朝野慶，文教日光輝。

顧士人搆屋讀書之所，亦間以書院名之。

全唐詩盧綸同耿拾遺春中題第四郎新修書院：一作同錢員外春中題薛載少府新書院：

得接西園會，多因野性同，引籐連樹影，移石（一作柏）間花叢，學就晨昏外，歡生禮樂中，春遊隨墨客，夜宿伴潛公，散帙燈驚燕，開簾月帶風，朝朝在門下，自與五侯通。

又盧綸宴趙氏昆季書院因與會文并率爾投贈：

詩禮挹餘波，相懽在琢磨，琴尊方會集，珠玉忽駢羅，謝族風流盛，於門福慶多，花攢騏驥櫪，錦絢鳳凰窠，詠雪因饒妹，書經爲愛鵝，仍聞廣練被，更有遠儒過。

又王建杜中丞書院新移小竹：

此地本無竹，遠從山寺移，經年求養法，隔日記澆時，嫩綠卷新葉，殘黃收故枝，色經寒不動，聲與靜相宜，愛護出常數，稀稠看自知，貧來緣（一作原）未有，客散獨行遲。

又於鵠題宇文裒（一作褒）山寺讀書院。

讀書林下寺，不出動經年，草（一作書）閣連（一作通）僧院，山廚共石泉，雲（一作聲）庭（一作亭）無履跡，龕壁有燈煙，年少今頭白，刪詩到幾篇。

又楊巨源題五老峯下費君書院：

解向花間栽碧松，門前不負老人峯，已將心事隨身隱，認得溪雲第幾重。

又楊發南溪書院：

茅屋住來久，山深不置門，草生垂井口，花發接（一作擁）籬根，入院將雛鳥，攀蘿抱子猨，曾逢異人說，風景似桃源。

又李羣玉書院二小松：

一雙幽色出凡塵，數粒秋煙二尺鱗，從此靜牕聞細韻，琴聲長伴讀書人。

又賈島田將軍書院：

滿庭花木半新栽，石自平湖遠岸來，筍迸隣家還長竹，地經山雨幾層苔，井當深夜泉微上，閣入高秋戶盡開，行

背曲江誰到此琴書鎖著未朝迴。

又曹唐題子姪書院雙松：

自種雙松費幾錢，頃令院落似秋天，能藏此地新晴雨，却惹空山舊燒煙，枝壓細風過枕上，影籠殘月到窗前，莫教取次成閑夢，使汝悠悠十八年。

又齊已宿沈彬進士書院：

相期只爲話篇章，踏雪曾來宿此房，喧滑盡消城漏滴，窗扉初掩岳茶香，舊山春暖生薇蕨，大國塵昏懼殺傷，應有太平時節在，寒宵未臥共思量。

唐元和間，衡州人李寬讀書石鼓山尋眞觀，刺史呂溫嘗訪之，有「同恭夏日題尋眞觀李寬中秀才書院」詩，卽後之石鼓書院是也。

呂衡州集同恭夏日題尋眞觀李寬中秀才書院：

閉（一作閑）院開軒笑語闌，江山併入一壺寬，微風但覺杉香滿，烈日方知竹氣寒，披卷最宜生白室，吟詩好就步虛壇，願君此地攻文字，如鍊仙家九轉丹。

朱熹重修石鼓書院記石鼓據蒸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爲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爲。至國初嘗賜勅額，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爲州學，則書院之跡於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潘侯時德

夫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君若水子淵又因其故益廣之。

衡州府志石鼓書院在石鼓山，舊爲尋眞觀。唐刺史齊映建合江亭於山之右麓。元和間，士人李寬結廬讀書其上，刺史呂溫嘗訪之，有題尋眞觀李秀才書院詩。太守宇文炫於山之東題曰東岩，西題曰西谿。宋至道三年，郡人李士眞援寬故事，請於郡守，即故址創書院，居衡之學者。景祐二年，集賢校理劉沆來守衡，請於朝，賜額曰石鼓書院。遂與睢陽白鹿嶽麓稱四大書院焉。是時天下未有命敎，蓋即以此爲州學。淳熙中部使者潘畤提刑宋若水先後修葺，而連帥材栗等咸捐金相之，朱子有記。

唐時書院，並無學校性質。洎乎五代，天下大亂，干戈興，學校廢。

新五代史一行傳五代之亂極矣，干戈興，學校廢。

遍查五代，國子監徒存其名，郡國鄉黨之學，僅得一二學館而已，書院無有也。

舊五代史梁書羅紹威傳羅紹威好招延文士，聚書萬卷，開學館，置書樓。

新五代史雜傳羅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

舊五代史唐書明宗紀註愛日齋叢鈔云：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板刻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復盛。

書院以白鹿洞爲最早。白鹿洞南唐時號爲廬山國學，南唐書記之較詳。

陸游南唐書朱弼字君佐，建州人。舉明經第一，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廬絳蒯鼇諸葛濤飲博不逞，患苦諸生，學官依違無敢問者。及弼至，一切繩以禮法，每升堂講說，座下肅然，絳等亦愧服引去。徒自四方來者，數倍平時。國亡，補衡山縣主簿，秩滿，求爲南嶽廟令，卒。

馬令南唐書朱弼字君佐，建安人也。精究五傳，旁貫數經。開寶中，詣金陵，一舉以關頭中第，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生徒數百，苦無賴輩如盧絳諸葛濤蒯鼇之徒，事飲博多橫逆，學官曠職，循緣而已。及弼至，性本嚴重，動持禮法，每升堂講釋，生徒環立，各執疑難問辯鋒起，弼應聲解說，莫不造理，雖題非己出，而事實聯綴，宛若宿構，以故諸生誠服，皆循規範，絳等稍稍引去。四方肄業者多造焉。弼短一足，時謂之跛足先生。

陸游南唐書盧絳字晉卿，宜春人。比至家，母及兄弟皆鄙誚之，絳乃入廬山白鹿洞書院，猶亡賴，以屠販爲事，多脅取同舍生金，又持摧貨誣山中浮屠，以邀賄謝，人皆悉苦之，與諸葛濤蒯鼇號廬山三害。朱弼爲國子助教，將捕治其罪，復亡去……晚乃勵風操，尙信義，一言之出，必復而後已。

馬令南唐書盧絳字晉卿，南昌人也。讀書略通大義，不事事，常以博弈角觝爲務，鄉里鄙之。絳憤，入廬山國學，與諸葛濤蒯鼇相善，諸生廩餉稍豐，輒强取之。山下桑門亦苦其無賴，號爲廬山三害。會朱弼爲國子助教，規其過，遂亡去。

陸游南唐書伍喬廬江人。居廬山國學數年，力於學，詩調寒苦，每有瘦童羸馬之嘆。

馬令南唐書伍喬廬江人也。性嗜學，以淮人無出己右者，遂渡江入廬山國學，苦節自勵。一夕見人掌自牖隙入中有讀易二字，倏爾而卻，喬默審其祥，取而讀之，探索精微。

馬令南唐書江爲其先宋州人，避亂建陽，遂爲建陽人。遊廬山白鹿洞，師事處士陳貺，居二十年，有風人之體。

馬令南唐書孟賓於湖湘連上人。少孤，力學，母以孝聞。初歸江南，生子名歸唐，亦能詩，肄業廬山國學，嘗得瀑布詩云：練色有窮處，寒聲無斷時。隣房生亦得此聯，遂交爭之，助教不能辨，訟於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爲勝。

全唐詩伍喬廬山書堂送祝秀才還鄉：

東書辭我下重巔，相送同臨楚岸邊，歸思幾隨千里水，離情空寄一枝蟬，園林到日酒初熟，庭戶開時月正圓，莫使蹉跎戀疎野，男兒酬志在當年。

又李中壬申歲承命之任淦陽再過廬山國學感舊寄劉鈞明府：

三十年前共苦辛，囊螢曾寄此煙岑，讀書燈暗嫌雲重，搜句石平憐蘚深，各縣宦途悲聚散，幾看時（一作流）輩或浮沉，再來物景還依舊，風冷松高猨狖吟。

顧實亦一學館耳。

陳舜俞廬山記南唐昇元中，因洞建學館，置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乃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爲洞主，掌其教。

朱熹知南康軍榜文按圖經，白鹿洞學館，雖起南唐，至國初時猶存舊額，後且廢壞。

彭時重修白鹿洞書院記廬山古蹟以百數，惟白鹿洞最勝。洞卽唐李渤隱居之所，南唐始立學館，至宋表章爲書院，而其規制大備於晦菴朱夫子。此其所以最勝廬山而有名於天下後世也。

意者學館聚書爲士人讀書之所，故亦稱之書院乎？

朱熹申修白鹿書院狀具位熹契勘廬山白鹿洞，舊屬江州今隸本軍，去城十有餘里，元係唐朝李渤隱居之所。南唐之世，因建書院，買田以給生徒，立師以掌教導，號爲國學，四方之士多來受業，其後出爲世用，名跡章顯者甚衆。至國初時，學徒猶數十百。太宗皇帝聞之，賜以監書，又官其洞主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勸之。

呂祖謙鹿洞書院記書院創於南唐，其事至鮮。我太宗於迅掃區宇不暇給之際，獎勸封植，如恐不及，規模遠矣。

陸游南唐書盧絳字晉卿，宜春人。比至家，母及兄弟皆鄙誚之，絳乃入廬山白鹿洞書院，猶亡賴。

戴鈞衡桐鄉書院四議一、藏書籍。……昔宋太宗眞宗之世，凡建書院，有司必表請賜書，江述之於白鹿洞，李允之於嶽麓皆是也。然則書院之所以稱名者，蓋實以爲爲藏書之所，而令諸士子就學其中者也。近世第以爲課士之地，而罕有謀藏書於其中者。嗚呼，是不唯無以成夫貧而有志之人，亦豈書院所以稱名之意哉。

時則白鹿洞學館，確已具有書院規模。觀朱熹跋白鹿洞所藏漢書語，嘗謂劉子和五世祖磨勘府君式，南唐時讀書此洞，今子和弟子徵之家，尚藏其手錄孟子管子書，云是洞中日課也。

白鹿洞志白鹿洞者，唐李渤讀書處也。初貞元中，渤與其兄涉俱隱廬山，而渤養一白鹿甚馴，行常以之自隨，人因稱爲白鹿先生，而謂其所居曰白鹿洞。寶歷中，渤爲江州刺史，卽所隱地創臺榭，以張其事，而鹿洞遂盛聞於人矣。其後唐末兵亂，郡學校廢壞，高雅之士，往往讀書講藝其中。南唐昇元中，始建爲學，置田聚徒，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爲洞主，名曰廬山國學，四方之士受業而歸，出爲世用，名績彰顯者甚衆。

玉海白鹿洞南唐昇元中，因洞建學館，置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以李善道爲洞主，掌教授，當時謂之白鹿洞國庠。

朱熹跋白鹿洞所藏漢書熹旣爲劉子和作傳，其子仁季致書，以其先人所藏漢書四十四通爲謝。時白鹿書院新成，因送使藏，以備學者看讀。子和五世祖磨勘府君式，南唐時讀書此洞，後仕本朝有名，太祖時，其孫做，皆爲聞人。今子和弟子徵之家，尙藏其手錄孟子管子書，云是洞中日課也。

除白鹿洞外，睢陽建置亦甚早。睢陽書院卽應天府書院，原爲睢陽戚同文先生講學之所。時晉末衰亂，睢陽先生絕意祿仕，將軍趙直爲築室聚徒，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宋祥符間，府民曹誠卽同文舊居旁，造舍百餘區，聚書數千卷，延生徒講習甚盛，詔賜額爲應天府書院。

范仲淹南京書院題名記皇宗功揭日月，澤注河漢，金革塵積，弦誦風布。睢陽先生同文負于丘園，教育爲樂。祥符中，曹氏請以金三百萬建學於先生之廬，以舜賓幹其裕，王讀掌其教，張吉甫領其綱，密學綸書一而上，眞宗嘉

嘆，面可其奏。

宋史戚同文傳，戚同文字同文，宋之楚丘人。時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爲名字。楊慤嘗勉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慤依將軍趙直家，遇疾不起，以家事托同文，卽爲葬三世數喪，直復厚加禮待，爲築室聚徒，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許驤陳象與高象先郭成範王礪滕涉皆踐臺閣。二子維，綸，綸自有傳。大中祥符二年府民曹誠，卽同文舊居旁，造舍百餘區，聚書數千卷，延生徒講習甚盛。詔賜額爲本府書院，命綸子奉禮郎舜賓主之，署誠府助敎，委本府幕官提舉之。

嵩陽書院在太室山南麓。先是崇福宮有太室書院，建自五代周時。宋景祐間重建，更名嵩陽書院。

續通考嵩陽書院在河南登封縣太室山下，五代時建。

登封縣志嵩陽書院在太室南，舊志卽太室書院，五代周時建。宋至道三年，賜名太室書院，藏九經其中。是年河南守臣上言甘露降書院講堂。宋景祐二年，勅西京重修，更名嵩陽書院。王曾奏置院長，給田一頃供爨。

王日藻嵩陽書院碑記中有以書院稱與嶽麓睢陽白鹿綦列爲四者，則自五代周昉也。夫五代日尋干戈，中原雲擾，聖人之道，綿綿延延，幾於不絕如縷矣。而書院獨肇於斯時，豈非景運將開，斯文之未墜，已始基之歟。

葉封重建嵩陽書院碑記先是崇福宮有太室書院，建自五代周時。宋至道間賜九經。景祐間重建，改稱嵩陽書院。

宋初天下四書院，惟嶽麓書院建置爲較遲。始宋太祖開歷中。潭州守朱洞，首度基創宇，以待四方學者。或謂實彭城劉鼇創之。

張栻嶽麓書院記湘西故有藏室，背陵而向壑，木茂而泉潔，爲士子肄業之地。始開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創宇，以待四方之學者。歷四十有一載，居益加葺，生益加多。李允則來爲州，請於朝，乞以書藏。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誼著。祥符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學主簿，使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增賜中秘書，於是書院之稱始聞天下，鼓笥登堂者，相繼不絕。

大清一統志嶽麓書院，在善化縣西，嶽麓之下。宋開寶中潭州守朱洞建，實彭城劉鼇創之。祥符中，詔以國子監經籍賜嶽麓書院，并賜額。乾道初，湖廣安撫劉珙重建，張栻爲之記。

嶽麓與石鼓頗相近，同處南嶽，而石鼓則起於唐也。

南嶽志嶽麓書院，居嶽麓峯之下，剏自宋開寶中郡守朱洞。祥符八年始賜名。至乾道間重修，張南軒爲之記。南軒嘗爲朱子講學其中，時學者多至千人，齋舍至百間，田至五十頃，書院之盛爲天下甲。　石鼓書院，石鼓山在迴雁峯下，據蒸湘之會，唐刺史齊映建合江亭於其陰。元和間，士人李寬始構屋山巔，讀書其中。宋至道間，郡人李士眞復就遺址重建。景祐間，集賢校理劉沆以書院上請，始賜額并學田，與睢陽嶽麓白鹿稱四大書院。

此外尚有茅山書院，宋仁宗時，侯處士遺居茅山，營剏書院，敎授生徒，兼飲食之積十有

餘載。天聖二年賜田。理宗淳祐中，孫子秀知金壇縣，訪其故址新之，以待遠方遊學之士。

茅山志：六代猶有名賢山房，至趙宋但一侯處士書院，今亦失遺址所在矣。竊考侯學士遺，字仲遺，家縣西，嘗分俸以濟鄉，鄉衆德之，名其里爲通德鄉。後居茅山，營搆書院，教授生徒，兼飲食之積十有餘歲。天聖二年，王隨知江寧府，奏請於三茅齋糧莊田內置給三頃，充書院贍用，從之。

金壇縣志：茅山書院，宋仁宗天聖中，侯先生仲逸建於三茅山。理宗淳祐中，知縣孫子秀因故址而新之。後爲崇禧觀所據。理宗端平中，漫塘劉宰別創於三角山，尋廢。度宗咸淳七年，徙建於顧龍山，今亦廢。

宋史孫子秀傳：孫子秀改知金壇縣，訪國初茅山書院故址新之，以待遠方遊學之士。

故宋初海內大書院實有六：石鼓，白鹿，應天，嵩陽，嶽麓，茅山是也。馬端臨通考以白鹿，石鼓，應天，嶽麓爲四大書院，謂「嵩陽茅山後來無聞」，故不在四大之列。王應麟玉海則以白鹿，嶽麓，應天，嵩陽爲宋朝四書院，似根據呂祖謙鹿洞書院記所稱「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是也。」王圻續通考亦以玉海所云四大書院，有嵩陽而無石鼓，認玉海爲正。後世或從王說，或說馬說，要皆無一定之論也。

續通考：玉海所謂四大書院者，有嵩陽而無石鼓，今當以玉海爲正。臣謹按馬端臨所載四書院，曰白鹿洞，曰石鼓，

曰應天，曰嶽麓，而無嵩陽。且言嵩陽後來無聞，獨四書院之名著。而石鼓復不詳其建置。攷嵩陽書院在河南登封縣太室山下，五代時建。宋太宗至道元年七月賜額及印本九經書疏。則嵩陽自當在四大書院中。

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宋初諸書院，有初爲家塾性質，繼變塾而爲庠者。

朱子白鹿洞賦自昇元之有土，始變塾而爲庠。儼衣冠而弦誦，紛濟濟而洋洋。在叔季而且然，矧休明之景運。皇穆穆以當天，一軌文而來混。念敦篤於化原，乃搜剔乎遺遯。盻黃卷以置郵，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拔雋髦而登進。

如石鼓初爲唐李寬讀書之所，白鹿洞初爲唐末顏翊授經之所，應天府初爲晉末戚同文講學之所，皆是也。

白鹿書院志沿革白鹿洞者，唐李渤讀書處也。貞元中，渤與兄涉隱廬山，畜一白鹿，甚馴，行嘗隨之，人稱白鹿先生。寶歷中，渤爲江州刺史，就今書院地，創臺榭，引流植花，遂以白鹿名洞。先是魯公顏眞卿寄居郡之五里牌，厥後裔孫顏翊，率子弟三十餘人，授經洞中。南唐昇元，卽其地聚徒建學，置田，乃命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爲洞主，號曰廬山國學。宋初，置書院，與睢陽石鼓嶽麓書院，並名天下，學徒常數百人。

時海內六書院，皆先後受朝廷褒獎：

白鹿洞書院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賜書（玉海作三年）

嵩陽書院　太宗至道二年（九九六）賜額及書（續通考作元年河南通志登封縣志作三年）

應天府書院　眞宗大中祥符二年（一〇〇九）賜額

嶽麓書院　眞宗大中祥符八年（一〇一五）賜額及書

茅山書院　仁宗天聖二年（一〇二四）賜田

石鼓書院　仁宗景祐二年（一〇三五）賜額

雖有遲早，然述者率混稱之曰國初也。

玉海衡州石鼓山有書院，起唐元和中州人李寬所爲。國初嘗賜勅額。

文獻通考石鼓書院唐元和間，衡州李寬所建國初賜額。

卽白鹿洞，諸志皆稱宋初置書院，亦未詳其年代焉。

白鹿書院志宋初置書院，與睢陽，石鼓，嶽麓三書院，並名天下，學徒常數十百人。

廬山志宋初因置爲書院，益拓而大之與睢陽石鼓嶽麓三書院，並名於天下。當是時學徒常數十百人。

江西通志宋初置書院，與睢陽石鼓嶽麓並名天下，學徒常數百人。

大清一統志宋初始置書院，與睢陽石鼓嶽麓三書院並名天下，學徒常數百人。

書院何以於宋初始盛?朱熹呂祖謙已言之詳矣。朱熹記石鼓書院曰:「予惟前代庠序之敎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羣居講習之所。」呂祖謙記鹿洞書院曰:「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阨,學者尙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卽閒曠以講授。」王應麟玉海述宋朝四書院,亦沿引其文。

朱熹重修石鼓書院記予惟前代庠序之敎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羣居講習之所。而爲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

呂祖謙鹿洞書院記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阨,學者尙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卽閒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

蓋儒生學者,遭唐末五代百十餘年之摧毀,未能痛快以講學,斯時卽有一種向學之要求!而其規制,則不免受當時佛敎禪林制度之影響。

禪宗六祖,唐居其三。南嶽青原分開五派,今之佛寺禪宗皆傳自唐者也。唐之佛敎寺廟,掌於禮部,據唐六典開元中天下寺總五千三百五十八所,至武宗時,增至四萬餘所,以道士之毀,遂大汰僧尼。世謂此魏道武帝周武帝及唐武宗爲三武,皆反對佛敎最力者

也，然不數年所毀者盡復。故至唐末禪宗之盛，轉軼於前焉。

佛學大綱摩訶迦葉尊者爲禪宗第一祖。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尊者爲中華初祖。二祖慧可武牢姬氏子。三祖僧璨住舒州皖公山。四祖名道信蘄州人，姓司馬氏。五祖名宏忍，黃梅人。六祖名慧能，姓盧，嶺南新州人。

釋氏稽古略六祖弟子最著者，衡州懷讓，吉州行思，是爲南嶽青原二宗。唐末南岳復分爲潙仰，臨濟二派。青原又分爲曹洞，雲門，法眼三派。

唐六典凡天下寺總五千三百五十八所。（三千二百四十五所僧二千一百一十三所尼）每寺上坐一人，寺主一人，都維那一人，共綱統衆事。而僧持行有三品，一曰禪，二曰法，三曰律，大抵皆以清淨慈悲爲宗。凡僧尼之簿籍，三年一造。

通鑑會昌五年，祠部奏報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又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直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度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餘僧及尼幷大秦穆護僧祆皆勒歸俗，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大中元年，閏月敕應會昌五年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宋儒每以上承道統，排斥異端自命，但夷攷其實，則其思想之內容，著作之形式，在在受佛教禪宗之影響。

壇經懷讓禪師至曹溪禮拜。師曰甚處來。曰嵩山。師曰什麼物恁麼來。 又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甚麼人得。師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師云我不會佛法。 按此爲宋代儒家語錄之祖，亦爲今之倡語體文者所稱道也。

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六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說來做己使，是爲洛學，某也嘗疑，如石林之說固不足信，卻不知上蔡也恁地說時怎生地，後見某僧與伊川帖乃載山谷集中，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爲己使。 按此可見洛學之近於禪，朱子雖辨之，而謂其身上做工夫與六祖相同，此可以見唐以降佛學惟禪宗最盛，及儒學惟理學家最盛之消息矣。

故其講學之書院制，亦不能不視與禪林制有相當之關係也。

陳東原禪林的學校制度禪宗盛行於中國，得了正統大位。七世紀以後，所謂佛教，幾乎就是禪教。禪林就是禪教的廟寺。魏晉以後，歷代君主多迷信佛教，叢林甚盛。海內各處廟寺日多。每一大廟，常常有一千多到三千多的僧侶。集如許之衆在一起，自不能不有一種組織，不能不有一種制度。這種制度，載在冊籍傳到現在的，就是清

規。儀潤和尚序百大清規說：「清規始於梁僧法雲住光宅寺奉詔所制。」那時是六世紀初年，禪教未盛，影響不大。到了唐朝，法備僧盛，出了個懷海禪師在江西百丈山修禪，他將禪林通行的習慣律制成「成文的」法律，後人稱之爲百大清規。釋氏稽古略說：「清規，百丈山大智海禪師創立也。猶佛之律條，動靜云爲，折旋俯仰，莫可犯也。叢林尊行之！」可見其通行之廣。懷海禪師生於公元七二〇，歸寂於八一四，他的清規當然是八世紀時所製訂。我們現在看了他的書，可以知道八世紀時禪林的學校制度是如何的詳備……書院的產生，受此影響甚大。

第二章　宋之書院

書院自宋始盛。宋初卽有天下四書院之稱。曰白鹿洞，曰嶽麓，曰應天，曰嵩陽。前章已述及。王應麟玉海述四書院之歷史較詳，今節錄之。

白鹿洞書院宋太平興國三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數千百人，請賜九經書肄習之。詔從之。皇祐五年，孫琛卽故址爲學館十間，榜曰白鹿洞之書堂，俾弟子居而學焉。淳熙六年，南康守朱熹重建。八年，賜國子監經書。

嶽麓書院開寶九年，潭州守朱洞，始於嶽麓山抱黃洞下，以待四方學者。作講堂五間，齋序五十二間。咸平二年，潭守李允則益崇大其規模，中開講堂，揭以書樓，塑先師十哲之象，畫七十二賢，請下國子監賜諸經釋文義疏史記玉篇唐韻。從之。祥符五年，山長周式請於太守劉師道，廣其居。（山長之名始此）八年，拜式爲國子主簿，仍增給中秘書。於是書院之稱聞天下。

應天府書院祥符二年，詔應天府新建書院，以曹誠爲助教。國初有戚同文者，通五經業，聚徒百餘人，於是。誠卽同文舊居，建學舍百五十間，聚書千五百餘卷，願以學舍入官，令同文孫舜賓主之，故有是命。景祐二年，以書院爲府學，給田十頃。

嵩陽書院至道二年七月甲辰，賜院額及印本九經書疏。祥符三年，賜太室書院九經。景祐二年，西京重修太室書院，詔以嵩陽書院爲額。（按續通考嵩陽書院在河南登封縣太室山下五代時建）

言宋初四大書院者，或舉石鼓而不及嵩陽。蓋嵩陽後來無聞，而石鼓則南宋時猶存。

白鹿洞志宋太祖年間，初置書院，與嶽麓睢陽石鼓，並名天下四大書院。

續通考按馬端臨所載四書院曰：白鹿洞；曰：石鼓；曰：應天；曰：嶽麓而無嵩陽。且言嵩陽後來無聞，獨四書院之名著。

或又以淮海列四大書院之中者，則非也。

王圻續通考曰：按諸本以淮海列四大書院之中，蓋以淮海書院在丹徒，終卽應天書院也。不知宋之應天書院，乃在歸德府，亦或以睢陽名之。人以其字之相近，遂以睢陽爲淮海，非矣。

宋初四書院惟白鹿洞嶽麓最盛，至宋亡猶講學不衰。

宋史朱熹傳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

又李燔傳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無與比。

又張洽傳時袁甫提點江東刑獄，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曰嘻！是先師之跡也。其可辭？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說，而汰其不率敎者。

宋元學案呂聲之字大亨，新昌人，以能詩名。講道白鹿書院。

又陳宓字師復，莆田人，與諸生講論白鹿書院。

又曹集不知何所人也？及知南康，其政一遵朱熹之舊：如輟郡廩，以教育白鹿書院生徒，皆朱熹欲爲而未及盡行者。

又張庶字晞顏，宣公再從子也。講學嶽麓書院。

又張忠恕字行父，學者稱爲拙齋先生。先生歸，講學於嶽麓書院。

又木天駿字德遠，瑞安人也。道出嶽麓書院，得聞南軒之教，遂心醉焉。日與諸生，講明求仁之旨。

又吳漢英字長卿，江陰人也。止齋將漕時，率諸生與寮屬之好學者，講道嶽麓。一日，叩先生所學，以毋自欺對。止齋嘆曰：吾得友矣。而先生亦自是從止齋日覲。

又劉强學字行父，衢之西安人也。其後嶽麓之教大興。宣公帥泉州，令彪先生德美掌書院事。先生旣納拜，宣公教以伊洛源流，而德美又爲言其詳甚悉。以太學生奏補官。

又歐陽守道字公權，吉州人。湖南轉運副使吳子良聘爲嶽麓書院副山長。先生初升講，發明孟氏正人心承三聖之說，學者悅服。

又方敏中巴陵人也，南軒先生嶽麓之教，身後不衰。宋之亡也，嶽麓精舍諸生，乘城共守。及破，死者無算。

北宋諸儒，多講學於私家。南宋諸儒，多講學於書院。故南宋時，書院最盛。詳見續通考：

續通考宋自白鹿石鼓應天嶽麓四書院後，日增月益，書院之建，所在有之。寧宗開禧中，則衡山有南嶽書院，掌教

有官，有士有田略倣四書院之制。嘉定中，則涪州有北巖書院。至理宗時，尤夥。其得請於朝，或賜額，或賜御書，及間有設官者，應天有明道書院，蘇州有鶴山書院，丹陽有丹陽書院，太平有天門書院，徽州有紫陽書院，建陽有考亭書院，廬峯書院，崇安有武夷書院，金華有麗澤書院，寧波有甬東書院，衢州有柯山書院，紹興有稽山書院，黃州有河東書院，丹徒道州有濂溪書院，興化有涵江書院，桂州有宣成書院，全州有清湘書院，度宗朝則淳安有石峽書院，衢州有清獻書院。其他名賢戾止，士大夫講學之所，自爲建置者，不與焉。

又淮海書院者，在丹徒縣治西。宋南渡後，淮士多寓京口，因建書院爲講學之所，故名。

又淳祐元年，王泌知睦州，修州學，行鄉飲，新釣臺書院。

又理宗淳祐六年，敕湖廣善化縣，別建湘西書院。

主持者，要皆爲一代大儒。

宋元學案鍾如愚字師顏，湘潭人。晚官嶺海，引年而歸，除南嶽書院山長。

又陳埴字器之，永嘉人。江淮制使趙善湘建明道書院，辟先生爲幹官兼山長，從遊者甚盛。

又程榮秀字孟敷，休寧人。延祐中，起爲明道書院山長。

宋史魏了翁傳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

宋元學案朱熹初居崇安，築書院於武夷之五曲，榜曰紫陽，識鄉關也。

熊勿軒考亭書院記曰：建考亭視魯闕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滄洲。宋理宗表章公學，以公從事廟庭，始錫書院額。

宋元學案蔡權字仲平，九峯先生第三子也。梓材謹案：眞西山爲九峯墓表，稱季子亦嗜學，授廬峯書院山長，訓誨人才云。

又程若庸字逢原，休寧人。咸淳間，登進士，授武夷書院山長。累主師席，其從遊者最盛。

宋史何基傳景定五年，詔舉賢特薦基與建人徐幾，同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

又呂祖謙傳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歿，郡人卽而祠之。

又王柏傳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

宋元學案袁桷字伯長，鄞縣人。爲童子時已著聲。部使者舉茂才異等，起爲麗澤書院山長。

又馬端臨字貴與，樂平人。及父卒，稍起爲慈湖柯山二書院山長。

又孔元龍字季凱，衢州人。後爲柯山精舍山長。

又劉辰翁字會孟，號須溪，廬陵人也。以親老，請以濂溪書院山長。

又黃績字德遠，莆田人。又辟充涵江書院山長，先生以獨不懼名齋。

宋史楊大異傳改提點廣西刑獄，復建宜成書院，祀張栻呂祖謙。

宋元學案汪計建淳安人。倜儻有奇志。在京學，率同舍生伏闕上書，攻賈似道誤國。至元內附，從蛟峯，講道石峽書院。

抑書院或稱精舍，如象山書院之初稱應天山精舍是。

宋元學案彭興宗字世昌，金溪人。淳熙十四年文安奉祠歸家，先生登應天山樂之，因爲建一精舍，以居文安，即所謂象山者也。

書院亦稱書堂，如朱子稱白鹿書院爲白鹿書堂是。

宋元學案白鹿洞講義朱子跋曰：熹率僚友與俱至於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

又同一書院，而後先異名，如嶽麓書院之後題曰南軒書院。

宋元學案張庶字晞顏，宣公再從子也。講學嶽麓書院，先生執筆爲司錄，題曰：南軒書院。

考亭書院之初名竹林精舍，後更滄洲是。

熊勿軒考亭書院記曰：建考亭視魯闕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滄洲。

續通考所未載者，尚有泰山書院。

石徂徠泰山書院記：乃於泰山之陽，起學舍講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羣弟子而居之。

東林書院

春明夢餘錄曰：東林無錫書院名也。宋儒楊時建，後廢爲僧寺。

建安書院

宋元學案徐幾字子與，號進齋，崇安人。添差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

宋史王埜傳知建寧府，創建安書院，祠熹，以德秀配。

相江書院

宋史楊大異傳提點廣東刑獄，訪張九齡曲江故宅，建相江書院，以祀九齡。

又度宗本紀咸淳元年七月丁酉，初命迪功郎鄧道爲韶州相江書院山長，主祀先儒周敦頤。

龍門書院

宋史張去華傳遂詣洛陽龍門書院，與宗人沆攀湜結友，故名聞都下。

慈湖書院

宋史劉黻傳又請建慈湖書院。

又楊簡傳復咸淳間，制置使劉黻卽其居作慈湖書院。

宋元學案韓性字明善。當時薦爲慈湖書院山長。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此外非所願也。竟不起。

全謝山杜洲六先生書院記曰：六先生者：首杜洲。次松齋，蓋杜洲子鐘也。次懋山曹山長漢炎，則杜洲之徒，最稱著

宿，俾掌慈湖書院者也。

象山書院

宋元學案紹定四年袁甫持節西江修明象山之學，爲建象山書院。

又馮興宗字振甫慈谿人。袁蒙齋甫持節江左，延爲象山書院堂長，羣士信嚮。

又鄒斌字俊甫，臨川人。袁蒙齋甫作象山書院，欲延先生主其事，以老病辭。

宋史錢時傳江東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

又陽漢傳詔免解，差充象山書院堂長。

延平書院

宋史陳宓傳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創延平書院，悉倣白鹿洞之規。三學諸生以起宓爲請，而沒已閱月矣。

又徐元杰傳淳祐元年，差知南劍州。郡有延平書院，率郡博士會諸生，親爲講說。

同人書院

宋史高定子傳定子作同人書院於夾江，修長興學，創六先生祠。

白鷺洲書院

宋史江萬里傳知吉州，創白鷺洲書院。

又歐陽守道傳後萬里作白鷺洲書院，首致守道爲諸生講說。

宋元學案劉南甫字山立，號月澗，吉水人。梓材謹案吉水縣志載：先生嘗講學白鷺書院，書院爲江丞相所創。

公安書院

宋史孟珙傳珙奏襄蜀蕩析，士無所歸。蜀士聚於公安，襄士聚於郢渚，臣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沒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帝題其榜賜焉。

宋元學案萬鎭字子靜，平江人。賈似道帥荆，辟先生爲公安書院山長。不赴。

南陽書院

宋史孟珙傳見上。

龍江書院

宋史危稹傳知漳州，郡有臨漳臺，據溪山最勝處，作龍江書院其上。既成，横經自講，人用歆動。

張栻書院

宋史程公許傳知袁州，新周敦頤祠，葺張栻書院，聘宿儒胡安之爲諸生講說。

明道南軒書院

宋史馬光祖傳再知建康，修建明道南軒書院及上元縣學。

宗濂書院

宋史江萬里傳知隆興府，創宗濂書院。

上蔡書院

宋元學案王賁字蘊文，號石潭，天台人。王賈翁創上蔡書院，請魯齋爲堂長。先生具古冠服來謁。及魯齋歸，乃敦請代理其事。

又周敬孫字子高，臨海人。太學生魯齋主台之上蔡書院，受業焉。

又朱致中薛松年並台州人，魯齋以朱子之學主上蔡書院，同郡周敬孫楊珏陳天瑞車若水黃超然與二先生師事之。

又張須立字建善，魯齋講學於上蔡書院，從而受業焉。

宋史王爚傳七年，台州言乞差爚充上蔡書院山主，詔從之。

虎邱書院

宋史李芾傳知溫州，作虎邱書院，以祠尹焞。置學官，親爲學規以教之，學者甚盛。

宋元學案曹豳字西士，瑞安人。出爲浙西提舉常平，面陳和糴折納之弊。建虎邱書院，以祀尹和靖。

桃源書院

宋元學案雲濠謹案宋景濂守齋類藁序云：昔在宋時，桃源王應求亦鄞人，同季父致招樓郁楊適杜醇諸公，因就妙音院，立孔子像，講貫經史，倡爲有用之學，學者宗之。及其旣歿，勅建桃源書院。

金鳳書院

宋元學案黎立武字以常，新喩人。擢進士第三名，歷國子司業。雲濠謹案江西通志：先生咸淳四年進士，學者稱爲所寄先生，與文山疊山相友善，建金鳳書院，以淑後學。

浮沚書院

宋元學案周行己字恭叔，永嘉人也。罷歸，築浮沚書院以講學。梓材謹案陳直齋書錄解題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後集三卷云：先生所居謝池坊，有浮沚書院。

石洞書院

宋元學案郭欽止字德誼，東陽人。闢石洞書院，延名師以敎子弟，撥田數百畝以贍之。

又饒魯字伯輿，一字仲元，餘干人。又作石洞書院。前有兩峯，因號雙峯。

又袁易字通甫，平江人。爲石洞山長。

鍾山書院

宋元學案朱熹晚居攷亭，作精舍，曰滄洲，號滄洲病叟。李季札曰：先生遊鍾山書院，見書籍中有釋氏書，因而揭看。

南溪書院

熊勿軒考亭書院記曰：南溪建安二書院，韋齋及公祠，俟世以德顯，其仕閩，以化爲政，道南七書院，皆其再造也。

東山書院

宋元學案趙汝靚忠定公汝愚之從弟也。苦節講學，餘干有東山書院，先生所建，以延朱子講學。

西園書院

宋元學案郭良臣字德鄰，東陽人。創西園書院，延師敎權，一如欽止石洞之規。

南湖書院

宋元學案郭溥字伯廣，良臣猶子。亦創南湖書院。

傳貽書院

宋元學案輔廣字漢卿，號潛庵。歸築傳貽書院敎授，學者稱爲傳貽先生。

雲莊書院

宋元學案陳普字尙德，福之寧德人。建州劉德純父聘主雲莊書院。

安定書院

東湖書院

宋元學案夏溥字大之，爲安定書院山長，一以安定學規課士。

又袁良字德平，先生以安定書院山長，授海鹽州儒學教權，未拜而卒。

又程若庸字逢原，休寧人。淳祐間，聘湖州安定書院山長。

化龍書院

宋元學案蔡和字廷傑，晉江人。眞德秀守郡，李方子爲僚，議創書院於東湖，延先生爲堂長。

又黃績字德遠，莆田人。同門友築東湖書堂，而請田於官，以祀之。

學道書院

宋元學案劉應李字希泌。後建化龍書院於莒潭，聚徒講授，學者多集。

玉淵書院

宋元學案趙順孫字和仲，縉雲人也。築學道書院以講學。

宋元學案薛紱字仲章，龍游人也。其知黎州，州爲羣蠻所居，而能興起其民，築玉淵書院以講學，學者稱爲符谿先生。

又高崇字西叔，蒲江人也。其在黎，故有玉淵書院，前守薛仲章所建之，修復之以講學。

雲山書院

宋元學案楊子謨字伯昌，潼川人也。先生自葺祠講學於雲山書院，與諸生敷陳論孟學庸大義。

道一書院

宋元學案戚如圭金華人。以進士爲嵊縣尉。弟如玉，亦遊太學。梓材謹案：黃文獻志道一山長戚君墓言：二先生連起進士於乾道淳熙間。

翁洲書院

全謝山翁洲書院記曰：應參政葬芷由昌國遷鄞。其貴也，建翁洲書院於故居，以與起後進，穆陵賜御書以榜之。

石坡書院

宋元學案桂萬榮字夢協，慈谿人。遂築石坡書院，讀書其中。

全謝山石坡書院記曰：今慈湖東山之麓，有石坡書院，即當年所講學也。桂氏自石坡以後，世守慈湖家法。

杜洲書院

全謝山杜洲六先生書院曰：書院則先生之孫副尉金始肇造之，而得朝命於其子桂。嘉興顧嵩之，吾鄞孫元蒙俱來爲山長。

宋元學案曹漢炎字久可，慈谿人也。慈湖杜洲二書院堂長。

又王士毅字子英，秀州人。黃慧庵講道於慈谿之杜洲書院，遂往從之。

城南書院

全謝山城南書院曰：其教多以明心爲言，蓋有見於當時學者，陷溺功利，沈錮詞章，極重難返之勢，必以提醒爲要。

白社書院

宋元學案衞富益崇德人。隱居石人涇講學，所謂白社書院者也。先生立學規，凡薦紳仕元者不許聽講。爲人所恨。

石林書院

宋元學案葉夢得貴溪人。建石林書院，延盧玉溪陸梭山講學其中。

臨安書院

宋元學案程若庸字逢原，休甯人。渴去疾創臨安書院，於撫州，復聘爲山長。

斛峯書院

宋元學案載斛峯書院講義。

西潤書院

宋元學案載西潤書院釋菜講義。

臨蒸精舍

宋元學案劉淸之字子澄，子和之弟也。學者稱靜春先生。又以士風未振，增築臨蒸精舍，如治心治身治家治人，雖然皆可舉而指之。

槐陰精舍

宋元學案劉淸之歸築槐陰精舍，以處來學。

寒泉精舍

宋元學案淳熙二年，呂東萊自東陽來訪先生留山寒泉精舍月餘，商討近思錄。
又吳昶字升夏，號友堂，休甯人。徒步走寒泉精舍，就正所學。

樓氏精舍

宋元學案呂祖儉字子約，金華人。時明州諸先生多里居慈湖，開講於碧沚，沈端憲講於竹洲，絜齋則講於城南之樓氏精舍。

橫城精舍

宋元學案蔡沐字澤甫，東陽人也。築橫城精舍，以延蛟峯。其後子孫世講學。

浮淮書堂

宋史陳塤傳又作浮淮書堂，以處兩淮之民而敎之。

洪源書堂及鰲峯書堂等

宋元學案熊禾字去非，一字退齋，建陽人。東書入武夷，築洪源書堂講學。幾一星終，乃歸故山築鰲峯書堂。

按宋時書院性質，殆有官立私立兩種。官立者如白鹿嶽麓等是，私立者如泰山書院浮沚書院等是。

石徂徠泰山書院記曰：泰山先生於泰山之陽，起學舍講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羣弟子居之。

宋元學案周行已字恭叔，永嘉人。大觀中，築浮沚書院以講學。

其由私立改爲官立者，如戚同文講學之所，復改爲應天書院是。

宋元學案戚同文字同文。晉末衰亂，絕意祿仕。將軍趙直爲築室聚徒。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

全謝山答張徵士問四大書院帖子：戚同文講學睢陽，生徒卽其居爲肄業之地。祥符三年賜額，晏元獻公延范希文掌敎焉。

其設立地點，大抵於文物薈萃之區。獨薛仲章知黎州，州爲羣蠻所居，而能興起其民，築玉淵書院以講學，尤覺難能而可貴者也。

宋元學案薛紱字仲章，龍游人也。其知黎州，州爲羣蠻所居，而能興起其民，築玉淵書院以講學，學者稱爲符谿先

生。

其編制亦有仿三舍制者。

續通考理宗淳祐六年，敕湖廣善化縣，別建湘西書院。潭州故有嶽麓書院，至是御書其額賜之。復於湘水西，別建書院。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潭人謂爲三學生。

宋史尹穀傳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爲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湘人號爲三學生。兵興時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廢業。

其規模大小亦不等，如白鹿書院，初不過小屋四五間，其後則逐漸增置。

朱熹申修白鹿洞書院小帖子云：所立書院，不過小屋四五間，不敢妄有破費官錢，傷耗民力。

白鹿洞志皇祐五年，孫冕子比部郎中琛增置學舍十餘間，以教子弟。四方來學者廩給之。匾曰：白鹿洞之書堂。

又淳熙八年九月建禮聖殿。開禧元年建雲章閣於講堂東。嘉定十四年重建聖殿。十五年建會文堂。紹定中建五經堂於會文堂前，改會文堂爲君子堂。淳祐間建友善堂及文易宮。

杜洲書院則有禮殿講堂書庫庖湢等。

全謝山杜洲書院記：有先聖碑亭，有禮殿，有講堂，有六齋：曰志道，曰尙德，曰復禮，曰守約，曰愼獨，曰養浩，有書庫，有祭器，門廊庖湢，纖悉畢備。

應天府書院則造舍百五十間。

文獻通考眞宗大中祥符二年，應天府民曹誠，卽楚邱戚同文舊居，造舍百五十間，聚書數千卷，博延生徒，講習甚盛。府奏其事，詔賜額曰應天府書院，命奉禮郎戚舜賓主之，仍令本府幕職官提擧，以誠爲府助敎。

蓋當時皆爲學者給館者也。

朱熹始擧人入書院狀：諸君肯來，當戒都養，給館致食以俟。

書院中有學田，其田有由請官買給者。

白鹿洞志淳熙八年三月，朱熹南康任滿，疏請白鹿洞書院敕額，及高宗御書與監本九經註疏於洞，發錢四百千，送庫寄收買田。

有由私人捐撥者。

熊勿軒考亭書院記曰：書院舊有田九十餘畝，春秋祀猶不給，侯捐田爲倡。郭君適自北來，議以克協諸名賢之胄與邦之大夫士翕然和之，合爲田五百畝有奇。

宋元學案郭欽止字德誼，東陽人。闢石洞書院，延名師以敎子弟，撥田數百畝以贍之。

供祀之餘，則用以給師弟子之廩膳。

熊勿軒考亭書院記曰：供祀之餘，則以給師弟子之廩膳，名曰義學田。

杜洲書院記稱有田租以資學者。

全謝山杜洲六先生書院曰：有田租以資學者。

白鹿洞書院當南唐時，有善田數十頃，至起建議以其田入官。其後更逐漸添置，故洞志載田賦特多。

朱熹申修白鹿書院狀：南唐之世，因建書院，買田以給生徒，立師以掌教導。

續資治通鑑長編太宗興國五年六月己亥，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白鹿洞在廬山之陽，常聚生徒數百人。李煜僭竊時，割善田數十頃，歲取其租廩給之。選太學之通經者，授以他官，俾領洞事，日爲諸生講誦。至是起建議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

白鹿洞志田賦宋淳熙七年，文公始置學田，有谷源臥龍等莊，共田八百七十五畝。淳熙十年，朱端章沒入寺田七百畝。嘉定辛巳黃杜置西源莊田三百畝。咸淳間劉傳漢增置貢士莊田。

四方來學者，則廩給之。

白鹿洞志宋皇祐五年孫冕子比部郎中琛增置學舍十餘間，以敎子弟。四方來學者，廩給之。匾曰：白鹿洞之書堂。

惟廩給亦非盡取之於田租，有取之於官費者。

朱熹措置潭州嶽麓書院牒：游學之士，依州學則例，日破米一升四合，錢六十文。其排備齋舍凡案牀榻之屬，并帖

錢糧官，於本州贍學料次錢及書院學糧內，通融支給。

是又不可一概論也。

長書院者有洞主。

白鹿洞志明起太平興國中，爲白鹿洞主。

洞正。

白鹿洞志周耜淳熙中，爲洞正。

堂長。

白鹿洞志楊日新按朱子洞學堂長牒云：學錄楊日新年德老成，合行敦請充書院堂長職事。

山主。

宋元學案王爚字仲潛，一字伯晦，新昌人。度宗詔充上蔡書院山主，後進率多成就。

山長等名目。

文獻通考祥符八年，賜潭州嶽麓書院額。始開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創宇，以待四方學者。李允則來爲州，請於朝，乞以書藏。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

此外更有副山長。

助教。

宋史歐陽守道傳湖南轉運副使吳子良，聘守道爲嶽麓書院副山長。

玉海祥符二年，詔應天府新建書院，以曹誠爲助教。

講書等助理之。

宋元學案歐陽新字仲齊。巽齋卽請於吳子良，禮先生爲嶽麓書院講書。

白鹿洞舊制，洞主之外，更有堂長。而堂長須敦請給牒。有如今學校校長之有須官廳委任者。

朱熹請洞學堂長牒：謹按國朝會要修復白鹿洞書院，既已差補職事，學生入洞，管幹訖今。按江南野史，本洞舊制，洞主之外，更有堂長名目。今覩學錄楊日新年德老成，在洞供職，紀綱庶事，表率生徒，績效可觀。合行敦請須至牒者。右給牒付貢士楊日新，准此充白鹿洞書院堂長職事，淳熙七年九月日。

且又有代理之制。

宋元學案王貢字蘊文號石潭，天台人。王實翁創上蔡書院，請魯齋爲堂長。先生具古冠服來謁。及魯齋歸，乃敦請代理其事。

然堂長之名不如山長之名爲普遍。意者其書院建以地勝，而山林闃寂，正學者潛思進

學之所，故儒生往往依山林，卽閒曠以講授，因以山長稱之。

白鹿洞志書院之建，以地勝也。

朱熹招舉人入書院狀山林閒寂，正學者潛思進學之所。

呂祖謙白鹿洞書院記：儒生往往依山林，卽閒曠以講授。

嶽麓書院聘歐陽守道爲副山長，其猶今學校中除校長外，更添設副校長一席也乎。而官立書院，其山長一席，大抵由州府學教授兼之。

宋史理宗本紀景定四年五月丁酉，婺州布衣何基建甯府布衣徐幾皆得理學之傳，詔各補迪功郎，何基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徐幾建甯府教權，兼建安書院山長。

又湯漢傳詔循兩資差信州教授兼象山書院山長。

蓋書院爲其處管者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神宗熙甯七年夏四月己巳，詔州學已差教授處管下有書院并縣學舊有錢糧者，並撥入本學補試生員，選差職掌，餘官毋得干預。從國子監請也。

書院有三大事業：一藏書，二供祀，三講學。藏書以備學者看讀。如應天府書院，聚書至數千卷。

文獻通考眞宗大中祥符二年，應天府民曹誠，卽楚邱戚同文舊居，造舍百五十間，聚書數千卷，博延生徒，講習甚盛。府奏其事，詔賜額曰應天府書院。

杜洲書院則專設書庫。

全謝山杜洲六先生書院曰：有書庫，有祭器，門廊庖湢，纖悉畢備。

李允則來潭州，爲州請於朝，乞以書藏嶽麓書院。

文獻通考祥符八年賜潭州嶽麓書院額。始開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創宇，以待四方學者。李允則來爲州，請於朝，乞以書藏。

彭興宗以象山書院頗少書籍，因購書訪朱子。

宋元學案彭興宗字世昌，金溪人。淳熙十四年，文安奉祠歸家，先生登應天山，樂之，因爲建一精舍，以居文安，卽所謂象山者也。文安旣卒，先生以丙辰訪朱子家，問其何故而來，先生以書院頗少書籍，因購書故至此。

周述知江州，請國子監給印本九經，驛送至洞。

白鹿洞志太平興國二年，詔從知江州周述請，俾國子監給印本九經，驛送至洞，號白鹿國學。

白鹿洞書院新成，朱熹將劉仁季所謝漢書四十四通，因送使藏。

朱熹跋白鹿洞所藏漢書：熹旣爲劉子和作傳，其子仁季致書，以其先人所藏漢書四十四通爲謝。時白鹿書院新

成，因送使藏，以備學者看讀。子和五世祖磨勘府君式，南唐時讀書此洞，後仕本朝有名。太祖時，其孫敞政，皆爲聞人。今子和弟子徵之家，尙藏其手錄孟子管子書，云是洞中日課也。

南康任滿，又疏請白鹿洞書院勅額，及高宗御書與監本九經註疏於洞。

白鹿洞志淳熙八年三月，朱熹南康任滿，疏請白鹿洞書院勅額，及高宗御書與監本九經註疏於洞。

其與黃商伯書備述爲白鹿洞徵書經過。書末稱書辦，乞以公牒發來，當與收附，或刻之金石，以示久遠，辦法尤佳。

朱熹與黃商伯書：白鹿成，未有藏書，欲於兩漕求江西諸郡文字，已有劄子懇之，前此亦求之陸倉矣，度諸公必見許。然見已有數冊，恐致重複，若已呈二丈，託并報陸倉三司合爲之，已有不別致，則易爲力也。書辦乞以公牒發來，當與收附，或刻之金石，以示久遠，計二公必樂爲之也。旦夕遣人至金陵，亦當徧於諸使者也。

其得和靖帖包孝肅詩，且刻之於白鹿洞而加跋焉。

朱熹跋所刻和靖帖：右和靖先生帖，得之祁君之子眞卿，淳熙庚子夏五月丙戌，刻之白鹿洞書院。新安朱熹記。

朱熹跋所刻包孝肅詩：此包孝肅公布衣時語，蔡廷彥得之吳唐卿，以語晦翁，翁敬書之，俾刻於白鹿洞。

書院除藏書外，又兼有宗教性質。取先儒之有功德於聖門者，從祀之。

宋元學案熊禾曰：僕於雲谷之陽，鰲峯之下，創小精舍，中爲夫子燕居，配以顏曾思孟，次以周程張朱濂溪明道伊

川橫渠晦庵五先生，隆道統也。或有議者曰：文公竹林精舍以六君子從祀，先朝表章文公之道，取其法行之太學，達於郡縣，今乃卻馬二賢不與焉，無乃非文公之初意邪？曰：從祀之典，凡先儒之有功德於聖門者咸在。若夫配食先聖，則非其道德功言足以得夫聖統之正傳者，不足以與此也。

周程張朱，祀之者最多。

白鹿洞志先生作竹林精舍，釋祭先聖先師，以周程卻司馬豫章延平七先生從祀。

又開禧元年李山長建雲章閣於講堂東。諸生以濂溪二程與朱子合祀於講堂後。

宋史度宗本紀咸淳元年七月丁酉，初命迪功郎鄧道為韶州相江書院山長，主祀先儒周敦頤。

近人謂此足以表時代之精神焉。

其最重要之事業則為講學。講學之法，或官吏延師。

宋元學案李燔字敬子，建昌人。守請為白鹿書院堂長。

又張洽字元德，清江人。時袁甫提刑江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先生為長。曰：是先生之迹也，其可辭！

或主者自教。

宋元學案趙順孫字和仲，緡雲人也。築學道書院以講學。

宋史危稹傳知漳州，郡有臨漳臺，據溪山最勝處，作龍江書院其上。既成，橫經自講，人用歆勸。

或代以高第弟子，蓋皆無一定之規則也。

宋史黃榦傳熹作竹林精舍成，遺榦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

宋元學案鄧約禮字文範，在槐堂中稱齋長。有求見象山者，象山或令先從先生問學。又傅子雲字季魯，號琴山，金溪人。成童登象山門，以其少，使先從鄧文範，尋晉弟子之位。應天山精舍成，學者坐以齒，先生在末席。象山令設一席於旁，時命先生代講，或頗疑之。象山曰：子雲天下英才也。及出守荆門，使居精舍。象山執手語之曰：書院事俱以相付，其爲我善永薪傳！謂諸生曰：吾遠守小郡，不能爲諸君掃淸氛翳，幸有季魯在，願相親近。紹定四年，袁甫持節江西，修明象山之學，爲建象山書院。時槐堂高足惟先生在，巍然上座。

更有別請大儒，爲臨時之演講者。如陸九淵之至白鹿洞講喩義章。

白鹿洞志淳熙八年二月，陸九淵赴洞講喩義章。

宋史陸九淵傳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喩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

黃榦之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

宋史黃榦傳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

其稱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是聽講者又不限院中諸生也。

白鹿洞志更載陸九淵書堂講義，及朱子跋語。

陸九淵書堂講義，九淵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頑鈍疏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此來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瞻覩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授教。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之，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於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於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學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道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喩，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塲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毋負其志。

朱子跋語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陵，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淸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僚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其隱微深痼之病，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則又儼然一首尾俱全之演講錄也。

觀諸儒之教人或以明心爲言。

全謝山城南書院曰：其教多以明心爲言。蓋有見於當時學者，陷溺功利，沈錮詞章，極重難返之勢，必以提醒爲要。

或訓以切己務實。

白鹿洞志朱熹更建嶽麓書院，與諸生講論，多訓以切已務實，無厭卑近而慕高遠，懇惻至到，聞者感動。

或設爲疑問，以觀其所嚮。

宋史劉淸之傳念士風未振，每因月講，復具酒肴，以燕諸生，相與輸情論學，設爲疑問，以觀其所嚮，然後從容示以先後本末之序，來者日衆，則增築臨燕精舍居之，其所講先正經，次訓詁音釋，次疏先儒議論，次述公所紬繹之說，然後各指其所宜。

或訂爲敎條學則，相與講明遵守。

朱子白鹿書院教條：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愼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　行篤敬　懲忿窒慾　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

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禁防之外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程董學則凡學於此者，必嚴朔望之儀，謹晨昏之令，居處必恭，步立必正，視聽必端，言語必謹，容貌必莊，衣冠必整，飲食必節，出入必省，讀書必專一，寫字必楷敬，几案必整齊，堂室必潔淨，相呼必以齒，接見必有定，修業有餘功，游藝有適性，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苟日從事於斯而不敢忽，則入德之方，庶乎其近矣。

至於讀書寢食，則皆立有時刻。

宋元學案晏殊留守南京公，（范希文）遭母憂，晏公請掌府學，（景祐二年以書院爲府學給田十頃）常宿其中，訓督學者，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詗之，見先寢者詰之，其人亦妄對，則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爲法，由是從學者輻輳。

且人人能確指修養之法，以示學者。如南軒之辨義利。

朱子張南軒行狀後述曰：公之教人，必先使之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象山語錄亦曰凡欲爲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

朱子之格物致知。

朱子補大學格物致知傳曰：大學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象山之先立乎大。

象山語錄曰：大凡爲學，須要有所立，論語云：己欲立而立人，卓然有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爲還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個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

要皆致力於躬行實踐，不專尙空談。爲師者能忠信篤敬，毫髮無僞，訓誓懇至，語自肺腑流出，宜其爲羣士信嚮也。

宋元學案憑興宗字振甫，慈谿人。袁蒙齋甫持節江左，延爲象山書院堂長，羣士信嚮，蓋先生忠信篤敬，毫髮無僞，訓警懇至，語自肺腑流出，故人之感悟者，亦倍深切。

而白鹿洞學規，尤爲諸儒所取法。

宋史陳宓傳，創延平書院，悉仿白鹿洞之規。

宋元學案葉武子字成之，邵武人。調郴州教授，一以白鹿洞學規，爲諸生準繩。

又劉爚字晦伯，建陽人。遷國子司業，請刊行所註學庸語孟，以備勸講，及白鹿洞規示太學。

其以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爲爲學之序，頗有類於近世之所謂科學方法也者。

卽社威論思想之五歷程，恐亦不外乎是。而其敎人專望人之自覺自動，並不取干涉主義，尤合輓近敎育思潮。故丹陽竇文卿聞朱子講席之盛，卽裹糧從之。

宋元學案竇從周字文卿，丹陽人也。後聞朱子講席之盛，卽裹糧從之。

雖其後諸生中，有毆賣茶翁死，而脫身走襄淮者。然而不足爲學規病也。

宋史余玠傳少爲白鹿諸生，嘗攜客入茶肆，毆賣茶翁死，脫身走襄淮。

自漢以後，學校敎育皆爲利祿之途，無所謂人格敎育也。宋仁宗時，胡瑗倡敎於蘇州湖州及太學，以經義治事分齋，而以身敎人之風始盛。

文獻通考安定先生胡瑗，自慶曆中，敎學於蘇湖間，二十餘年，束修弟子，前後以數千計，是時方尙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

宋史胡瑗傳敎授湖州，瑗敎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身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

雖不識，皆知其爲弟子也。

周張二程，皆於私家講學，而師道遂大興。濂洛之學，遂成統系。朱陸諸子，自設書院講學，雖爲世所詆毀，而師生相從，講習不倦。

白鹿洞志程頤字正叔。崇寧二年，言者希察京意，論先生學術頗僻，素行譎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此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幷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范止虛又言先生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先生於是遷居於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又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先生方與諸生講論竹林精舍，有以小報書來者，先生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先生既去，侂冑勢大振，善類斥逐無遺。鄙夫憸人迎其意，峻僞學之禁，而正士因辱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懼者，密相從問學。次者屏伏丘壑，依阿巽儒者，更名他師，甚者變易衣冠，狹遊市肆，以自別其未嘗學問知理義也。或勸先生謝絕生徒，先生笑而不答。

資治通鑑後編寧宗慶元二年十二月，朱熹落職罷祠。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退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及是爲監察御史，乃銳然以擊熹自任，遂論熹十罪，並及其徒蔡元定。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於道州。時逮捕元定赴謫所甚急，元定色不爲動，與季子沈徒走就道。熹與從游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

之志，可謂兩得之矣。

雖寢疾，猶諄諄敎誨，無非直指病痛之所在。

陳北溪序竹林精舍錄曰：先生寢疾，某每入臥內聽敎，諄諄警策，無非直指病痛所在，以爲所欠者下學，惟當專致其下學之功而已。

其會於鵝湖，相與講辯其所聞，尤足見其敎學不苟之精神。

宋元學案淳熙二年呂東萊自東陽來訪先生，留山寒泉精舍月餘，商計近思錄，餞東萊至鵝湖，陸子壽子靜劉子澄來會，相與講辯其所聞。

要之：人師之多，人格之高，蔑有過於宋者也。

宋儒之學，雖有淺深純駁之差，而其講求修身爲人之道，則同一鵠的。上下千古求其學者派別孔多，而無不講求修身爲人之道者，殆無過於趙宋。

詳見宋元學案。

而書院之學，亦不過聞道而已。

宋元學案文靖曰：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若庸亦曰：創書院而不講明此道，與無書院等。

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要無以外之也。

全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爲之：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

故宋之書院，謂爲講求道學之書院可也。時教者有以其所教者錄爲講義。

宋元學案高宗商字應朝，浙江人也。先生以講義寄示朱子，朱子謂其發明深切。

白鹿洞志淳熙八年，陸子靜來訪先生，請書其兄子壽墓志，先生請子靜同升講席，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子靜講畢，先生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乃復請子靜先生書之，尋以講義刻於石。

學者對於其師之一話一言，皆謹錄之，以爲世法。

詳見各家語錄或語類，如象山語錄朱子語類等是。

第取朱子語類觀之，錄者九十九人，成書至一百四十卷，亦自古所未有也。而朱子疑古不苟之精神，亦於其語類中見之。

朱子語類問林少穎說盤誥之類皆出伏生如何？曰：此亦可疑，蓋書有古文，有今文，今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禹謨說命高宗彤曰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況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攷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又卻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

又尙書註并序，某疑非孔安國所作，蓋文字善困，不類西漢人文章，亦非後漢之文。尙書決非孔安國所註。尙書孔安國傳，此恐是晉魏間人所作，託安國爲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

又詩大序亦只是後人作，其間有病句。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衞宏作，後來經意不明，都是被他壞了。某又看得，亦不是衞宏一手作，多是兩三手合作一序，愈說愈疏。

又浩云蘇子由卻不取小序，曰：他雖不取下面言語，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伯恭尊信序，又不免牽合。伯恭凡百長厚。不肯非毁前輩，要出脫回護，不知道只爲得個解經人，卻不曾爲得聖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

近人竟稱此爲書院制固有之精神焉。

第三章　元之書院

元代書院，視宋尤盛。

日下舊聞書院之設，莫盛於元，設山長以主之，給廩餼以養之，幾遍天下。

世祖入據中原，即詔管內書院有司，禁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侵擾褻瀆，違者加罪。

元史本紀世祖中統二年六月乙卯，詔宣聖廟及管內書院有司，歲時致祭，月朔釋奠。禁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侵擾褻瀆，違者加罪。

既滅宋，并令先儒過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並立爲書院。

元史選舉志學校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敎之，或自願招師，或自受家學於父兄者，亦從其便。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並立爲書院。

又王思誠傳起思誠太中大夫河南路總管，所轄景州廣川鎭漢董仲舒之里也，河間尊福鄉博士毛萇舊居也，皆請建書院，設山長員。

故書院亦有官立私立二種，私立者朝廷亦賜額焉。

元史本紀文宗天曆二年六月壬子，賜鳳翔府岐陽書院額。書院祀周文憲王，仍命設學官，春秋釋奠，如孔子廟儀。

又和尚傳延祐五年，乞致仕，帝憫其衰老，從其請，仍給半俸，終其身，退居濮上，築先聖宴居祠堂於歷山之下，聚書萬卷，延名師敎其鄉里子弟，出私田百畝以給養之，有司以聞，賜額歷山書院。家居七年而卒，年七十一。

又許有壬傳先是有壬之父熙載仕長沙日，設義學訓諸生，既歿而諸生思之，爲立東岡書院，朝廷賜額設官，以爲育才之地。南臺監察御史木八剌沙緣睚眦怨言書院不當立，并搆浮辭，誣衊有壬，并其二弟有儀有孚，有壬遂稱病歸。

書院設山長一員。山長皆從官授。有祿。命於禮部及行省及宣慰司。

元史選擧志學校凡師儒之命於朝廷者，曰敎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於禮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敎諭，路州縣及書院置之。路設敎授學正學錄各一員，散府上中州設敎授一員，下州設學正一員，縣設敎諭一員，書院設山長一員。中原州縣學正山長學錄敎諭並受禮部付身，各省所屬州縣學正山長學錄敎諭並受行省及宣慰司劄付。凡路府州書院設直學以掌錢穀，從郡守及憲府官試補，直學考滿，又試所業十篇，陞爲學錄敎諭。凡正長學錄敎諭，或由集賢院及臺憲等官舉充之。諭錄歷兩考陞正長，正長一考陞散府上中州敎授，上中州敎授又歷一考陞路敎授。敎授之上，各省設提擧二員，正提擧從五品，副提擧從七品，提擧凡學校之事，後改直學，考滿爲州吏。

又董文炳傳子士元士選，士選平生以忠義自許，尤號廉介。其禮敬賢士，尤至，在江西以屬椽元明善爲賓友，既又得吳澄而師之，延虞汲於家塾以敎其子，諸老儒及蜀遺士，皆以書院之祿起之，使以所學敎授。

又黃澤傳大德中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使食其祿以施敎。又爲山長於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

又陳孚傳至元中孚以布衣上大一統賦，江浙行省爲轉聞於朝，署上蔡書院山長，考滿謁選京師。

例以下第舉人充山長。

元史本紀仁宗延祐二年夏四月辛丑，賜會試下第舉人，七十以上從七流官致仕，六十以上府州敎授，餘並授山長學正，後勿援例。

又順帝至正三年三月壬申，監察御史成遵等言可用終場下第舉人充學正山長國學生會試不中者，與終場舉人同。

又選舉志科目若夫會試下第者，自延祐創設之初，丞相帖木迭兒阿散及平章李孟等奏下第舉人年七十以上者與以從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者與敎授，元有出身者於應得資品上稍優加之，無出身者與山長學正，受省劄，後舉不爲例。今有來遲而不及應試者，未曾區用取旨。帝曰，依下第例恩之，勿著爲格。泰定元年三月，中書省臣奏下第舉人，仁宗延祐間命中書省各授敎官之職，以慰其歸，今當改元之初，恩澤宜溥，蒙古色目人年三十以上，幷兩舉不第者，與敎授，以下與學正山長，漢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幷兩舉不第者，與敎授，以下與學正山長，先有資品出身者更優加之，不願仕者，令備國子員，後勿爲格，從之。自餘下第之士，恩例不可常得，間有試補書吏以登仕籍者，帷已廢復興之後，其法始變，下第者悉授以路府學正及書院山長，又增取鄉試備榜，亦授以

郡學錄及縣教諭。

有薦舉者亦得參用之。

元史選舉志學校例以下第舉人充正長，備榜舉人充諭錄。有薦舉者，亦參用之。

又干文傳傳文傳少嗜學十歲能文未冠已有聲譽，用舉者爲吳及金壇兩縣學教諭，饒州慈湖書院山長。

又曹鑑傳大德五年用翰林侍讀學士郝彬薦爲鎮江淮海書院山長。

又陳櫟傳坩胡一桂，其同郡胡炳文。炳文嘗用薦者署明經書院山長，再調蘭溪州學正。

又周仁榮傳父敬孫。初金華王柏以朱熹之學，主台之上蔡書院，敬孫與同郡楊珏陳天瑞車若水黃超然朱致中薛松年師事之，受性理之旨。敬孫嘗著易象占尙書補遺春秋類例，仁榮承其家學，又師珏天瑞治易禮春秋，而工爲文章，用薦者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鮮知學，仁榮舉鄉行飲酒禮，士俗爲變。

凡生徒之肄業於書院者，守令舉薦之，臺憲考覈之，或用爲教官，或取爲吏屬，往往人材輩出矣。

元史選舉志學校自京學及州縣學以及書院，凡生徒之肄業於是者，守令舉薦之，臺憲考覈之，或用爲教官，或取爲吏屬，往往人材輩出矣。

攷元代書院之創始者爲太極書院，立於蒙太宗八年。

續通考：自太宗八年，行中書省事楊惟中，從皇子庫春伐宋，收集伊洛諸書，送燕京，立宋儒周敦頤祠，建太極書院，延儒士趙復王粹等講授其間，此元建書院之始。

楊惟中與姚樞謀建之。嘗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趙復講授其中。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

元史趙復傳：楊惟中聞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程朱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例於后。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

即終元之世，書院之學亦不外講求程朱之學而已。

元史張𦗟傳：金華王柏得朱熹三傳之學，嘗講道於台之上蔡書院，𦗟從而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用功既專，久而不懈，所學益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鮮能及之。

又周仁榮傳見前

其所供祀者，亦以宋道學先生爲多也。

元史祭祀志宋五賢從祀，至正二十二年八月，奏准送禮部定擬五先生封爵謚號，俱贈太師，楊時追封吳國公，李侗追封越國公，蔡沉追封建國公，眞德秀追封福國公，各給詞頭，宣命遣官賫往福建行省，訪問各人子孫給付，如無子孫者，於其故所居鄉里郡縣學或書院祠堂內，安置施行。

又趙復傳見前。

元書院之著者，不下百數。見於續通考者已四十有一。

續通考自太宗八年，行中書省事楊維中從皇子庫春伐宋，收集伊洛諸書，送燕京，立宋儒周敦頤祠，建太極書院，延儒士趙復王粹等講授其間，此元建書院之始。其後昌平有諫議書院，河間有毛公書院，景州有董子書院，京兆有魯齋書院，開州有崇義書院，宣府有景賢書院，蘇州有甫里書院，文正書院，文學書院，松江有石洞書院，常州有龜山書院，池州有齊山書院，婺源有明經書院，太原有冠山書院，濟南有閔子書院，曲阜有洙泗書院，尼山書院，東河有野齋書院，鳳翔有岐陽書院，郿縣有橫渠書院，湖州有安定書院，東湖書院，慈谿有慈湖書院，寧波有鄮山書院，處州有美化書院，台州有上蔡書院，南昌有宗濂書院，豐城有貞文書院，餘姚有南溪書院，安仁有錦江書院，永豐有陽豐書院，武昌有南湖書院，龍川書院，長沙有東岡書院，喬岡書院，益陽有慶州書院，常德有

沅陽書院，福州有勉齋書院，同安有大同書院，瓊州有東坡書院，凡此蓋約略舉之，不能盡數也。

山長皆一時之選。

元史趙復傳見前。

宋元學案趙復字仁甫，德安人。樞與楊惟中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先生講授其中。

元史同恕傳三召不起，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即奉元置魯齋書院，中書奏恕領教事制可之，先後來學者殆千數。

宋元學案同恕字寬甫。西臺侍御史趙世延即奉元置魯齋書院，以先生領教事，先後來學者以千計。

元史陳櫟傳見前

宋元學案胡炳文字仲虎，婺源人。至大間，其族子淀爲建明經書院，以處四方來學者，儒風之盛甲東南。

又貢奎字仲章，宣城人。仕元爲齊山書院山長。

又任士林字叔實，至大初，以薦授安定書院山長。

元史黃澤傳見前

宋元學案黃澤字楚望。大德中，署江州景星書院山長，已移洪州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

元史干文傳傳見前

宋元學案周棐字致堯，四明人。由鄮山書院山長，移宜公書院。

元史周仁榮傳見前

宋元學案周仁榮字本心。薦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

元史張顯傳見前

又陳孚傳見前

宋元學案祝蕃字蕃遠，玉山人也。累遷至饒州教授。雲濠案原傳云：以易中鄉舉，授饒州南溪書院山長。

又張理字仲純，清江人。歷任泰寧教諭，勉齋書院山長。

元史和尚傳見前

其見於元史及宋元學案而爲續通考所未著錄者，尚有歷山書院。

子思書院

元史孔思晦傳至順二年以尼山乃毓聖之地，故有廟已毀，已買耕祭田且百年，思晦復其田里，請置尼山書院，以列於學官，朝廷從之。三氏學舊有田三千畝，占於豪民，子思書院舊有營運錢萬緡，貸於民取子錢以供祭祀，久之，民不輸子錢，幷負其本，思晦皆理而復之。

石室書院

元史王守誠傳使四川。宜賓縣尹楊濟亨欲於蟠龍山建憲宗神御殿，儒學提舉謝晉賢請復文翁石室爲書院，皆采以上聞，誠之風采，聳動天下。

淮海書院

元史曹鑑傳見前

石林書院

元史禹鏜傳，鏜同時有謝一魯。至元乙亥鄉貢進士，嘗爲石林書院山長。賊陷潭州，一魯奉親匿山谷中，官兵復郡邑，亡者稍歸，乃還理故業，俄而賊復至，生縛一魯，一魯駡賊甚厲，舉家咸遇害。

西湖書院

宋元學案陳剛字公潛，平陽人也。受業胡石塘之門，石塘爲西湖書院山長，見其勤，晝夜研索不倦，留之於家，與同寢食。

又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至正中，爲西湖書院山長。

又程文字以文，婺源人。卒年七十一，有敎雷小藁，師晉集，黟南生集，刊之西湖書院云。

雙溪書院

宋元學案趙介如字元道，浮梁人。通判饒州，元起爲雙溪書院山長，從者甚衆。

明正書院

宋元學案葉審言字謹翁，金華人。任衢州之明正書院山長，復道流冒占之田二百餘畝。

道一書院

宋元學案程紹開號月巖，廣信人也。嘗築道一書院，以合朱陸兩家之說。

又胡炳文字仲虎，婺源人。仁宗延祐中，以薦爲信州道一書院山長。

又戚象祖字性傳，年未七十，輒求致仕，弗許，復用爲信州之道一書院山長，乾辭不受。

和靖書院

宋元學案戚象祖字性傳，遷紹興之和靖書院山長。

釆石書院

宋元學案黃叔英字彥實，又爲和靖釆石兩院山長。

齋芳書院

宋元學案唐良驥蘭溪人。梓材謹案蘭溪唐氏譜載：先生建齋芳書學，延仁山金先生講道著書。

宜公書院

宋元學案周棐字致堯，四明人。由鄮山書院山長，移宜公書院。

玉溪書院

宋元學案何英字積中，鄱陽人。建玉溪書院，以納天下來學。

疊山書院

宋元學案虞舜臣弋陽人也。疊山死後二十四年，先生爲之築室，買田，祠於弋陽之東，䛐之行省，得賜疊山書院之名。

澤山書院

宋元學案黃震字東發，慈谿人。元至正中，學者建澤山書院以祀之。

稼軒書院

宋元學案程端禮字敬叔，鄞縣人，學者稱爲畏齋先生。歷稼軒江東兩書院山長。

江東書院

宋元學案載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

文靖書院

宋元學案歐陽龍生字成叔，居山中十有七年，瀏有文靖書院，祀龜山楊時，淪廢已久，部使者至，謀復其舊，授先生爲山長。

鰲溪書院

宋元學案夏友蘭字幼安，樂安人。大德中，建鰲溪書院，捐田五百畝，以贍學者。

高節書院

宋元學案祝蕃字蕃遠，玉山人也。靜明之門，一時推爲都講。其事師尤謹，以茂才異等，薦校□州高節書院山長。重修象山講堂，帥同志舍居焉。

岱山書院

宋元學案陳麟字文昭，溫州人也。海上故有岱山書院，先生重與之。

包山書院

宋元學案桂彥長名德稱，以字行。元鄉貢進士，爲包山書院山長。

師山書院

元史鄭玉傳既長，覃思六經，尤邃於春秋，絕意仕進，而勤於敎。學者門人受業者衆，所居至不能容，學者相與卽其地，構師山書院以處焉。

宋元學案鄭玉字子美，徽州歙縣人。學者相與卽其地構師山書院以處焉。

又鮑元康字仲安，歙縣人也。初師山門下，弟子日盛，先生爲築書院以處之。

又鮑深字伯原。師山被召，先生攝行師山書院山長，以教諸生。

說齋精舍

宋元學案葉審言字謹翁，金華人。僑寓唐氏說齋精舍，久之，乃得老屋數椽。

西山精舍等

宋元學案歐陽龍生字成叔，遷道州路教授，朔望率諸生謁濂溪祠，祠東爲西山精舍，祀蔡元定，先生爲修其祠。

觀其書院之多，足知元雖以蒙古入主中國，而教育之權，仍操之吾族儒者之手。而宋儒講學之風，雖易代不衰，亦可見矣。宋元之世，自有國學及府縣之學。而此外又有書院者，蓋學校多近於科舉，不足以饜學者之望，師弟子不能自由講學，故必於學校之外，別闢一種講學機關。其官立者，雖有按年積分之制，而私家所設，或地方官吏自以其意延師講授者，初無此等拘束。故淡於榮利，志在講求修身治人之法者，多樂趨於書院。此實當時學校與書院之大區別也。宋元時州縣學校，皆有田產，以贍學者，然以屬於官吏，亦可爲強權所奪。

續通考至元二十三年，詔江南學校舊有學田，復給之以養士，時江南行省理財方急，賣所在學田，以價輸官利用，

監徹爾奉使至，見之，謂曰：學有田，所以供祭祀，育人才也，安可罷？遂止之，還朝以聞，帝嘉納焉。至二十九年正月，詔江南州縣學田，其歲入，聽其自掌，春秋釋奠外，以廩給師生及士之無告者。貢士莊田則令覈數入官。

若書院之創自私人者，其田產當然屬於書院，不至為政府沒收。第須規制完善，經理得人，其事反視官立學校為可恃。故當時定令各地雖皆有學校，而士大夫仍於學校之外，增設書院，不以並行為病。是亦書院與學校異趣者也。嗚呼！講學自由，經濟獨立，此非今日學者所渴望者乎？稽之史策，固有前規，凡今人之所虞，何莫非昔人所見及者乎？

第四章　明之書院

宋元之間，書院最盛，至明而寖衰。蓋國家網羅人才，士之散處書院者，皆聚之於兩雍，雖有書院，其風不盛。

續通考初太祖因元之舊，洪武元年立洙泗尼山二書院，各設山長一人。憲宗成化二十年，命江西貴溪縣重建象山書院。孝宗弘治二年，以吏部郎中周木言修江南常熟縣學道書院。武宗正德元年，江西按察使邵寶奏修德化縣濂溪書院。其時各省皆有書院，弗禁也。

明史東林諸儒傳贊成弘以上，學術醇而士習正，其時講學未盛也。

野獲編卷二十四書院，書院之設，昉於宋之金山徂徠及白鹿洞，本朝舊無額設明例。

其後國學之制漸隳，科舉之弊孔熾，士大夫復倡講學之法，而書院又因之以興。

王守仁萬松書院記嘉靖乙酉，侍御潘景哲奉命來撫，憲度丕肅，文教聿新，乃增修書院，益廣樓居齋舍為三十六楹，具其器用，置贍田若干頃，揭白鹿之規，掄彥選俊，肄習其間，以倡列郡之士。惟我明自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羣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其於學校之制，可謂詳且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

自王陽明以良知之學，聚徒於軍旅之中，於是東南景附，書院頓盛。

明史東林諸儒傳贊正嘉之際，王守仁聚徒於軍旅之中，徐階講學於端揆之日，流風所被，傾動朝野，於是搢紳之士，遺佚之老，聯講會，立書院，相望於遠近。

野獲編卷二十四書院，自武宗朝，王新建以良知之學，行江浙兩廣間，而羅念庵唐荊州諸公繼之，於是東南景附，書院頓盛，當正德間書院偏宇內，宸濠陽春書院於南昌，以劉養正為講學盟主，招致四方遊士，求李夢陽為之記。張璁尚為鄉貢士，亦立羅山書院於其鄉。聚徒講學。其不自揆類此。

陽明講學之所，若龍岡書院，若貴陽書院，若濂溪書院，若稽山書院，若敷文書院，既皆隨處經營，隱然以復古學校為己任。

王文成年譜武宗正德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在貴陽。春至龍場，居久，夷人亦日來親狎，以所居湫溼，乃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之。

又正德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在貴陽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始席元山書提督學政問朱陸同異之辨，先生不語朱陸之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舉知行本體證之五經諸子，漸有省，往復數回，豁然大悟，謂聖人學復覩於今日，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與毛憲副修葺書院，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

又正德十有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在贛。九月修濂溪書院。四方學者輻輳，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修濂溪書院居之。

又嘉靖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在越，正月明人日進，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稱門生。闢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於是蕭璆楊汝榮楊紹芳等來自湖廣，楊仕鳴薛宗鎧黃夢星等來自廣東，王艮孟源周衝等來自直隸，何秦黃弘綱等來自南贛，劉邦采劉文敏等來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來自泰和，宮刹卑隘，至不能容，蓋環坐而聽者三百餘人。先生臨之，只發大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極良知，止於至善，功夫有得，則因方設教，故人人悅其易從。 海寧董澐號蘿石，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來遊會稽，聞先生講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氣貌，禮敬之，語連日夜，澐有悟，因何秦強納拜，先生與之徜徉山林間，澐日有聞，忻然樂而忘歸也。

又嘉靖七年六月，與南寧學校，先生謂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偷，風教不振，日與各學師生朝夕開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又恐窮鄉僻邑，不能身至其地，委原任監察御史降合浦縣丞陳逅，主教靈山諸縣，原任監察御史降陽縣主簿季本主教敷文書院。

丙戌歲盡嘗與董澐守歲書舍，尤見其講學之勤與感人之深。

明儒學案董澐字復宗，號蘿石，晚號從吾道人，海鹽人。年六十八，遊會稽，聞陽明講學山中，往聽之，陽明與之語連日夜。丙戌歲終，雨雪，先生襆被而出，家人止之不可，與陽明守歲於書舍，至七十七而卒。

而同時湛若水亦築西樵講舍，建白沙書院，與陽明相應和。

明史湛若水傳從陳獻章遊，不樂仕進，母命之出，乃入南京國子監，授翰林編修。時王守仁在吏部講學，若水與相應和，尋丁母憂，廬墓三年，築西樵講舍，士子來學者，先令習禮，然後聽講。遷南京國子監祭酒，作心性圖說以教士。若水生平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獻章。年九十，猶為南京之遊，過江西安福，鄒守益守仁弟子也，戒其同志，曰甘泉先生來，吾輩當憲老而不乞言，愼毋輕有所論辨。

碑傳集全祖望陸先生世儀傳其論白沙弟子，曰：甘泉隨處體認天理，即所謂隨時精察也。而陽明以為求之於外，此是陽明之誤也。然讀甘泉之集，未見其體認得力處也。而門戶之盛，則實始於甘泉。前此儒者，大都質過於文，行過於言，其氣像相似，敬軒而後，如二泉，如虛齋，涇野，莊渠無不然者。甘泉始有書院，生徒之盛，遊談奔走，廢棄詩書，遂開陽明一派。東林繼統，欲捄其弊，而終不能。不循書院生徒之習，以致賈禍，此有明一代學術升降之關。莊渠之學粹矣，而不開其替人者，以不立門戶耳。然以視夫書院生徒之盛，而反以敗壞其師傳，則不若務其實不務其名者之勝也。故觀於方山之不肯附於講學，可以見當時講學之風之日下矣。桴亭先生姓陸氏，諱世儀，字道威，明南直隸蘇州府太倉人也。

若水與陽明同講學，而旨趣各別，一時學者遂分王湛之學。

明史湛若水傳若水初與守仁同講學，後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為宗，若水以隨處體驗天理為宗，守仁言若水

之學爲求之於外，若水亦謂守仁格物之說不可信者四。又曰陽明與吾言心不同，陽明所謂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謂心者，體萬物而不遺者也，故以吾之說爲外。一時學者遂分王湛之學。

若水教法，士子之來學者，先令習禮，然後聽講。

明儒學案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從學於白沙，不赴計偕，後以母命入南雍，祭酒章楓山試睟面盎背論奇之，登弘治乙丑進士第。陽明在吏部講學，先生與呂仲木知之。丁亥，奉母喪歸，廬墓三年，十西樵爲講舍，士子來學者，先令習禮，然後聽講。興起者甚衆，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白沙，從遊殆遍天下。

陽明教法，士子初至者，先令高第弟子教之，而後與之語。

明儒學案黃弘綱字正之，號洛村，江西雩縣人。從陽明於虔臺。陽明教法，士子初至者，先令高第弟子教之，而後與之語。先生列於高第，陽明歸越，先生不離者四五年，陽明卒，居其家守又三年。

又何廷仁字性之，號善山，初名秦，江西雩縣人。初聞陽明講學，慨然曰，吾恨不得爲白沙弟子，今又可失之耶，相見陽明於南康。當是時學人聚會南贛，而陽明師旅旁午，希臨講席，先生即與中離藥湖諸子接引來學。先生心誠氣和，不厭樓覼，由是學者益親。已從陽明至越，先生接引越中，一如南贛。陽明歿，與同志會於南都，諸生往來者恆數百人，故一時爲之語曰：浙有錢王，江有何黃，指緒山龍溪洛村與先生也。

又黃省曾字勉之，號五岳，蘇州人也。陽明講道於越，先生執贄爲弟子，時四方從學者衆，每晨班坐，次第請疑，問至

即答，無不圓中。

要皆有一定之程序焉。

若水生平所至，必建書院以祀其師陳獻章。

明史湛若水傳見前。

陽明子歿，弟子建書院以祀其師者尤夥。如越南陽明書院，安福復古書院，青田混元書院，辰州虎溪精舍，萬安雲興書院，韶州明經書院，溧陽嘉義書院，宣城志學書院，水西書院，復初書院，崇正書院及天眞山，文湖，壽岩等處書院，皆詳見王文成公年譜。

王文成年譜嘉靖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在越，十月，立陽明書院於越城，門人爲之也。書院在越城西郭門內光相橋之東，後十二年丁酉，巡按御史門人周汝員建祠於樓前，匾曰陽明先生祠。

又嘉靖九年庚寅五月門人薛侃建精舍於天眞山，祀先生。天眞距杭州城南十里。侃奔師喪，既終葬，患同門聚散無期，憶思遺志，遂築祠於山麓。同門董澐劉侯孫應奎程尙寧范引年柴鳳等董其事，鄒守益方獻夫歐陽德等前後相役，齋廡庖湢具備，可居諸生百餘人。每年祭期以春秋二仲月仲丁日，四方同志如期陳禮儀，懸鐘磬，歌詩侑食，祭畢講會終月。

又嘉靖十三年甲午正月，門人鄒守益建復古書院於安福，祀先生。守益以祭酒致政歸，與劉邦采劉文敏劉子和

劉陽歐陽瑜劉肇袞尹一仁等建復古連山復眞諸書院，爲四鄕會，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靑原山爲大會，凡鄕大夫在郡邑者皆與會焉。於是四方同志之會，相繼而起，惜陰爲之倡也。

又嘉靖十三年甲午三月門人李遂建講舍於衢麓，祀先生。是年遂爲知府，從諸生請，築室於衢之麓，設師位，歲修祀事。諸生柴惟道徐天民王之珩徐惟緝王之京王念偉等又分爲龍游水南會，徐用檢唐汝禮趙時崇趙志皐等爲蘭西會，與天眞遠近相應，往來講會不輟，衢麓爲之先也。

又嘉靖十六年丁酉十一月，僉事沈謐建書院於文湖，祀先生。文湖在秀水縣北四十里，廣環十里，中橫一州，四面澄碧，書院創焉。謐初讀傳習錄，有悟師學，即期執贄請見，師征思田，弗遂，及聞赴，追悼不已，後爲行人，聞薛子侃講學京師，乃歎曰，師雖歿，天下傳其道者，當有人也，遂拜薛子，率同志王愛等數十人講學於其中，置田若干畝，以贍諸生。

又嘉靖十九年庚子，門人周相應典等建書院於壽岩，祀先生。壽岩在永康西北鄕。桐典與同門李琪程文德講明師旨，嵌岩作室，以居來學，諸生盧可久程梓等就業者百有餘人，立師位於中堂，歲時率祀，定期講會，至今不輟。

又嘉靖二十一年壬寅，門人范引年建混元書院於靑田，祀先生。書院在靑田縣治，引年以經師爲有司延聘，主靑田教事，講藝中時發師旨，諸生葉天秩七十有餘人，聞之惕然有感，復肅儀相率再拜，共進師學，又懼師聯無所，樹蓺不固，乃糾材築室，肖師像於中堂，謂范子之學出於王門，追所自也。范子卒，春秋配食，乞洪作仰止祠碑記，御史洪恆紀其詳，後提學副使阮鶚增建爲心極書院，幾作碑記。

又嘉靖二十三年甲辰，門人徐珊建虎溪精舍於辰州，祀先生。精舍在府城隆興寺之北，是年珊爲辰同知。請於當道與諸同志大作祠宇，置贍田，郡守益爲作精舍記。

又嘉靖二十七年，戊申八月萬安同志建雲興書院，祀先生。書院在白雲山麓。

又嘉靖二十七年戊申九月門人陳大倫建明經書院於韶，祀先生。書院在府城，先是同門知府鄭騮作明經館，與諸生講業，倡明師學，至是大倫守韶因更建書院，立師位，與陳白沙先生並祀。

又嘉靖二十九年庚戌正月，吏部主事史際建嘉義書院於溧陽，祀先生。書院在溧陽，故荒瘠，史際因歲青築瘠塘，以活饑民，塘成而建書院於上，延四方同志講會館穀之。

又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四月，門人呂懷等建大同樓於新泉精舍，設師像合講會。精舍在南畿崇禮街，初史際師甘泉先生，築室買田，爲館穀之資。是年，懷與李遂劉起宗何遷余允諸呂光間歐陽塾歐陽瑜王與槐陸光祖顧嵩林烈及諸生數十人，建樓於精舍，設師與甘泉像，爲講會，會畢，退坐昧昧室，默對終夕而別。

又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閻東，寧國知府劉起宗建水西書院，祀先生。水西在涇縣大溪之西。

又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二月，提學御史趙鏜修建復初書院，祀先生。書院在廣德州治，初郡守益謫判廣德，創建書院，置贍田，以延四方來學。

又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五月，湖廣兵備僉事沈寵建仰止祠於崇正書院，祀先生。書院在蘄州麒麟山。寵與州守同門谷鍾秀建書院，以合州之選士，講授師學。

又嘉靖三十五年丙辰八月，提學御史耿定向知府羅汝芳建志學書院於宣城，祀先生。

學校性質幾一變而爲宗教性質矣。

世宗時，有言私刱書院，供億科擾，倡邪學，收無賴者，乃令毁之。

續通考明世宗嘉靖十七年四月，吏部尚書許讚請毁書院從之至帝十六年二月，御史游居敬疏斥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倡其邪學，廣收無賴，私刱書院，乞戒諭以正人心。帝慰留若水而令所司毁其書院。至是，讚復言撫按司府多建書院，聚生徒，供億科擾，亟宜撤毁，詔從其言。

野獲編卷二列朝講學見絀世宗所任用者，皆銳意功名之士而高自標榜，互樹聲援者，卽疑其人主爭衡，如嘉靖壬辰年御史馮恩論彗星而及吏部侍郎湛若水，詆素行不合人心乃無用道學，恩雖用他語得罪，而此言則不以爲非。至丁酉年御史游居敬又論南太宰湛若水，學術偏陂，志行邪僞，乞斥之，幷毁所創書院，上雖留若水，而書院則立命拆去矣。比湛致請卹，上怒叱其僞學盜名，不許，因以逐太宰歐陽必進，其憎之如此。至辛丑年，九廟災，給事戚賢等因災陳言，且薦郎中王畿，當亟用，上曰，畿僞學小人，乃擅薦樹黨，命黜之外。湛王俱當世名流，乃皆以僞學見斥。

然亦不能盡撤，是其時社會勢力，固不下於政府也。

野獲編卷二十四書院雖世宗力禁，而終不能止。

嘉靖末，徐文貞以首揆爲主盟，所趨騖者，人人自託我道，凡撫台涖鎭必立書院以鳩集生徒，冀當路見知，其後間有他故，駐節其中，於是三吳間竟呼書院爲中丞行臺矣。

野獲編卷二十四書院，嘉靖末年徐華亭以首揆爲主盟，一時趨騖者人人自託我道，凡撫臺涖鎭，必立書院，以鳩集生徒，冀當路見知，其後間有他故，駐節其中，於是三吳間竟呼書院爲中丞行臺矣。

神宗萬歷初張居正當國，特惡之，盡改各省書院爲公廨。然未能盡革，迄居正敗，其事復興。

明紀綱目時士大夫競講學，張居正特惡之，盡改各省書院爲公廨。

續通考神宗萬歷十年閣臣張居正以言官之請概行京省查革，然亦不能盡撤，後復稍稍建置。其最著者京師曰首善書院。江南曰東林書院。

野獲編卷八嫉諂宰相以功名著者，自嘉靖末年至今上初年，無過華亭江陵二公。徐文貞素稱姚江弟子，極喜良知之學，一時附麗之者，競依壇坫，旁暢其說，因借以把持郡邑，需索金錢，海內爲之側目，張文忠爲徐受業弟子，極恨其事，而誹議之，比及當國，遂欲盡滅講學諸賢，不無矯枉之過。江陵最憎講學，言之切齒，卽華亭其所嚴事，獨至聚講，卽艴然見色，豈肯與一狂妄布衣談道。時楚人李幼滋爲工部尚書，正江陵入幕密客，素以講學爲心隱所輕，故借江陵之怒以中之。

又卷二十四書院今上初政，江陵公痛恨講學，立意翦抑，適常州知府施觀民以造書院科斂見糾，遂徧行天下拆毀，其威令之行，峻於世廟。江陵敗而建白者力攻，亦以此為權相大罪之一，請盡行修復，當事者以祖制所無，折之，其議不果行。近年理學再盛，爭以皐比相高，書院聿興，不減往日。李見羅在鄖陽遂拆參將衙門改造，幾為武夫所殺，於是人稍有戒心矣。至於林下諸君子，相與切磋講明，各立塾舍，名書院者，又不入此例也。

一時著名者：徽州，江右，關中，無錫而四。至天啓中，京師始立首善書院，然人不知各處書院，而統謂之東林。

纖言復社紀事坿周亮工書東林書院印後，右東林書院印，顧涇陽先生家故物也。何文端公孫次德藏之，以示予，予因得識之於譜。自東林書院毀，而逆璫之生祠作，予覩此印，蓋愴乎有餘恫也。吾師孫北海夫子言書院本末甚詳，備錄於後。有明盛時，各省俱有書院，自張江陵當國，始行嚴禁，江陵歿，復稍稍建置，一時著名者，徽州江右關中無錫而四。至天啓中京師始有首善書院，然人不知各處書院，而統謂之東林，又不知東林所自始，而但借東林二字，以為寄諸君子之名目。

春明夢餘錄京師有首善書院，不知統謂之東林，當日直借東林，以寄諸君子耳。蓋東林無錫書院名也，宋儒楊時建，後廢為僧寺，萬歷中吏部考功郎顧憲成罷歸，即其地建龜山祠，同志者為構精舍居焉，乃與行人高攀龍等開講其中。

纖言無錫東林書院宋楊龜山先生所創，隆萬間，顧涇陽先生興復之，淑人心以扶世教，蓋濂洛正宗也。其時與東林爲難者，則崑山顧天峻，宣城湯賓尹，皆小人也。此外惟四明沈蛟門淸溪方中涵先後柄政，浙人坿之，而浙黨之名始，然無所謂西林者，隆武中有旨加西林二字，可笑殊甚。

東林，無錫書院名也。萬歷間，顧憲成偕同志高攀龍等講學其中。

龜山年譜政和元年，楊龜山先生五十九歲，三月四日，初寓毘陵之龜巢巷。四年十一月，遂徙居毘陵，至建炎三年先生年七十六歲，乃自毘陵還南劍之將樂，前後共留十有八載，有講舍在錫邑城東隅弓河之上，地名東林。

無錫金匱縣志東林書院亦名龜山書院，在城東隅，宋楊文靖時講學於此，後卽其地爲書院，而建道南祠以祀之。元至正間，廢爲僧廬。明邵寶欲興復未果，萬歷三十二年，顧憲成及弟允成始構成之，憲成歿，高攀龍葉茂才相繼主其事。榜其門曰東林書院，門之前建坊曰洛閩中樞，其陰曰觀海東游，入門曰麗澤堂，更入爲講堂曰依庸，後有門顏曰燕居，其內有堂曰中和，奉先師木主，東西兩樓藏祭器經籍，別建道南祠於書院之東，初以羅從彥胡珵喻樗一袤李祥蔣重珍邵寶七人配，其後攀龍又進顧憲成允成錢一本薛敷敎安希范劉元珍六人，而攀龍茂才及陳幼學許世卿吳桂森鄒期楨馬世奇華允誠亦先後入祀，其他增祔，寖多詳東林志。甞憲成攀龍講學時，歲兩大會，月一小會，各三日，悉仿白鹿洞規，遠近名賢同聲相應，天下學者咸以東林爲歸。天啓五年，鉤黨禍作，詔毀天下書院，而東林實居其首，逾年知縣吳大朴奉檄督毀。崇禎初，有詔俯復，吳桂森鄒期楨稍葺麗澤堂三楹。

明史顧顯成傳，邑故有東林書院，宋楊時講學處也。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歐陽東鳳與無錫知縣林宰爲之營構，落成，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學者稱涇陽先生。

明史高攀龍傳，初海內學者率宗王守仁，攀龍心非之，與顧憲成同講學東林書院，以靜爲主，操履篤實，粹然一出於正，爲一時儒者之宗，海內士大夫識與不識稱高顧無異詞，攀龍削官之秋，詔毀東林書院。莊烈帝嗣位，學者更修復之。

顧憲成請復東林書院公啓，敬啓，有宋龜山楊先生受業兩程夫子，載道而南，一時學者翕然從之，尊爲正宗。考錫乘，先生常講學是邑十有八年，建有東林書院，歲久旁落爲東林菴，而書院廢矣，距今五百餘年，俯仰顧盼，莫不喟然嘆息。某等僭不自量，欲相與共圖興復，然念祠堂以崇先哲之懿範，則道脉繫焉：書院以廣□□之麗澤，則學□□焉，所關重大若此，非藉寵靈，不足以樹風聲而垂永久也。會庠友□希尹等合呈上請，乃敢拜首颺言曰，先生之道，其源遠矣，其流長矣。及門之樂育既多，過化之餘風未泯，而今而往，有能紹述遺訓，如當年之在東林，一傳而爲喻工部，再傳而爲尤文簡，三傳而爲李簡肅，蔣忠文無墜道南之一線者乎，是惟先生之賜，而今而往，有能冥契心宗，如當年之在劔南，一傳而爲羅豫章，再傳而爲李延平，三傳而爲朱考亭，直接周程之正統者乎，亦維先生之賜，其大有造於吾錫何如也。台臺爲斯文主盟，凡在瞻聽，靡不喁喁屬耳目焉，幸亟允希尹等之請，上之表章正學，煥發幽光，儼爾儀刑之如在，下之開示周行，掮起來學，昭然向往之有歸，不腆九峯二泉之間，行將坐收濂洛關閩之勝，其大有造於吾錫，又當何如也。此某等之所以仰追明德，特爲台臺謝也。謹布腹心，惟執

事者裁命，臨緘無任懸企之至。

纖言復社紀事坿周亮工書東林書院印後，蓋東林乃無錫書院名也，宋楊龜山先生所建，後廢爲僧寺，顧涇陽先生自吏部罷歸，購其地建先生祠，同志者相與搆精舍居焉。至甲辰冬，始與高忠憲數公開講其中，立爲會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爲敎，然躬與講席者僅數人。時涇陽先生已辭光祿之召不赴，於新進立朝諸公，漠無與也。

當時努爾哈林崛起東北，外患內憂相並起，廷臣非阿權勢，即騖空談，東林最惡之，遂爲清議所禁。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

明史顧憲成傳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學舍至不能容。憲成嘗曰，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故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旣而淮撫李三才被論，憲成貽書葉向高孫丕揚爲延譽，御史吳亮刻之邸抄中，攻三才者大譁，而其時于玉立黃正賓輩附麗其間，頗有輕浮好事名，徐兆魁之徒，遂以東林爲口實。兆魁騰疏攻憲成，恣意誣詆，謂滸墅有小河，東林專其稅爲書院費，關使至東林，輒以書招之，即不赴，亦必致厚餽，講學所至，僕從如雲，縣令館穀供億，非二百金不辦，會時必談時政，郡邑行事，偶相左，必令改圖，及受黃正賓賄，其言絕無左驗。光祿丞吳炯上言，爲一一致辨，因言憲成貽書救三才，誠爲出位，臣嘗咎之，憲成亦自悔，今憲成被誣，天下將以講學爲戒，絕口不談孔孟之道，國家正氣，從此而損，非細事也，疏入不報。嗣後攻擊者

不絕，比憲成歿，攻者尤未止，凡救三才者，爭辛亥京察者，衛國本者，發韓敬科場弊者，請行勘熊廷弼者，抗論張差挺擊者，最後爭移宮紅丸者，忤魏忠賢者，率指目爲東林，抨擊無虛日，借魏忠賢毒餤，一網盡去之，殺戮禁錮，善類爲一空。崇禎立，始漸收用，而朋黨勢已成，小人卒大熾，禍中於國，迄明亡而後已。

明史李三才傳，是時顧憲成里居，講學東林，好臧否人物，三才與深相結，憲成亦深信之。

明儒學案顧憲成字季時，別號涇凡，兄則涇陽先生也。一日喟然而嘆，涇陽曰，何嘆也，曰吾嘆夫今之講學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耳。涇陽曰，然則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涇陽爲之慨然。

及擧能起爲總憲，疏發御史崔呈秀之贓，卒以忤魏閹，遂併天下書院毀之。

春明夢餘錄總憲疏發御史崔呈秀之贓，呈秀遂父事魏忠賢日嗾忠賢曰，東林欲殺我父子，既而楊漣左光斗交章劾璫，璫益信呈秀之言不虛也，於是首毀京師書院，而天下之書院俱毀矣。

纖言復社紀事坿周亮工書東林書院印後，適忠憲起爲總憲，風裁大著，疏發御史崔呈秀之贓，呈秀遂父事忠賢，日嗾忠賢曰，東林欲殺我父子，忠賢初不知東林爲何地，東林之人爲何人，輒曰，東林殺我，既而楊左諸公交章劾璫，璫益信諸人之言不虛也，於是有憾於諸君子者，牽連羅織，以逢逆璫之惡，銀鐺大獄，慘動天地，遂首毀京師書院，而天下之書院俱毀矣。及忠賢誅，公論明，廢籍遺佚，駸駸登用，適大言不慚之邊臣，僨轅敗事失志者，乘機搆釁，復倡黨說，謂庇護邊臣者東林也，於是蒲州高邑大名一時俱去，朝廷之上，另用一番人，政事日新，議論

日奇刑倚苛刻，而以言寬大者爲東林，餉主加派，而以言減免者爲東林，賊議欵撫，而以言戰勦者爲東林，至政本之地，司馬之堂，前後聞凶俱衣緋辦事，而以言終制言綱常者爲東林，於時至淸無徒，閉門博古之黃宫詹，且糾之爲老妖，詆之爲立幟，降黜不已，繫逮之，詔獄不已，廷杖之，煙戍不已，永戍之，及劉總憲被斥出都，破帽蒙頭，舊部民京兆父老十餘人爲之牽驢灑泣，乃政本大老方侈以爲得計。嗟嗟，覆亡之禍，豈盡關氣數哉。予生長聲轂於首善書院，曾見其建，又見其毁，而冉冉老矣。思興復之無期，不能不於此憤惋留連，三致思焉。

明史魏忠賢傳，吏部郎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海內士大夫多附之，東林之名自是始。既而挺擊紅丸移宫三案起，盈廷如聚訟，與東林忤者，衆目爲之邪黨。天啓初，廢斥殆盡，識者已憂其過激變生，及忠賢勢成，其黨果謀倚之以傾東林。御史徐復陽請毁講學書院，以絕黨根，御史盧承欽又請立東林黨碑，海內皆屏息喪氣。

又鄭三俊傳，明年忠賢黨張訥請毁天下書院，劾三俊與鄒元標馮從吾孫愼行余懋衡合汙同流，褫職閒住。

又曹欽程傳，張訥閩中人，由行人擢御史，承忠賢指，首劾趙南星十大罪，尋請毁東林關中江右徽州諸書院，痛詆鄒元標馮從吾余懋衡孫愼行并及侍郎鄭三俊畢懋良等，亦坐削奪，復劾罷江西巡撫韓光祐，訥爲忠賢鷹犬，前後搏擊用力多，忠賢深德之。

首毁之者爲京師首善書院。首善書院在宣武門內左方，天啓初，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爲都人士講學之所。

孫國敉燕都遊覽志首善書院在宣武門內左方。天啓初，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爲都人士講學之所，大學士葉向高撰碑禮部尚書董其昌書。黨禍起，魏忠賢矯旨毀天下書院，僕碎碑，嗣卽其地開局修歷。

意欲倡明正學，爲京師首善勸。

明儒學案鄒元標字爾瞻，別號南皐，豫之吉水人。罷官家居，建仁文書院，聚徒講學。光宗起爲大理卿。天啓初，陞刑部右侍郎，轉左都御史，建首善書院，與副都御史馮恭定講學。葦小傳先生嚴毅，恐明年大計，不利黨人。兵科朱童蒙言，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啓門戶之漸，宜安本分，以東林爲戒。工科郭興治言，當此干戈倥偬之際，卽禮樂潤色，性命精微，無裨短長。先生言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當否也。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則其道無由。湛湛晴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少。琳宮會館，開目如林，唄語新聲，拂耳如雷，豈獨礙此寥寥，則古昔談先王之壇坫耶。臣弱冠，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箐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患難，未嘗隕志。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道學之語，端爲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理，亦視斯道太輕，視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詁帖括，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實繁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卽位極人臣，勳勒旂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墮自甘者也。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

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歧意見，一唱衆和，幾付清流，懲前覆轍，不在臣等。有旨慰留。

又馮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陝之長安人。家居講學十餘年。天啓初起大理寺少卿，與定熊王之獄，擢副都御史。時掌院爲鄒南皐先生，風期相許，立首善書院於京師，倡明正學。南皐主解悟，先生重工夫，相爲鹽梅可否。

明史鍾羽傳：會朱童蒙以講學擊鄒元標及從吾，羽正言書院之設，實爲京師首善勸，不當議禁，因自劾乞休。

曾相戒不言朝政，與東林異趣。

明史鄒元標傳：元標自還朝以來，不爲危言激論，與物無猜，然小人以其東林也，猶忌之。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慮明年京察不利已，潛謀驅逐。會元標與馮從吾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童蒙首請禁之，元標疏辨求去，帝已慰留，允厚復疏劾，語尤妄誕，而魏忠賢方竊柄傳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葉向高力辨，且乞同去，乃得溫旨。興治及允厚復交文章力攻，興治至比之山東妖賊，元標連疏請益力，詔加太子少保乘傳歸，辭上，老臣去國情深，疏曆陳軍國大計，而以寡欲進規人爲傳誦。

明儒學案鹿傳繼字伯順，號乾岳，北直定興人，首善書院之會，先生將入，聞其相戒不言朝政，不談職掌，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爲無用之物，聖賢爲無用之人矣。遂不往。

而卒在首毀之列，何哉？蓋鄒元標建書院，攀龍與焉。

明史高攀龍傳：鄒元標建書院，攀龍與焉。元標被攻，攀龍請與同罷，詔留之。

又華允誠傳：允誠舉天啓二年進士，從同里高攀龍講學首善書院，先後旋里，遂受業爲弟子，傳其主靜之學。

小人以其東林也，猶忌之耳。

明史鄒元標傳見前。

又李邦華傳時輩小力排東林，指鄒元標爲黨魁，邦華與元標同里，相師友，又性好別黑白，或勸其委蛇，邦華曰，事爲偏枯之學問，不作反覆之小人，聞者益嫉之。

實不知東林爲何地，東林之人爲何人也。

織言復社紀事坿周亮工書東林書院印後見前。

當是時，海內衆射之的，咸指東林。

明史東林諸儒傳贊名高速謗，氣盛招尤，物議橫生，黨禍繼作，乃至衆射之的，咸指東林，甘陵之部，洛蜀之事，不烈於是矣。憲成諸人淸節姱修，爲士林標準，雖未嘗激揚標榜，列君宗顧俊之目而負物望者，引以爲重，獵時譽者，資以梯榮，坿麗游揚，薰蕕猥雜，豈講學初心實然哉。語曰，爲善無近名，君子亦可以知所處矣。

明儒學案東林學案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其爲講院亦不過一郡之內耳。昔緒山二溪鼓動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設教，可謂之標榜矣，東林無是也。京師首善之會，主之爲南皐少墟，於東林無與，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奄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姦相討賊，凡一論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若似乎東林標榜遍於域中，延於數世，東林何不幸而有是也，東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則東林豈眞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

朝士偶曰東林，便成陷阱。

明史李三才傳其力爲東林辨白，曰今奸黨正讎之言，一曰東林，一曰淮撫。所謂東林者，顧憲成讀書講學之所也，從之遊者，如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希范岳元聲薛敷教並束身厲名行，何負國家哉。偶曰東林，便成陷阱，如鄒元標趙南星等被以此名，卽力阻其進，所朝上而夕下者，惟史繼偕諸人耳。人才邪正，實國祚攸關，惟陛下察焉。

又丁元薦傳當東林浙黨之分，浙黨所彈射東林者，李三才之次則元薦與于玉立。玉立字中甫，金壇人。倜儻好事，海內建言廢錮諸臣，咸以東林爲歸，玉立與通聲氣，東林名益盛，而攻東林者，率謂玉立遙制朝權，以是詬病東林。

又葉向高傳無錫顧憲成家居講學東林書院，朝士爭慕與游。三才被攻，憲成貽書向高暨尙書孫丕揚訟其賢，會辛亥京察攻三才者劉國縉以他過掛察典，喬應甲亦用年例出外，其黨大譁，向高以大體持之，察典得無撓，而兩黨之爭遂不可解，及後齊楚浙黨人攻東林殆盡，浸尋至天啓時，王紹徽等撰所爲東林點將錄，分魏忠賢按氏名逐朝士，向高嘗右東林，指目爲黨魁云。

正東林諸君子入火時也。

明儒學案劉元珍字伯光，別字本孺，武進人。先生家居講學，錢啓新爲同善會表章節義，優恤鰥寡，以先生爲主，有言非林下人所宜者，先生痌瘝一體，如救頭目，惡問其宜不宜也。先生每以子路自任，不使惡言入於東林，講論

稍涉附會，輒正色斥之曰，毋亂我宗旨！聞謗講學者曰彼嘗吾黨好名，以爲口實，其實彼之不好名，乃專爲決裂名教地也。疾小人不欲見，苟其在側，喉間輒如物梗，必吐之而後已。當東林爲天下彈射，先生謂高忠憲曰，此吾輩入火時也，無令其成色有減，斯可矣。

時逆閹盡毀天下書院，以學爲諱，呂維祺講學芝泉書院，幾中危禍。

明史呂維祺傳，告歸，開封建魏忠賢生祠，遺書士大夫戒勿預，忠賢毀天下書院，維祺立芝泉講會，祀伊洛七賢。時維祺父孔學避賊洛陽，維祺乃歸，留洛，立伊洛會，及門二百餘人。

明儒學案呂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逆奄之時，拆天下書院，以學爲諱，先生與張抱初方講於芝泉書院，幾中危禍，在南都立豐芑大社，歸又立伊雒社，修復孟雲浦講會，中州學者多從之。嘗言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二十年潛玩躬行，未嘗少怠。曾子示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免於毀傷，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已也。若先生者，其見道未可知，庶幾講學而不僞者歟。

崇禎初，忠賢伏誅，公論始明，書院有詔修復。

東林書院志，建置，天啓乙丑八月，拆毀天下書院，首及東林，然止撤依庸堂，若燕居廟暨左右長廊書室，賴忠憲保護獲存。丙寅三月，忠憲殉難，五月初旬，撫按檄邑令某盡毀聖廟書室，東林遂爲瓦礫區。戊辰，崇禎改元，二月，御史劉公士佐請復天下書院，奉旨各處書院宜表章者，着提學官盡行修復。時吳勤華先生得旨大悅，始捐貲重建麗澤堂，堂成於己巳。

儒者復立書院講學，劉宗周之證人書院，其尤著者也。

明史劉宗周傳於朝時，崑黨宣黨與東林爲難，宗周上言，東林顧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皆賢人，于玉立丁元薦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諸臣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崑宣不可。黨人大譁。宗周乃請告歸。宗周始受業於許孚遠，已入東林書院，與高攀龍輩講習，馮從吾首善書院之會，宗周亦與焉。越中自王守仁後，一傳爲王畿，再傳爲周汝登陶望齡，三傳爲陶奭齡，皆雜於禪。奭齡講學白馬山，爲因果說，去守仁益遠，宗周憂之，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且死，語門人曰，學之要誠而已，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

然以閹黨餘孽未盡，水火交爭，彼此報復，糾紛不定，直至明亡而後已。

明史倪文璐傳崇禎元年正月，上疏曰，東林天下才藪也，而或樹高明之幟，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書院生祠相勝負者也，生祠毀，書院豈不當修。時柄國者，悉忠賢遺黨，疏入，以論奏不當責之。

又顧憲成傳崇禎立，始漸收用，而朋黨勢已成，小人卒大熾，禍中於國，迄明亡而後已。

迄李自成之變，東林死節者比比，然已無及矣。

碑傳集王崇簡光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林部左侍郎孫公承澤行狀，孫公承澤字耳伯，號北海。公自幼有志於學，砥礪以自匡飭，未嘗識人間佻宕之習。於古今治亂經濟，皆究其原委，而於人之邪正，尤兢兢焉。當諸生時，有建權閹魏忠賢祠於其里者，相率拜祠下，公獨不往，時人目爲東林秀才。公嘗與予論東林爲宋楊龜

山先生無錫之書院，明顧公憲成講於寺，僧置龜山祠，與同志闡明理學於其中，初非要名植黨，明之季也，推斥正人者，概指東林爲黨人，予謂逆黨擅權，凡糾閹死者，皆時所指爲東林，而附逆獻媚，則夙所嫉惡東林之人。迨李自成之變，東林死節者比比，而委蛇於僞命，偷生覩息，皆自以不爲東林之人也，其邪正有不待辨而昭然者，公以爲然。

又周清原崇祀理學名儒柴先生紹炳傳，先生姓柴氏，諱紹炳，字虎臣，晚有得於曾氏省身之學，因自號省軒，世爲仁和人。啓禎間，國事日非，當局者競立門戶，爭欲得先生以壓人望，先生概嚴以絕之，惟與東林諸君子如吳公麟徵，劉公宗周，倪公元璐，黃公道周，及二三同學，以志行相砥礪，及諸公殉節，先生乃服朋友服，爲位哭於都亭，遂隱居不出。

考明書院之見於明史者：有明道書院：

陶安傳：元至正初，舉浙江鄉試，授明道書院山長。

金川書院：

練子寧傳：子寧善文章，孝孺其多學而文，弘治中王佐刻其遺文曰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李夢陽立金川書院祀子寧，名其堂曰浩然。

西湖書院：

紫雲書院：
夏時正傳，乞休歸，僦居民舍，布政使張瓚爲築西湖書院居之。

正學書院：
李敏傳，里故時，築室紫雲山麓，聚書數千卷，與學者講習，及巡撫大同，疏籍之於官，詔賜名紫雲書院。
張士隆傳，正德六年入爲御史，巡鹽河東，劾去貪污運使劉愉，建正學書院，興起文教。
何景明傳，其敎諸生，專以經術世務，遴秀者於正學書院，親爲說經，不用諸家訓詁，士始知有經學。

宣成書院：
姚鎭傳，擢廣西提學僉事，立宣成書院，延五經師以敎士子。

五經書院：
李中傳，再遷廣西提學副使，以身爲敎，擇諸生高等，聚五經書院，五日一登堂講難。

白鹿洞書院：
王宗沭傳，歷江西提學副使，修白鹿洞書院，引諸生講習其中。
翟溥福傳，擢南康知府，廬山白鹿洞書院廢，溥福倡衆興復，延師訓其子弟，朔望躬詣講授，考績赴部，以年老乞歸，
辭郡之日，父老爭贐金帛，悉不受，衆挽舟涕泣，因建祠湖堤祀之，又酌享白鹿書院之三賢祠，三賢者，唐李渤宋

周敦頤朱熹也。

胡居仁傳其學以主忠信爲先，以求放心爲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齋。督學李齡鍾成，相繼聘主白鹿書院，過饒城淮王請講易傳，待以賓師之禮。是時吳與弼以學名於世，受知朝廷，然學者或有閒言，居仁闇修自守，布衣終其身，人以爲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居仁一人而已。

東林書院：

邵寶傳遷江西提學副使，釋菜周元公祠，修白鹿書院學舍，處學者，其教以致知力行爲本。

顧憲成傳邑故有東林書院，宋楊時講道處也。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歐陽東鳳與無錫知縣林宰爲之營構，落成，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敎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學者稱涇陽先生。 歐陽東鳳字千仞，潛江人。調常州，憲成輩講學，爲建東林書院。

淦陽書院：

張瑋傳少孤貧，取糠粃自給，不輕受人一飯，爲同里薛敷敎所知，講學東林書院，師孫愼行，其學以愼獨研幾爲宗。

陳邦瞻傳，改補河南分理彰德諸府，開水田千頃，建淦陽書院，集諸生講習，士民祠祀之。

首善書院：

鄒元標傳會元標與馮從吾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童蒙首請禁之。

洪文衡傳與何喬遠善。喬遠天啓二年進左通政，鄒元標建首善書院，朱童蒙等劾之。喬遠言，書院上梁文實出臣手，義當幷罷。

周宗建傳鄒元標建首善書院，宗建實司其事。元標罷，宗建乞與俱罷，不從。

證人書院：

劉宗周傳越中自王守仁後，一傳爲王畿，再傳爲周汝登陶望齡，三傳爲陶奭齡，皆雜於禪。奭齡講學白馬山，爲因果說，去守仁益遠。宗周憂之，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

志學書院：

段堅傳改知南陽，召州縣學官，具告以古人爲學之指，使轉相勸誘，創志學書院，聚秀民，講說五經要義，及濂洛諸儒遺書。

岳麓書院：

陳鋼傳遷長沙通判，監修吉王府，第工成，王錫之金帛，不受，請王故殿材，修岳麓書院，王許之。

新泉書院：

三衢書院：

龐嵩傳早遊王守仁門，淹通五經，集諸生新泉書院，相與講習。

謝應芳傳郡辟教鄉校子弟，先質後文，諸生皆循循雅飭，疾異端惑世，嘗輯聖賢格言古今明鑒為辨惑編。有舉為三衢書院山長者，不就。及天下兵起，避地吳中，吳人爭延致為弟子師。

解梁書院：

呂柟傳，謫解州判官，四方學者日至，御史為闢解梁書院以居之。

養中書院：

劉觀傳，杜門讀書，求聖賢之學，四方來問道者，坐席嘗不給，縣令劉成為築書院於虎邱山，名曰養中。平居飯脫粟，服澣衣，翛然自得，每日端坐一室，無懈容，或勸之仕，不應。

白沙書院：

湛若水傳，若水生平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獻章。

復初書院：

鄒守益傳謫廣德州判官，廢淫祠，建復初書院，與學者講授其間，稍遷南京禮部郎中，州人立生祠以祀。聞守仁卒，為位哭，服心喪，日與呂柟湛若水錢德洪王畿薛侃論學。

龍津書院：

歐陽德傳，除知六安州，建龍津書院，聚生徒論學。

願學書院：尤時熙傳其門人張後覺字志仁，茌平人。東昌知府羅汝芳提學副使鄒善皆宗守仁學，與後覺同志善爲建願學書院，俾六郡士師事焉。汝芳亦建見泰書院，時相討論，猶以取友未廣，北走京師，南游江左，務以親賢講學爲事，門弟子日益進，凡吏於其土及道經茌平者，莫不造廬問業。

洙泗書院尼山書院：孔希學傳洪武元年十一月，命希學襲封衍聖公，立尼山洙泗二書院，各設山長一人。

釣臺書院：趙壎傳朱廉字伯清，義烏人。李文忠鎮嚴州，延爲釣臺書院山長。

武夷書院：陶宗儀傳藍仁字靜之，崇安人。一意爲詩，後辟武夷書院山長。

安定書院：高啓傳張羽字來儀，後以字行，本潯陽人，卜居吳興，領鄉薦爲安定書院山長。

黃岡書院：王行傳唐肅字處敬，越州山陰人。張士誠時，爲杭州黃岡書院山長。

陽春書院：

李夢陽傳甯王宸濠者，浮慕夢陽，嘗請撰陽春書院記，又惡岳，乃助夢陽劾岳。

石鼓書院：

高叔嗣傳蔡汝楠字子木，兒時隨父南京，聽祭酒湛若水講學，輒有解悟。廷議改歸德州為府，擢汝楠知其府事，以母憂歸，聚諸生石鼓書院，與說經，治民有惠政，既去，士民祠祀之。

崇正書院：

焦竑傳從督學御史耿定向學，復質疑於羅汝芳，舉嘉靖四十三年鄉試，下第，還，定向遴十四郡名士讀書崇正書院，以竑為之長，及定向里居，復往從之。

龍溪書院：

熊鼎傳元末舉於鄉，長龍溪書院。

百泉書院：

張克儉傳授輝縣知縣。崇禎六年春，賊犯武安，守備曹鳴鶚戰死，遂犯輝縣，克儉乘城固守，賊不能下，屯百泉書院三日而去。

天中書院：

定惠書院：

魯世任傳，崇禎十年，知鄭州，建天中書院，集士子講肄其中，遠近從學者千人。後死，士民祀之於書院中。

祝萬齡傳，天啓六年，魏忠賢盡毀天下書院，萬齡憤，逆黨李魯生逐劾萬齡，倡訛言，謂天變地震物怪人妖悉由毀書院所致，非聖誣天，實甚，萬齡遂落職。崇禎初，用薦起黃州知府，集諸生定惠書院，迪以正學。

濂溪書院：

錢瑛傳，同時曾鼎字元友，泰和人。元末，行省聞其賢，辟爲濂溪書院山長。

關中書院紫陽書院：

曹欽程傳，張訥閩中人，由行人擢御史，承忠賢指，首劾趙南星十大罪，尋請毀東林關中江右徽州諸書院。

東山精舍：

趙汸傳，後復從臨川虞集游，獲聞吳澄之學，乃築東山精舍，讀書著述其中。

西樵講舍：

湛若水傳，尋丁母憂，廬墓三年，築西樵講舍，士子來學者，先令習禮，然後聽講。

雒峯書院：

鄭善夫傳，徐渤以布衣終，博聞多識，善草隸書，積書雒峯書舍，至數萬卷。

復渠書屋：

崔銑傳，歸作復渠書院，讀書講學其中。

芝泉講會等：

呂維祺傳，忠賢毀天下書院，維祺立芝泉講會，祀伊洛七賢。

書院之見於明儒學案而為明史所未載者，尚有桐源書院。

胡居仁字叔心，饒之餘干人也，學者稱為敬齋先生。所至訪求問學之士，歸而與鄉人婁一齋羅一峯張東白為會於弋陽之龜峯，餘干之應天寺，提學李齡鍾城相繼請立白鹿書院，諸生又請講學貴溪桐源書院，淮王聞之，請講易於其府。

弘道書院：

王承裕字天宇，號平川，冢宰之季子也。登第後，侍端毅歸，講學於弘道書院，弟子至不能容，冠婚喪祭必率禮而行，三原士風民俗為之一變。

商山書院：

馬理字伯循，號谿田，陝之三原人。還鄉乃設教於武安王祠，潘臬為建嵯峨精舍，以居生徒。癸卯，復起南光祿，至卽引年致仕，隱於商山書院，又十年而卒。

天眞書院：

柴鳳字復愚，主敎天眞書院，衢嚴之士多從之。

懷玉書院：

張元冲字叔謙，號浮峯，越之山陰人。前後官江西，闢正學書院，與東廓念庵，洛村，楓潭聯講會，以訂文成之學。又建懷玉書院於廣信，迎龍溪緒山主講席，遂留緒山爲文成年譜，惟恐同門之士，學之有出入也，其有功師門如此。

蒼梧書院：

程文德字舜敷，號松溪，婺之永康人。黜爲信宜典史，總督陶諧延主蒼梧書院。

明經書院：

胡直困學紀戊申予遊韶，太守陳公（諱大倫南寧人仕至太守）闢明經書院，延敎六邑諸俊，又先延鄉搢紳鄧鈍峯居書院中爲侶。至秋，越錢緒山公至韶，陳公延留書院中。

仁文書院：

鄒元標字爾瞻，別號南皋，豫之吉水人。能官家居，建仁文書院，聚徒講學。

養正書院：

沈寵字思畏，號古林，宜城人。在閩建養正書院，在蘄黃建崇正書院，近溪立開元之會於宜州，古林與梅宛溪主其

席。

文明書院：

蔣信字卿實，號道林，楚之常德人。陞貴州提學副使，建書院二所，曰正學曰文明，擇士之秀出者，養之於中，而示以趨向，使不汨沒於流俗。後先生築精舍於桃花岡，學徒雲集，遠方來者，卽以精舍學田廩之，先生危坐其中，弦歌不輟，惟家祭始一入城間，或出遊，則所至迎請開講。

稽山書院　湭西書院：

南大吉字元善，號瑞泉，陝之渭南人。知紹興府，文成方倡導東南，四方負笈來學，皆至於寺觀不容。闢稽山書院，身親講習。家居搆湭西書院，以教四方來學之士，其示門人詩云昔我在英齡，駕車詞賦場，朝夕工步驟，追踪班與楊，中歲遇達人，授我大道方，歸來三秦地，墜緒何茫茫，前訪周公跡，後竊橫渠芳，願言偕數子，教學此相將。

青原書院：

薛侃字尙謙，號中離，廣東揭陽人。先生歸田，從游者百餘人，十五年遠遊江浙，會念庵於青原書院，已入羅浮講學於永福寺，二十四年，始還家門。

文學書院：

顧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常之無錫人。戊戌，始會吳中同志於二泉，甲辰，東林書院成，大會四方之士，一依白鹿洞

規，其他聞風而起者，昆陵有經正堂，金沙有志矩堂，荆溪有明道書院，虞山有文學書院，皆捧盤珠，請先生涖焉。

耿橘字庭懷，北直河間人。官至常熟時，値東林講席方盛，復虞山書院，請涇陽主敎，太守李右諫御史左宗郢先後聚講於書院，涇陽旣去，先生身自主之。

五峯書院：

應典字天彝，號石門，永康人。初謁章懋於蘭江，奮然有擔負斯道之志，後介黃宗明見王守仁於稽山，授以良知之學，歸而講學五峯書院。

盧可久字德卿，永康人。從陽明子於越，三月，旣得良知之學，辭歸處一松山房，端默靜坐，恍覺浮翳盡掃，皎月中天之象，再見陽明，商證益密，同門王畿錢德洪皆相許可，陽明子歿，歸而聚徒講學於五峯。按五峯書院建自永康程養之先生粹先生弱冠爲諸生，往姚江，受業陽明之門，歸卽建之，有訟其建淫祠，倡僞學於御史臺者，被黜，且毀院數年而邑紳士諸御史言狀復之，仍建祠祀文成講學。

嵯峨精舍：

馬理字伯循，號谿田，陝之三原人。還鄉乃設敎於武安王祠，藩臬爲建嵯峨精舍，以居生徒。

東廓別墅東林書屋：

呂柟字仲木，號涇野，陝之高陵人。先生師事薛思庵所至講學，未第時，卽與崔仲鳬講於寶邛寺。正德末，家居，築東

廓別駁，以會四方學者，別墅不能容，又築東林書屋，鎮守廖奄張甚，其使者過高陵，必誡之曰，呂公在，汝不得作過也。在解州建解梁書院，選民間俊秀，歌詩習禮，九載南都，與湛甘泉鄒東廓共主講席，東南學者，盡出其門。嘗道上黨隱士仇欄遮道問學，有梓人張提聞先生講，自悟其非，嘗妄取人物，追還主者，先生因爲詩云，豈有征夫能過紀，雄山村裏似堯時，朝鮮國聞先生名，奏請其文爲式國中。

陽明講堂等；

梅宛溪名守德，字純甫，其守紹興時，重修陽明講堂，延龍溪主之。

但其中之正學書院與崇正書院，則又同具一名而有二三書院也。

明史張士隆傳正德六年，入爲御史，巡鹽河東，劾去貪汚運使劉愉，建正學書院，興起文教。

又何景明傳其教諸生，專以經術世務，遴秀者於正學書院，親爲說經，不用諸家訓詁，士始知有經書。

明儒學案張元冲字叔謙，號浮峯，越之山陰人。前後官江西，闢正學書院，與東廓念庵洛村楓潭聯講會，以訂文成之學。

又蔣信字卿實，號道林，楚之常德人。陞貴州提學副使，建書院二所，曰正學，曰文明，擇士之秀出者，養之於中，而示以趨向，使不汨沒於流俗。

明史焦竑傳從督學御史耿定向學，復質疑於羅汝芳，舉嘉靖四十三年鄉試，下第，還定向遴十四郡名士，讀書崇正書院，以竑爲之長，及定向里居，復往從之。

明儒學案：次龍字思畏，號古林，宣城人。在閩建養正書院，在蘄黃建崇正書院，近溪立開元之會於宣州，古林與梅宛溪主其席。

又杜惟熙字子光，號見山，東陽人。分守張鳳梧建崇正書院，聘與徐用檢遞主敎席。

書院中除間有修復宋元之舊書院外，類皆新創之書院，往往建自官司。或親自講授以敎士。

明儒學案：段堅字可久，號容思，蘭州人也。出知福山縣，以弦誦變其風俗，謂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變之俗。六載而治行蔚然可觀。李文達荐之，擢知萊州府，以憂去。補南陽府，建志學書院，與人士講習濂洛之書。其童蒙則授以小學家禮記烈女迸巫尼，凡風敎之事無不盡心。八年而後歸。

或以處士大夫之講學者。

明儒學案：張後覺字志仁，號弘山，山東茌平人。早歲受業於顏中溪徐波石，深思力踐，洞朗無礙，猶以取友未廣，南結會於香山，西結會於丁塊，北結會於大雲，東結會於王遇，齊魯間遂多學者。近溪穎泉官東郡，爲先生兩建書院，曰願學，曰見太。先生聞水西講席之盛，就而證其所學。

至於林下諸君子，相與切磋講學，各立塾舍名書院者，亦不在少數也。

野獲編卷二十四：書院至於林下諸君子，相與切磋講學，各立塾舍名書院者，又不在此例也。

陽明歿後，緒山龍溪相繼講學，名區奧地，皆有講舍，可謂極一時之盛矣。

明儒學案陽明歿後，緒山龍溪所在講學，於是涇縣有水西會，甯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岳會，太平有九龍會，廣德有復初會，江北有南譙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廟會，泰州復有心齋講堂，幾乎比戶可封矣。

又錢德洪字洪甫，號緒山，浙之餘姚人。文成征思田，先生與龍溪居守越中書院，七年，奔文成之喪，至於貴溪，問喪服，卻竹峯曰：昔者孔子歿，子貢若喪父而無服，禮也，先生曰：吾夫子歿於道路，無主喪者，弟子不可以無服，然某也有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有加焉，築室於場，以終心制。在野三十年，無日不講學，江浙宣歙楚廣名區奧地，皆有講舍。

又王畿字汝中，別號龍溪，浙之山陰人。先生林下，四十餘年，無日不講學，自兩都及吳楚閩越江浙，皆有講舍，莫不以先生爲宗盟，年八十，猶周流不倦。

書院屋舍有改建者。

明史龐泮傳成化十一年，擢福建右參政，中官奪宋儒黃幹宅爲僧庵，泮改爲書院以祀幹。

有新建者。

明史洪文衡傳與何喬遠善。喬遠天啓二年進左通政，鄒元標建首善書院，朱童蒙等劾之，喬遠言書院上梁文實出於臣手，義當幷罷。

李見羅在鄖城，改參將公署爲書院，幾爲武夫所殺。

明儒學案李材字孟誠，別號見羅，豐城人。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先生與諸生講學，諸生因形家言，請改參將公署爲書院，遷公署於舊學，許之，事已定，參將米萬春始至，萬春政府門生也，嗾士卒爲亂，先生方視事，擁入逼之，守備王鳴鶴持刀向萬春，厲聲曰，汝殺李都爺，我殺汝，乃得免。

野獲編卷二十二鄖變萬歷丁亥，先外大父王公會泉諱偉，以山東副臬量移湖廣參政，分守下荊南，駐箚鄖陽，時鄖撫爲李見羅名材，故同榜進士，又同爲郎署，最稱知契，得除自甚喜，趣促束程，甫抵家，即病幾不起，稍間治裝，復病發，上乞休疏，其疏甫發，而鄖變告矣。見羅自負文武才，以講學名天下，至拆毀參將公署改建書院，爲其將米萬春設謀鼓噪，禁李於署，不得出，自爲疏，逼李上之朝，委罪文吏及師儒，曲爲諸弁卒解釋，時新道臣爲丁維甯，初至，稍以言呵止之，遽遭毆詈，丁故美髯鬚，薙之殆盡，幾至舉軍叛逆，賴守備王鳴鶴救止，丁始得脫，後雖僅調官，然權辱極矣。

常州知府施觀民以造書院科斂見糾，至拆毀天下書院。

野獲編卷二十四書院今上初政，江陵公痛恨講學，立意翦抑，適常州知府施觀民以造書院科斂見糾，遂偏行天下拆毀，其威令之行峻於世廟。

皆傳爲話柄焉。

至於書院聚書置田，則一仍宋元之舊。

明史解縉傳洪武二十一年縉上封事萬言中有曰，古時多有書院學田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

又姜應麟傳，從子思睿字顓愚出視河東鹽政。安邑有故都御史曹於汴講學書院，思睿爲置田搆學舍，公餘親涖講授。

又李敏傳里故時，築室紫雲山麓，聚書數千卷，與學者講習，及巡撫大同，疏籍之於官，詔賜名紫雲書院。

又鄭善夫傳，徐㶿以布衣終，博聞多識，善草隸書，積書龍峯書舍至數萬卷。

而祠祀之典，亦莫之廢也。

明史湛若水傳見前。

王文成年譜見前。

長書院者，皆禮聘有道之士。

明儒學案胡居仁字叔心，饒之餘干人也。學者稱爲敬齋先生。所至訪求問學之士，歸而與鄉人婁一齋羅一峯張東白爲會於弋陽之龜峯餘干之應天寺。提學李齡鍾城相繼請立白鹿書院。諸生又請講學貴溪桐源書院。淮王聞之，請講易於其府。

又顧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常之無錫人。戊戌，始會吳中同志於二泉，甲辰，東林書院大會四方之士，一依白鹿洞規，其他聞風而起者，毘陵有經正堂，金沙有志矩堂，荆溪有明道書院，虞山有文學書院，皆捧盤珠，請先生涖焉。

學子亦擇士之秀出者。

明史段堅傳改知南陽創志學書院，聚秀民講說五經要義，及濂洛諸儒遺書。

何景明傳其教諸生，專以經術世務遴秀者於正學書院，親爲說經，不用諸家訓詁，士始知有經學。

耿定向遴十四郡名士讀書崇正書院，以焦竑爲之長，其猶今學校中之有班長之制乎？

明史焦竑傳從督學御史耿定向學，復質疑於羅汝芳，舉嘉靖四十三年鄉試，下第，還定向遴十四郡名士讀書崇正書院，以竑爲之長，及定向里居，復往從之。

抑書院有會講式之書院，有考課式之書院，而明以會講式之書院爲盛。

明史錢德洪傳德洪既廢，遂周游四方，講良知學，時士大夫率務講學爲名高，而德洪幾以守仁高第弟子，尤爲人所宗。陳正道爲建安訓導，年八十餘，猶徒步赴五峯講會，其門人呂一龍永康人，言動不苟，學者咸宗之。

又王畿傳嘉靖五年，舉進士，與錢德洪並不就廷對，歸，守仁征思田，留畿德洪主書院，已奔守仁喪，經紀葬事，持心喪三年，久之，與德洪同第進士。既廢，益務講學，足跡遍東南，吳越閩越皆有講舍，年八十餘不肯已。善談說，能動人，所至聽者雲集，每講雜以禪機，亦不自諱也，學者稱龍谿先生。泰州王艮亦受業守仁，門徒之盛，與畿相埒，學者稱心齋先生。王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氣勢，艮以布衣抗其間，聲名反出諸弟子上。縉紳士講學京師者數十人，聰明解悟，善談說者推王畿，志行敦實推林春及羅洪先。　羅汝芳字維德，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太湖知縣，召諸生論學，公事多決於講座，遷刑部主事，歷寧國知府，民兄弟爭產，汝芳對之泣，民亦泣，訟乃已。剏開元會，罪囚亦令聽講，入覲，勸徐階聚四方計吏講學，階遂大會於靈濟宮，聽者數千人。

明儒學案王襞字順宗，號東厓，心齋仲子也。九歲隨父至會稽，每遇講會，先生以童子歌詩，聲中金石，陽明問之。始知心齋子，曰吾固疑其非越中兒也，令其師事龍溪緒山，先後留越中幾二十年，心齋開講淮南，先生又相之，心齋歿，遂繼父講席，往來各郡，主其教事。

又徐階字子升，號存齋，松江華亭人。聶雙江初令華亭，先生受業其門，故得名王氏學，及在政府，爲講會於靈濟宮，使南野雙江松溪分主之，學徒雲集至千人，其時癸丑甲寅，爲自來未有之盛。丙辰以後，諸公或歿或去，講壇爲之一空。戊午何吉陽自南京來，復推先生爲主盟，仍爲靈濟之會，然不能及前矣。

又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遷南京國子司業，先生以講學爲事，當是時，咸知誦致良知之說，而稱南野門人者半天下。癸丑甲寅間，京師靈濟宮之會，先生與徐少湖聶雙江程松溪爲主盟，學徒雲集至千人，其盛爲數百年所未有。

明史顧憲成傳邑故有東林書院，宋楊時講道處也。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歐陽東鳳，與無錫知縣林宰爲之營構，落成，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學者稱涇陽先生。

又顧允成傳張納陛字以登，宜興人。生平尙風節，鄉邑有利害，輒爲請於有司而後已。東林之會，納陛與焉，又與同邑史孟麟吳正志爲麗澤大會，東南之士爭赴之。

明儒學案高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常州之無錫人。歸遂與顧涇陽復東林書院講學其中，每月三日，遠近集者數百人，以爲紀綱世界，全要是非明白，小人聞而惡之，廟堂之上，行一正事，發一正論，俱目之爲東林黨人。

又葉茂才字參之，號圓適，無錫人也。先生在東林會中，於喁無間，而晰理論事不厭，相持終不肯作一違心語，忠憲歿，先生狀之。

東林書院志顧憲成會講東林書院公啓（萬曆甲辰）東林之役，幸邀靈竣事，遠惟子輿之仁而求其輔，會莫亟焉，近惟茂叔之義而求其樂，聚莫重焉，下衷不勝大願，敢屈道範貺臨主盟，伏蒙惠然，夫豈惟某等實拜門下之賜，會期卜於月之初九日始，至十一日，謹聞。

又院規顧涇陽先生東林會約（詳見東林書院志）按東林落成於萬曆甲辰之秋，十月偏啓，諸同人始以月之九日十日十一日大會東林講堂，涇陽先生爰作會約，以諗同志，而景逸先生爲之序，首列孔顏曾思孟明統宗也，次白鹿洞學規定法程也，申之以飭四要辨二惑崇九益屏九損衞道救時，周詳懇到，其間闡提性善之旨，以闢陽明子天泉證道之失，尤見一時障川迴瀾之力，是時海內論學諸賢各有宗旨，亦每有會約，而莫如此約之醇正的實者。舊志頗有異同，今則謹照原刻編定，許獻謹識。

又東林會約儀式：

一、每年一大會，或春或秋，臨期酌定，先半月遣帖啓知，每月一小會，除正月六月七月十二月祁寒盛暑不舉外，二月八月以仲丁之日爲始，餘月以十四日爲始，會各三日，願赴者至，不必遍啓。

一、大會之首日，恭捧聖像懸於講堂，午初，擊鼓三聲，各具本等冠服，詣聖像前行四拜禮，隨至道南祠，禮亦如之，禮畢入講堂，東西分坐，先各郡各縣，次本郡，次本縣，次會主，各以齒爲序，或分，不可同班者，退一席，俟衆已

齊集，東西相對兩揖。申末擊磬三聲，東西相對一揖，仍詣聖像前及道南祠肅揖而退。第二日第三日免拜，早晚肅揖用常服。其小會二月八月如第一日之禮，餘月如第二日第三日之禮。

一、大會每年推一人爲主，小會每月推一人爲主，週而復始。

一、大會設知賓兩人，願與會者先期通一刺於知賓，即登入門籍，會日設木柝於門，客至，閽者擊柝，傳報知賓，延入講堂。

一、每會推一人爲主說四書一章，此外有問則問，有商量則商量，凡在會中各虛懷以聽，即有所見，須俟兩下講論已畢，更端呈請，不必攙亂。

一、會日久坐之後，宜歌詩一二章，以爲滌蕩凝滯，開發性靈之助，須互相唱和，反覆涵咏，每章至數遍，庶幾心口融洽，神明自通，有深長之味也。

一、會衆畢聚，情靜乃肅，須煩各約束從者，令於門外聽候，勿得混入，以致喧擾。

一、每會須設門籍，一以稽赴會之疎密，驗現在之勤惰，一以稽赴會之人，他日何所究竟，作將來之法戒也。

一、每會設茶點，隨意令人傳遞，不必布席。

一、各郡各縣同志臨會午飯四位一席，二葷二素，晚飯葷素共六色，酒數行。第三日之晚，每桌加菓四色，湯點一道，攢盒一具，四位一桌，酒不拘，意浹而止。

一、同志會集，宜省繁文，以求實益，故揖止班揖，會散亦不交拜，惟主會者，遇遠客至，即以一公帖迎謁，客至會

所，所亦止共受一帖，其同會中有從未相識欲拜者，止於會所，各以單帖通名，庶不至疲弊精神，反生厭苦，其有必不可已者，俟會畢行之。

又歌儀：

蒙學習禮者充歌生，每歌魚貫升堂，齊立，對聖像一揖，擇年長聲亮一人爲倡，每倡者先歌一聲，衆生齊和一聲，歌畢，復一揖，捲班散。

又歌詩

楊龜山　東林道上閒步

朱晦庵　克己

陳白沙　獨速

王陽明　咏良知

右七言絕句，歌絕句四首爲一闋，或倍之，每首末二句重歌。

邵康節　觀物

程明道　秋日偶成

陳白沙　夜坐

王陽明　月夜與諸生歌於天泉橋

右七言律，歌律詩二首爲一闋，或倍之每首末二句重歌。

明史陳子龍傳子龍與同邑夏允彝皆負重名，夏允彝字彝仲，弱冠舉於鄉，好古博學，工屬文，是時東林講習盛，蘇州高才生張溥楊廷樞等慕之，結文會名復社，允彝與同邑陳子龍徐孚遠王光承等亦結幾社相應和。

又張溥傳，已而采官臨川，溥歸集郡中名士相與復古學名其文社曰復社。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以葬請乞假歸，讀書若經生，無間寒暑，四方啖名者，爭走其門，盡名爲復社，溥亦傾身結納，交游日廣，聲氣通朝右，所品題甲乙，頗能爲榮辱，諸奔走附麗者，輒自矜曰，吾以嗣東林也，執政大僚，由此惡之。里人陸文聲者，輸貲爲監生，求入社不許，采又嘗以事抶之，文聲詣闕言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溥采爲主盟倡復社亂天下，溫體仁方枋國事下所司，遷延久之，提學御史倪文珙兵備參議馮元颺太倉知州周仲連言復社無可罪，三人皆貶斥，嚴旨窮究不已。

學有不同，不同所以尙會講也。

明儒學案呂涇野先生語錄，問今之講學，多有不同者，如何，曰，不同乃所以講學，既同矣，又安用講耶。

又王之士字欲立，號秦關，陝之藍田人。又謂天下之學術不一，非親證之不能得其大同。於是赴都門講會，與諸老先生相問難。

按明儒之學，爲一種心性之學。

明儒學案發凡嘗謂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繭絲，無不辨晰，眞能發先儒之

所未發。

初明儒之謹守程朱之說者，以吳與弼薛瑄爲最。皆篤信濂洛諸書，以爲問學正路。

明儒學案吳與弼字子傳，號康齋，撫州之崇仁人。從洗馬楊文定學，讀伊洛淵源錄，慨然有志於道。

又薛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講習濂洛諸書，歎曰，此問學正路也。

黃宗羲特標之爲崇仁河東學案。與弼傳婁諒，諒傳王守仁而開陽明學派。陳獻章亦受業於與弼，而別開白沙學派。湛若水受業於獻章，而別開甘泉學派。三派之學，皆與吳氏不同，而以陽明之派爲最廣。

明儒學案婁諒字克貞，別號一齋，廣信上饒人。少有志於聖學，聞康齋在臨川，乃往從之。凡康齋不以語門人者，於先生無所不盡。

又王守仁字伯安，學者稱爲陽明先生，餘姚人也。十八歲過廣信，謁婁一齋，慨然以聖人可學而至。登弘治已未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改兵部。逆瑾矯旨逮南京科道官，先生抗疏救之，下詔獄，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瑾誅，知廬陵縣，歷吏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陞南京太僕寺少卿鴻臚寺卿。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平漳南橫水桶岡大帽浰頭諸寇。聞宸濠反，遂還吉安起兵討之，遇之於樵舍，三戰俘濠，陞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嘉靖丁亥，征思田，以歸師襲八寨斷籐峽，破之。卒年五十七。

又陳獻章字公甫，新會白沙里人。至崇仁，受學於康齋先生，歸卽絕意科舉，築春陽台，靜坐其中。

又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從學於白沙。

語其派別，則有浙中之王學。

明儒學案姚江之教，自近而遠。其最初學者，不過郡邑之士耳。龍場而後，四方弟子，始益進焉。郡邑之以學鳴者，亦僅僅緒山龍溪，此外則推輪積水耳。然一時之盛，吾越尚講彌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

有江右之王學。

明儒學案姚江之學，惟江右爲得其傳，東廓念菴兩峯雙江，其選也。再傳而爲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陽明未盡之旨。

有南中之王學。

明儒學案南中之名王氏學者，陽明在時，王心齋黃五岳朱得之戚南玄周道通馮南江其著也。陽明歿後，緒山龍溪所在講學，於是涇縣有水西會，寧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岳會，太平有九龍會，廣德有復初會，江北有南譙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廟會，泰州復有心齋講堂，幾乎比戶可封矣。

有楚中之王學。

明儒學案楚學之盛，惟耿天台一派，自泰州流入。

有北方之王學。

明儒學案北方之王氏學者獨少張後覺字志仁號弘山山東茌平人早歲受業於顏中溪徐波石深思力踐洞朗無礙猶以取友未廣南結會於香山西結會於丁塊北結會於大雲東結會於王遇齊魯間遂多學者。

有粵閩之王學。

明儒學案嶺海之士學於文成者自方西樵始及文成開府贛州從學者甚衆文成言潮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楊氏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以數十。

其別出者又有李材王艮諸派。

明儒學案李材字孟誠別號見羅豐城人初學於鄒文莊學致良知之學已稍變其說。

又王艮字汝之號心齋泰州之安豐場人聞陽明講學江西以古服進見陽明出迎於門外始入先生據上坐辨難久之稍心折移其坐於側論畢乃嘆曰簡易直截艮不及也下拜自稱弟子陽明卒於師先生迎哭至桐廬經紀其家而後反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同門會講者必請先生主席。

最後之東林蕺山亦皆出於王學而求濟其末流之弊。

明儒學案有東林蕺山二學案東林者顧憲成高攀龍等講學之書院蕺山者劉宗周講學之書院也。

故明儒之學一王陽明之學而已而書院之所講習者亦不外乎是學者競講致良知之說。

明儒學案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選南京國子司業，先生以講學爲事，當是時，士咸知誦致良知之說，而稱南野門人者半天下。

明史邵寶傳遷江西提學副使，釋菜周元公祠，修白鹿書院學舍，處學者，其教以致知力行爲本。

卽所習亦不出五經要義，及濂洛諸儒遺書而已。

明史段堅傳改知南陽召州縣學官，具告以古人爲學之指，使轉相勸誘，創志學書院，聚秀民講說五經要義及濂洛諸儒遺書。

又錢一本傳一本既罷歸，潛心六經，濂洛諸書，尤研精易學，與顧憲成輩分主東林講席，學者稱啓新先生。

宋元諸儒，多務闡明經子，不專提倡數字以爲講學宗旨。明儒則一家有一家之宗旨，各標數字以爲的。

明儒學案發凡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卽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

白沙之宗旨：曰靜中養出端倪。

明史陳獻章傳獻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

甘泉之宗旨：曰隨處體驗天理。

明史湛若水傳若水初與守仁同講學，後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爲宗，若水以隨處體驗天理爲宗，守仁言若水之學爲求之於外，若水亦謂守仁格物之說不可信者四。又曰陽明與吾之心不同，陽明所謂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謂心者，體萬物而不遺者也，故以吾之說爲非。一時學者遂分王湛之學。

陽明之宗旨曰致良知。

明儒學案先生之學始泛濫於詞章，繼而徧讀考亭之書，循如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爲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自此以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

又曰知行合一。

明儒學案先生以聖人之學，心學也。心卽理也，故於致知格物之訓，不得不言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夫以知識爲知，則輕浮而不實，故必以力行爲功夫，良知感應神速，無有等待，本心之明卽知，不欺本心之明卽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此其立言之大旨，不出於是。

其後鄒守益主戒懼愼獨。

明史鄒守益傳穆孔暉自名王氏學，浸淫入於釋氏，而守益於戒懼愼獨，蓋兢兢焉。

明儒學案東廓以獨知爲良知，以戒懼愼獨爲致良知之功，此是師門本旨。

羅洪先生主靜無欲。

明儒學案王門惟心齋氏盛傳其說，從不學不慮之旨，轉而標之曰自然，曰學樂，末流衍蔓，爲小人之無忌憚，羅先生後起有憂之，特拈收攝保聚四字爲致良知符訣，故其學專求之未發一機，以主靜無欲爲宗旨。

李材主止靜。

明儒學案文成而後，李先生又自出手眼，諄諄以止靜二字壓倒良知。

王畿周汝登主無善無惡。

明儒學案王畿天泉證道記，謂師門敎法，每提四句，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

明史許孚遠傳官南京與尙寶司卿周汝登並主講席，汝登以無善無惡爲宗，孚遠作九諦以難之。

高攀龍主靜坐。

明史高攀龍傳與顧憲成同講學東林書院，以靜爲主。

明儒學案載高攀龍說靜坐之語甚多。

劉宗周主愼獨。

明儒學案先生之學，以愼獨爲守，儒者人人言愼獨，唯先生始得其眞。

紛然如禪宗之傳授衣鉢，標舉宗風者，然謂爲由宋元以來講求理學，漸從由書册直指人心可，謂爲墮入禪學，遁於虛無亦可。要之，明儒之學與宋元之學固大不同也。陽明之學最有益於世道者，卽在主張知行合一之一語。自宋以來，書册日多，著述日富，講求討論雖進於前，而人之立身行事，反與書册所言，分而爲二，充其弊必有學術日昌，人心日壞之象。陽明著眼此點，故勸人卽知卽行，使知不但徒騰口說無益，卽冥心妙悟而不驗之事實亦無益，此正當時科舉中人口孔孟而心跖蹻之對症妙藥也。抑此說與敎育亦有重大關係。今之言敎學者，輒宗杜威寓學於作之說，亦喜比附陽明之言。陽明之言，誠有若干寓學於作之意。且其述訓蒙大意。

王文成年譜訓蒙大意示敎讀劉伯頌等曰，今敎童子者，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培植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敎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戲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故凡誘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咏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

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若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讎而不欲見矣，求其爲善也得乎。

及其轉人輕快處，

明儒學案劉魁字煥吾，號晴川，泰和人。每舉陽明遺事，以淑門人，言陽明轉人輕快，一友與人訟，來問是非，陽明曰，待汝數日後，心平氣和，當爲汝說，後數日，其人曰，弟子此時心平氣和，願賜敎，陽明曰，既是心平氣和了，又敎甚麼。朋友在書院投壺，陽明過之，呼曰，休離了根。

尤切合晚近新敎育原理。亦可見當時敎讀督責之法，及儒者研究敎育之學說焉。

第五章 淸之書院

淸代書院，亦沿宋明之制。自順治十四年從撫臣袁廓宇請，修復衡陽石鼓書院，嗣後各直省以次建設。

淸續通考書院臣謹案古無所謂書院也庠序而已。我朝自順治十四年，從撫臣袁廓宇請，修復衡陽石鼓書院。嗣後各直省以次建設。

直隸曰蓮池，山東曰濼源，山西曰晉陽，河南曰大梁，江蘇曰鍾山，江西曰豫章，浙江曰敷文，福建曰鰲峯，湖北曰江漢，湖南曰嶽麓，曰城南，陝西曰關中，甘肅曰蘭山，四川曰錦江，廣東曰端溪，曰粵秀，廣西曰秀峯，曰宣城，雲南曰五華，貴州曰貴山。

淸會典凡書院義學，令地方官稽察焉。京師設立金臺書院，每年動撥直隸公項銀兩以爲師生膏火。由布政司詳請總督報銷。直省省城設立書院，直隸曰蓮池，山東曰濼源，山西曰晉陽，河南曰大梁，江蘇曰鍾山，江西曰豫章，浙江曰敷文，福建曰鰲峯，湖北曰江漢，湖南曰嶽麓，曰城南，陝西曰關中，甘肅曰蘭山，四川曰錦江，廣東曰端溪，曰粵秀，廣西曰秀峯，曰宣城，雲南曰五華，貴州曰貴山，皆奉旨賜帑，贍給師生膏火。奉天曰瀋陽，酌撥每學學田租銀爲膏火，令有志嚮上，無力就師各生入院肄業。

皆奉旨賜帑，贍給膏火，此雍正十一年事也。

清通考雍正十一年命直省省城設立書院，各賜帑金千兩，爲營建之費，諭內閣各省學校之外，地方大吏每有設立書院，集聚生徒，講誦肄業者，朕臨御以來時時以教育人材爲念，但稔聞書院之設，實有裨益者少，浮慕虛名者多，是以未嘗敕令各省通行，蓋欲有待，而後頒降諭旨也。近見各省大吏漸知崇尚實政，不事沽名邀譽之爲，而讀書應舉者亦頗能屏去浮囂奔競之習。則建立書院，擇一省文行兼優之士，讀書其中，使之朝夕講誦，整躬勵行，有所成就，俾遠近士子觀感奮發，亦興賢育才之一道也。督撫駐箚之所，爲省會之地，着該督撫商酌奉行，各賜帑金一千兩，將來士子羣聚讀書，須預爲籌劃，資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於存公銀內支用。封疆大臣等並有化導士子之職，各宜殫心奉行，黜浮崇實，以廣國家菁莪棫樸之化，則書院之設，於士習文風，有裨益而無流弊，乃朕之所厚望也。

續會典事例雍正十一年諭各省學校之外，地方大吏，每有……見清通考……所厚望也。欽此。遵旨議奏，各省會城書院，直隸曰蓮池，江蘇曰鍾山，曰紫陽，浙江曰敷文，江西曰豫章，湖南曰嶽麓，曰城南，湖北曰江漢，福建曰鰲峯，山東曰濼源，山西曰晉陽，河南曰大梁，陝西曰關中，甘肅曰蘭山，廣東曰端溪，曰粵秀，廣西曰秀峯，曰宣城，四川曰錦江，雲南曰五華，貴州曰貴山。皆遵旨賜帑銀一千兩，歲取租息，贍給師生膏火。其廣東端溪粵秀二書院，各銀一千兩，湖南嶽麓城南二書院，及廣西秀峯宣城二書院，俱各共一千兩。至奉天瀋陽書院，於每學學田租銀內酌量撥給，作爲師生膏火。其餘各省府州縣書院，或紳士出貲創立，或地方官撥公經理，俱申報該管官查

取。

清會典載：各省書院公費，各有恩賞銀，委員經理，或置產收租，或籌備賞借，以充膏火，不敷，在存公項下撥補，每年造册報銷。

清會典各省書院公費各有恩賞銀，委員經理。或置產收租，或籌備賞借，以充膏火，不敷，在存公項下撥補，每年造册報銷。書院經費銀順天義學四百兩。直隸蓮池書院經費動用營田水利銀，承德府屬義學一千一百二十兩。奉天瀋陽書院九百二十三兩有奇。黑龍江義學書院經費每年支銀二十四兩米十二石，三年內衣帽皮價等銀六十六兩有奇。山西晉陽書院一千一百五十六兩。河南大梁書院二千九百七十三兩。江西豫章書院一千兩。福建鳳池書院一千五百三十二兩，錢二千九百六十五千有奇。鼇峯書院四千三百七十三兩有奇錢三百四十千有奇。湖南嶽麓書院，城南書院二百五十兩。陝西關中書院一千四百五十二兩有奇。甘肅蘭山書院三千五百十三兩有奇。新疆義學經費銀二萬六千九百八十兩有奇。四川錦江書院八百三十六兩有奇。廣東端溪書院二千一百九十五兩有奇。廣西秀峯書院宣城書院二千五百八十四兩，雲南五華書院一千十六兩。又昭通大關中甸鎮沅羅次等五屬義學束修銀二百五十四兩有奇。貴州貴山書院七百十二兩。

書院師長由督撫學臣不分本省鄰省，已仕未仕，擇經明行修足爲多士模範者，以禮聘請。

清會典書院師長由督撫學臣不分本省鄰省，已仕未仕，擇經明行修，足爲多士模範者，以禮聘請。

清會典事例乾隆二年諭：書院之制，所以導進人才，廣學校所不及。我世宗憲皇帝命設之省會，發帑金以資膏火，恩意至渥也。古者鄉學之秀，始升於國，然其時諸侯之國皆有學。今府州縣學並建，而無遞升之法，國子監雖設於京師，而道里遼遠，四方之士不能胥會，則書院卽古侯國之學也。居中講習者固宜老成宿望，而從游之士亦必立品勤學，爭自濯磨，俾相觀而善，庶人材成就，足備朝廷佐使，不負敎育之意。若僅攻舉業，已爲儒者末務，況藉爲聲氣之資，游揚之具，內無益於身心，外無裨於民物，卽降而求文章成名，足希古之立言者亦不多得，豈養士之初旨耶。該部卽行文各省督撫學政，凡書院之長，必選經明行修，足爲多士模範者，以禮聘請。負笈生徒，必擇鄉里秀異，沉潛學問者，肄業其中。其恃才放誕，佻達不羈之士，不得濫入。書院中酌倣朱子白鹿洞規條，立之儀節，以檢束其身心。倣分年讀書法，予之程課，使貫通乎經史。有不率敎者則擯斥勿留。學臣三年任滿，諮訪考核，如果敎術可觀，人材興起，各加獎勵。六年之後，著有成效，奏請酌量議敍。諸生中材器尤異者，准予薦舉一二，以示鼓舞。

又議覆，嗣後書院講席，令督撫學臣悉心採訪，不拘本省鄰省，亦不論已仕未仕，但擇品行方正，學問博通，素爲士林所推重者，以禮相延。厚給廩餼，俾得安心訓導。仍令於生徒學業時加考覈，並寬其程期，以俟優游之化。如果六年著有成效，該督撫學臣酌量提請議敍。毋得視爲具文，亦不准濫行題請。

丁憂在籍人員，理應杜門守制，不得延請。

清會典丁憂在籍人員，理應杜門守制，不得延請。

清會典事例乾隆三十年諭：據楊應琚奏甘肅蘭山書院，於去歲延請丁憂在籍之府丞史茂來主講席一摺，此甚非是。史茂係回籍守制之員，理應閉戶家居，以盡三年之禮。至讀禮之餘，或在家訓課子弟，自屬分所應爲。古人尙有廬墓終制者，即不能取法，亦當杜守里門。若竟住居省會書院，教授生徒，與地方官長賓主應酬，則與居官無異。此不過冀得膏火，以資膳給，遂置禮制於不問，微特人子之心難安，其又何以爲多士表率乎。督撫有維持風敎之責，搢紳中積學砥行，足備師資者，諒不乏人，何必令丁憂人員，靦居講席。是應聘者固不能以禮自處，而延請之地方大吏，亦復不能以禮處人。於風化士習，頗有關繫，恐他省不無類此者，特爲明切曉示，通諭知之。

書院生徒由駐省道員專司稽察，各州縣秉公選擇，布政司會同該道再加考驗，果係材堪造就者，方准留院肄業。

清會典書院生徒，由駐省道員專司稽察。各州縣秉公選擇，布政使會同道再加考驗。果係材堪造就者，方准留院肄業。

清會典事例乾隆九年議覆，通行各省督撫會同學政，將現在書院生徒，細加甄別，務使肄業者，皆有學有品之人，不得莠良混雜，即令駐省道員專司稽查。

又議覆，嗣後各省書院肄業之人，令各州縣秉公選擇報送各布政司，會同專司稽查之道員再加考。驗其果材堪

造就者，方准留院肄業，毋得濫行收送。

又議覆嗣後書院肄業士子，令院長擇其資稟優異者，將經學史學治術諸書，留心講貫，以其餘功兼及對偶聲律之學。其資質難强者，且令先工八股，窮究專經，然後徐及餘經，以及史學治術對偶聲律。至每月課試，仍以八股爲主，或論或策，或表或判，聽酌量兼試，能兼長者，酌賞以示鼓勵。再各省學宮陸續頒到聖祖仁皇帝欽定易書詩春秋傳說彙纂，及性理精義，通鑑綱目，御纂三禮諸書，各書院院長自可恭請講解。至三通等書，未經備辦者，飭督撫行令司道各員，於公用內，酌量置辦，以資諸生誦讀。

各書院院長，實有教術可觀，人材奮起，六年之後，著有成效者，准督撫學臣請旨酌量議敍。

清會典各省書院師長，實有敎術可觀，人材奮起，六年之後，著有成效者，准督撫學臣，請旨酌量議敍。

清會典事例各省書院掌敎年滿議敍乾隆三十年諭：省會設立書院，所以樂育人材，前經降旨，令督撫等愼選院長，如果敎術可觀，六年之後，著有成效，奏請酌量議敍。乃降旨以來，各督撫並未有遵旨具奏者，著將因何不行遵旨辦理之處，查明具奏。嗣後均以六年爲滿，秉公考察，分別覈辦，庶於勸學程功，均有實濟，著傳諭各該省督撫知之。欽此。遵旨議定，各省省會書院掌敎，均以六年爲滿，該督撫等秉公考察，如果敎術可觀，著有成效，奏請分別議敍。

又乾隆三十年諭，劉藻奏滇省五華書院山長張甄陶，自主講席以來，迄今五載，實能盡心訓迪，著有成效，請令爲黔省貴山書院山長，俟屆滿六年，撫臣就近考覈，或照例奏請議叙，或送部引見示獎，臨期再行酌辦等語，所奏甚是，已如議行矣。省會設立書院，所以樂育人才，前經降旨令督撫等，愼選山長，如果教術可觀，六年之後，著有成效，奏請酌量議叙。原以山長爲多士觀摩，若徒視爲具文，漫無考覈，旣無以爲激勸之資，則日久因循，未免怠於訓練，惟知戀棧優游，諸生或且習而生玩，恐於斆學無裨。且在籍閒居之人，未嘗無端謹積學可主講學者，若實心延訪，使之及瓜更代，自必鼓舞振興，共相淬勵，方不負設館育材之意。乃自降旨以來，各督撫並未見遵旨具奏者，即如齊召南之在敷文書院，廖鴻章之在紫陽書院，豈止六年之久，何以從前未經辦及，朕所知已有二人，恐各省似此者尚復不少。著各該督撫將因何不行遵旨辦理之處，查明具奏。嗣後均以六年爲滿，秉公考察，分別覈辦，庶於勸學程功，均有實濟。

清通考乾隆三十七年貴州巡撫李湖奏黔省書院掌教張甄陶由編修改授雲南昆明縣，嗣在雲南五華書院掌教五年，經前督臣劉藻奏明，移爲貴山書院掌教，已滿六年，克著成效，應照五華書院掌教孫見龍例，議叙給與八品官職銜。從之。

清續通考乾隆五十九年，吏部議准湖南巡撫姜晟奏掌教期滿，著有成效，請給議叙一摺。湖南省城嶽麓書院，於乾隆四十七年，延請湘潭縣原任鴻臚寺少卿羅典在院訓課，嗣於五十二年六年屆滿，經前撫臣浦霖以該院長著有成效，奏請交部照例議叙，並聲明留院掌教。茲又屆六年期滿，查羅典學行兼優，訓誨不倦，實有成效。今

屆二次六年期滿，應將湖南嶽麓書院掌教原任鴻臚寺少卿羅典，照例准其記錄二次。

清會典事例道光十一年諭蘇成額奏省會書院院長六年期滿，請交部議敍一摺。湖南省會嶽麓書院，向延原任浙江道監察御史歐陽厚均任院訓課諸生，迄今又滿六年，據該撫查明該院長始終不倦，實係著有成效。歐陽厚均著交部議敍，仍留院訓課，以示鼓勵。

續碑傳集蔣彤養一子述，養一子李氏，諱兆洛，字申耆，晚號養一老人，門弟子羣稱養一子。故事書院掌故十二年，例得議敍，換頂戴，子來暨陽，癸未迄乙未，週一紀，大吏既以其狀申部矣，子漠然若弗聞。

諸生中材器尤異者，亦令舉薦一二，以示鼓舞。

清會典諸生中材器尤異者，亦令舉薦一二，以示鼓舞。

清會典事例乾隆三年議准，嗣後各學政舉薦書院優生到部，照彙題通省優生之例，廩生作爲歲貢生，附生作爲監生，俱劄監肄業。

學政全書書院事例乾隆三年議准查各學政舉薦書院優生到部，其作何獎勵之處，向來未有成例。今據安徽學政鄭江，將敬敷書院內生員陶敬信江有龍二名舉薦具題，應照學政彙題通省優生之例，廩增生准作歲貢，附生准作監生，俱到監肄業等語，奉旨依議，陶敬信江有龍仍著送部引見。

其餘各府州縣書院，或紳士捐資倡立，或地方官撥公款經理，俱申報該管官查覈。

清會典其餘各府州縣書院，或紳士捐資倡立，或地方官撥公款經理，俱申報該管官查覈。

學政全書書院事例乾隆五十年議覆四川學政錢樾條奏學政事宜一摺。據稱各省除省會書院外，其餘府州縣書院應令督撫徹底清查，就其資息多寡，酌定師生膏火名額，按季覈銷。至延請師長務擇學行兼優之士，不得徒爲無學遊人棲息之地，亦不得藉稱難得其人，久虛講席，教官本有課士之責，不得兼充，希圖膏火。學臣於按臨考試時，就便稽察，試畢提調將所屬書院評定課卷送閱，有不稱者，另爲選擇等語。查定例省會書院，恩賜帑金贍給師生膏火，該督撫彙報奏銷。其府州縣書院，或紳士出資剏立，或地方官撥公經理，俱報該管官查覈。是各省府州縣書院，惟在地方官員妥爲經理，自不致有名無實。若令酌定名額，按季覈銷，未免徒涉紛煩。且每歲膏火，本無定額，一經查覈，勢必立爲章程，恐該紳士等，或慮其難繼，轉阻踴躍之意，非所以崇簡易而裨實政。至稱學臣按臨考試後，將所屬書院，評定課卷送閱，有不稱者另爲選擇等語。查學臣三年兩考各府州縣，止按臨兩次，其歲科並考之處，止到一次，若將書院課卷封擱經年，以待學政校閱，亦屬繁瑣。應將該學政所奏各府州縣書院，令督撫清查，藩司按季覈銷，及評定課卷送學政選擇之處，均毋庸議。至所稱不得久虛講席，教職本有課士之責，不得兼充等語，自係課士嚴密責成專一之道。應如所請，通行各直省查照辦理。

各處書院不得久虛講習，教官本有課士之責，不得兼充書院師長。

清會典各處書院，不得久虛講習，教官本有課士之責，不得兼充書院師長。

清會典事例乾隆五十年議准，各省書院，不得久虛講席。教職本有課士之責，不得兼充院長，以專責成。通行各直

省查照辦理。

此其大概也。但事實上有不盡然者，朝廷一再通諭知之，如乾隆四十年之上諭，嘉慶二十二年之上諭，道光二年之上諭，皆其著焉者也。

清會典事例乾隆四十年諭畢沅奏陝西關中書院延請掌敎一摺。據稱訪查各屬院長，向來多係上官同僚互相推薦，遂致徇情延請，有名無實。現飭各屬務選端謹積學之人，加意振作。將所請院長姓名籍貫，更換到館日期，造册詳報撫藩衙門查覈等語。所辦甚好，已於摺內批示。書院爲敎育人材之地，如果院長得人，實心課導，自可冀造就英才，以收實效。如江蘇紫陽書院之沈德潛，彭啓豐，尙堪稱師儒之席，各省類此者自不乏人。而如畢沅所稱上官同僚互相推薦，遂爾瞻徇情面，委曲延請，不問其人之是否文行兼優，而各院長等亦惟以修脯爲事，不以訓迪爲心，甚有視爲具文，講席久虛，並不上緊延師，以致生徒星散，有名無實者，所在諒皆不免。其事自當責成督撫以期實濟，著傳諭各督撫，嗣後省城及各府州縣大小書院，務訪學行兼優者，俾主講席。其一切考覈稽查之法，俱照畢沅所奏辦理。

清會典事例嘉慶二十二年諭，各省敎官廢棄職業，嬾於月課。書院義學，竟緣推薦，濫膺講席，並有索取束修，身不到館者，殊失愼選師資之義。着該督撫學政等務延經明行修之士，講習討論。如有學品庸陋之人，濫竽充數者，立卽斥退，以勵師儒而端敎術。

清會典事例道光二年諭：松筠奏整頓直隸省書院一摺，所辦甚是。各省府廳州縣分設書院，原與學校相輔而行，近日廢弛者多，整頓者少。如所稱院長並不到館，及令教職兼充，且有並非科第出身之人，覬覦是席，流品最爲冒濫，實去名存，於教化有何裨益。著通諭各直省督撫於所屬書院，務須認眞稽查，延請品學兼優紳士，住院訓課。其向不到館支取乾俸之弊，永行禁止。至各屬教職，俱有本任課士之責，嗣後亦不得兼充，以專責成。並着各飭所屬，如有書院房屋坍塌應修之處，即行修整，俾各士子聚處觀摩，以收實效。

清代書院最盛，人主亦極提倡，或頒匾額，或頒書籍，較之前代，有過之無不及也。

九朝東華錄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丙甲，御書學達性天額，頒宋儒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顥邵雍朱熹祠及白鹿洞書院。以長沙府嶽麓書院爲宋儒張栻朱熹講學之所，一體給額，並頒日講解義經史諸書。

九朝東華錄康熙三十二年六月乙亥，御書學達性天額於紫陽書院。

清通考康熙四十二年，御書學宗洙泗匾額，令懸山東濟南省城書院。

九朝東華錄康熙四十四年夏四月丙申，御書正誼明道額，懸董仲舒祠，經術造士額，懸胡安國書院，賢守清風額懸平山堂。

清通考康熙六十一年，頒御書學道還淳匾額於蘇州紫陽書院。

清會典事例道光二年諭：左輔奏移建省城書院，以復舊規一摺。湖南省城南門外妙高峯下，爲宋儒張栻城南書院舊址。我朝康熙年間，屢經修築，閱時既久，堂室無存。前經改建城內東南隅，近來亦就傾圮，且湫隘囂塵，不能

收多士觀摩之益。茲據該撫查明原建基址，督同屬員及該省紳士捐輸移建，克復前賢舊規，與嶽麓書院同爲通省士子肄業之所，洵足興崇文教，樂育人材，所辦甚好。著准所請，頒賞御書匾額，該撫摹勒懸挂，用示朕加惠士林至意。

又道光四年諭：趙愼畛等奏閩省建設書院，請賜匾額一摺。福建省城鼇峯書院，前於康熙乾隆年間，均奉有御賜匾額。茲據奏稱鼇峯書院之外，向有共學書院一所，日久傾廢，經該省將軍督撫率同屬員及紳士等捐資建復，改名鳳池書院，並籌畫經費，爲修脯膏火之資，俾生童一體肄業，所辦甚好。著頒賞御書匾額，交該督等摹勒懸掛，用示朕加惠士林至意。

同治十年諭：康國器奏重修省會書院，請頒匾額一摺。廣西省城向設秀峯宣城榕湖三書院，因年久傾圮，籌款與修，現已一律工竣，著南書房翰林各書匾額一方，交該護撫祇領，懸挂各書院，以示加惠士林至意。

又同治十三年諭：張樹聲奏修復省會書院，請頒匾額一摺。江蘇省城紫陽正誼兩書院，因毀於兵燹，籌款與修，現在先後工竣，規制復舊。朕親書匾額各一方，交該撫祇領懸挂各書院，以示加惠士林至意。

清續通考光緒十一年頒御書匾額於河南嵩陽書院，從學政邵松田之請也。

九朝東華錄康熙二十四年七月丁亥，頒四書易尙書講義於白鹿洞書院。

清通考康熙二十五年，頒發御纂日講解義經史諸書於直省學宮及白鹿嶽麓二書院。

清通考乾隆十六年，上諭：經史，學之根柢也。會城書院，聚黌庠之秀而砥礪之，尤宜示之正學。朕時巡所至，有若江

南之鍾山書院，蘇州之紫陽書院，杭州之敷文書院，各賜武英殿新刊十三經二十二史一部，資髦士稽古之學。

賢令所至，亦皆以興教爲先。

碑傳集徐文駒吏部左侍郎趙先生士麟行狀先生諱士麟，字玉峯，雲南澂江府河陽縣人也。康熙七年四月，改補直隸容城。邑爲前賢劉靜修先生講學地，椒山楊公繼之，孫徵君鍾元又繼之，皆倡道茲土，後先輝耀。公以爲令者民之牧，且教化所司也，因創正學書院。集環邑之士，月一再會。先生爲發揮理要，提撕醒覺。嘗曰，愚夫愚婦皆賢人種子，若我輩悠悠忽忽，虛過此生，雖欲求爲愚夫婦不可得矣。其講學以立志辨學明理正心謹獨躬行篤倫改過虛受讀經持久爲綱，而反覆申誡，不出子臣弟友之理。所著有敬一錄，隨令諸生以時肄業，勤勤懇懇，不異父師之教子弟也。甲子春，皇上念兩浙爲東南重省，特簡巡撫浙江。甫下車，博採羣言，凡一切地方利弊，虛公聽受，故浙東西人情物態，咸在目中。先生謂養民必先於作士，作士必先於明理，因大啓書院。每月朔望，躬詣講堂，親釋五經四子通書西銘正蒙太極圖說之義，聽者莫不心悚。康熙二十五年四月，調補江蘇巡撫。其治吳者，一如治浙，澄源正本，剔弊鋤奸，尤孜孜以勸學明理與敎化之本爲急。講堂肆啓，環甬文而聽者常千萬人，風氣爲之一變。

又沈大成杜使君尹治行記，洎移寧波半載，即改紹興郡署。葺劉念臺先生蕺山書院，邮其後人，天子察其廉能，俾守股肱郡。河間故無書院，使君始至，諗於衆曰，此獻王舊封毛公董子之故鄉，書院爲長育人材地，太守責不敢弛。因牽官廨相址興作，招下縣子弟弦誦其中，脯修膏火之資，皆官自出。

又朱珪衢州府知府林君明倫墓誌銘君姓林氏，諱明倫，穆菴其號也。出知衢州。修正誼書院。閒則至講堂，進諸生而牖之曰：士民之倡也，太守，士之師也，士而不學，學而不跂乎聖賢之志者，太守恥之。

又朱筠西城兵馬司副指揮使張君本墓碣銘君姓張氏，諱本，字稼善，一字敦源，安慶望江人。乾隆丙子，君初官山東登州府寧海州州同知。時山陰陳球知府事，望見君曰：斷斷讀書子也，何爲在此。君曰：本以辛酉選拔貢生，執筆隸館中，不獲齒舉於省，士以議敍來獲侍執事。球曰：能爲我校閱府中十州縣之文乎。應曰：諾。校閱畢，榜於府門，人人以爲當。君乃言於同官及州之人曰：學宮，州士所以釋菜於先師，當作而新之。書院所以立之師，俾士相勸學也。今州無書院，其卜地宜。皆曰：然。於時重條修學宮，而牟平書院之建，自君始。

如張清恪公居官，以敎化爲己任，所至必立學延師，在閩建鼇峯書院，在吳建紫陽書院，建清源書院於臨清，建夏鎭書院於夏鎭，濟陽舊有書院，歲久傾圮，煥然新之，其最著者也。

碑傳集朱軾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張清恪公伯行神道碑，公諱伯行，字孝先，號敬庵，河南儀封人也。建請見書院，招來志行之士，講道其中，延冉太史覲祖爲之師。公與磨礪浸潤，期於大醕。公居官以敎化爲己任，所至必立學延師，置書籍，召生徒肄習講貫。在閩建鼇峯書院，爲學舍百二十間，祀周二程張朱五先生，貯古今經史子集數萬卷，梓前賢先儒之書亦五十餘種，訪求閩中士有行誼博聞好古者，令郡縣資送延入學宮，給衣服資用。公每月

中三四至，與講論儒先爲學之旨，修己治人有用之學。所成就人材甚衆，人以爲道南嗣音焉。聖祖賜匾額曰：三山養秀。今學舍學租，規範猶昨也。公治江南數年，吏習民安，旣底於理，建紫陽書院。規畫未竟，不及在閩時，然正學賴以昌明。

費元衡誥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加二級贈太子太保諡清恪敬庵張先生行狀：先生諱伯行，字孝先，號恕齋，後以爲學之要，在於一敬，更號敬庵。幼卽穎異，七歲入小學，恂恂恪恭，有儒者氣象。八歲經歙泉書院，問何居，告之曰：此讀書人講道論德之所也。輒欣然曰：吾他日必讀書於此。初歙泉書院，驛鹽道李公子和所建，先生幼由其地，欲讀書於此者也。未幾爲邑令所毀，先生慨然有興復之志。戊寅服闋，未赴京，於封人請見亭之西購地二十畝，建請見書院，以成厥志焉。是夏赴部候補，旋卽歸里，時冉太史亦請假在嵩陽，延掌書院教，相與講明正學，從遊者甚衆。先生樂之，慨然有成就後學之志，不欲出而仕矣。甲申，捐貲建清源書院於臨清，建夏鎭書院於夏鎭，濟陽舊有書院，歲久傾圮，煥然新之，皆招士之有文行者，砥礪其中。凡催漕督工之暇，輒至書院，諄諄與士子談論正誼明道之旨，一時多所興起。陞福建巡撫，閩故理學名邦，自楊龜山先生載道而南，三傳而得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嗣後名儒疊興，號稱海濱鄒魯。先生以爲此邦之士，可以振興絕學，建鼇峯書院於會城，俾有志正學者，偕來肄業。又出家所藏書千卷，并廣搜前賢遺書先儒文集，命學者分任校訂，次第刊布之。於是士皆鼓舞振興理學復明。至丁酉歲，聖祖賜御書匾額曰：三山養秀。又賜御纂書籍，至今絃歌不絕，皆先生倡導力也。甲午三月，紫陽書院成，三吳文學之士，皆傾心誠服於先生，而四方之聞風來學者亦日衆。吳中向無書院，生徒無所容，乃擇

府學中隙地建紫陽書院，其規模制度及講貫課試之法，大略與閩同。一時士風丕變，咸歛華就實，彬彬乎質有其文焉。至夏鎮書院諸生候於河次，叙契闊，皆揮淚而別。所至輒建書院，招來士子之有學者，相與講明聖賢之道。又飭州縣各立義塾，朔望講解聖諭十六條，使編氓皆知理義，故士民畏之如嚴師，愛之如父母。於閩則肖先生像而祠於鰲峯書院之旁。於吳則建春風亭為先生祠，與總督于公巡撫湯公兩祠並峙。

且不特興敎已也，更復親詣書院，躬為講解。

學案小識儀封張先生，先生諱伯行，字孝先，號敬菴。撫閩時，訪求讀書敦行之士，延入書院，厚其旣廩，月三四至，躬為講論。爾時閩學大興，窮鄉僻壤，翻然勃然，至今風聲猶昨。

施愚山遷湖西道參議，暇日講學景賢鷺洲兩書院，偶會期，有具諜請質者，先生曰，此講習地，聽訟有官署。令就坐講長幼有序，極陳兄弟之恩，忽末坐二客相持大慟，各出袖中牒燔之。居亡何，以裁缺歸，士民醵金建龍岡書院，留先生講學三日乃去，父老遮道不可輿步而登舟。其感人之深為何如也。

先正事略施愚山先生事略，愚山先生諱閏章，字尚白，安徽宣城人。遷湖西道參議，暇日修景賢鷺洲兩書院，祀王文成鄒忠介羅文恭，日與諸生講學其中。時屏騶往從來金牛石蓮諸洞，訪前賢遺跡，遊晏賦詩，耆舊逸民皆出就之。偶會期，有具牒請質者，先生曰：此講習地，聽訟有官署。令就坐，講長幼有序，極陳兄弟之恩。且曰：某少孤，終

鮮兄弟，見友恭者固欣然喜，卽見鬩牆者，亦心動，以謂彼尙有同氣，或猶可轉乖爲和也。言下涕泣。忽末坐二客，相持大慟，各出袖中諜燔之，蓋兄弟訟產十年不決者，曰吾小人，今遇聖賢，而不洗心者非人也。遂讓所爭產爲祀田。居亡何，以裁缺歸，士民醵金建龍岡書院，留先生講學三日乃去，父老遮道不可與步而登舟，忽香哭送者數千人。所乘官舟經不能渡湖，民爭買石膏塡之，旣渡乏食，買舟而歸。

施氏家風續編：吉州白鷺書院，明羅郭鄒諸先生講學處。公餘大會，以存誠立敎，學者宗之。偶會期，有數人具辭請質，先生曰：此講習地，聽訟自有官署也。俱就坐，講長幼有序。云：人家兄弟，往往不如朋友，以近而不相得也。其不相得者，皆以財起見，昔人言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以田屋妻妾皆我所得主，更置無難，至兄弟則父母之分形，我身之兩翼，又非己力所可致，故順父母在和兄弟，世人奈何厚薄倒置，視同氣如仇，而意氣交遊，動稱膠漆，生死又何重也。某少孤，終鮮兄弟，見友恭者固欣然喜，卽見鬩牆者，亦心動，以爲彼尙有同氣，或猶可轉乖爲和也。言下涕泣同堂皆悚然。忽末座二客相抱大慟，各出袖中辭焚之。蓋兄弟訟產十年不決者；曰吾小人，今日遇聖賢而不洗心者，非人也，遂讓所爭產爲祀田。

而李禮山，王世勳，楊以增，張鎭南諸公，於猺苗雜處之地，捌建書院，暇親與講說，尤爲難能。

學案小識：襄城李先生，先生諱來章，初名灼然，以字行，號禮山。與登封耿逸庵中牟冉蟫庵同講學於嵩陽書院，發

明朱子之旨。時孫夏峯徵君與耿誠齋諸人講學於輝之百泉書院，兩河相望，一時稱盛焉。已朱太守璘聘主南陽書院，作達天錄及南陽書院學規，士習爲之曰上。旋以母老辭歸，增修紫陽書院，讀書其中，學者多自遠而至。筮仕得廣東之連山，瘴烟蠻雨，獞猺雜居。先是排猺負險跳梁，提督殷化行討之，反爲所乘，事聞遣將分道會剿，始就撫。距公涖任甫隔歲耳，聞者皆爲先生慮。先生曰：猺雖異類，亦有人性，吾當推誠待之。乃仿王文成公遺意，日延耆老，詢疾苦，招流亡，勸之開墾，薄其征賦，復深入猺穴，爲之置約延師，務以至誠相感動，創建連山書院，著學規，日進邑人訓敎之，而猺民之秀者，亦知向學，誦讀之聲徹巖谷。制府中丞交獎曰：忠信篤敬，蠻貊可行，信有徵矣。己丑，行取上官考語，謂有文翁化蜀之風。

碑傳集丁子復永安知縣王先生世勳墓表。先生名世勳，字凌霄，又字騰樞。調選得惠州永安令，地近南徼，苗猺雜處，刁悍號難治。先生曰：民玩於法，由上失敎也。邑有鐵潭書院，廢已久，葺治延師課諸生，暇親與講說，以行誼先，士風大變。

續碑傳集龍啓瑞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南河道總督楊公神道碑。公諱以增，字益之，一字至堂，世爲聊城楊氏。補荔波縣。荔波苗號難治，公日坐書院，與諸生指授文字，而苗民俛首帖耳，爭就役恐後，同官驚服以爲神。

續碑傳集張鎭南傳。張鎭南字儷卿，孝義人。歷官至湖南寶慶府知府。府毗連粵西，猺民雜處，稱難治。鎭南謂變民風必先端士習，亟整飭書院，敦請名儒，捐廉俸，優其月餼，遇士以禮。劉制軍長佑時肄業書院，亦爲所獎拔。

除講說外，更有躬自聽講者，如冉蟫庵潛心理學，殫精著述，耿逸庵特延主嵩陽書院，遇開講之期，弟子環侍，耿公亦側坐斂容以聽，講畢，設酒饌於疊石溪川上亭，酒行數，起游岩磵，薄暮而歸。

碑傳集尹會一冉蟫庵先生傳，先生諱覲祖，字永光，號蟫庵，中牟人。康熙癸卯舉鄉試第一。雅志好古，不汲汲進取，而殫精著述，潛心理學。登封耿逸庵先生特延主嵩陽書院。先生昌明道學，著爲學大指十八則及天理主敬一圖，以示生徒。問業者雲集，一時稱盛。

又張伯行冉檢討覲祖傳，君姓冉，諱覲祖，字永光，號蟫庵。嵩陽書院，宋時四大書院之一，今其址僅存，論德耿公逸庵，今少宗伯景公冬易共鼎新之。延君主講席，禮辭至再，書幣益恭，遂赴之。縣令郊迎，主人授館。翼日入書院，與諸生講孟子一章，剖析天人分別理欲，衆皆悚聽。遂出天理主敬圖爲學大旨二冊，頒示學者，耿公梓而行之。四方聞風踵至，遇開講之期，弟子環侍，耿公亦側坐斂容以聽。講畢，設酒饌於疊石溪川上亭，酒數行，起游巖磵，薄暮而歸。

駱挺生遷常州知府，剏延陵書院，迎李先生於塾屋，講學其中，率諸僚屬及薦紳學士北向聽講，問爲治之要。

先正事略駱挺生太守事略，駱君鍾麟，字挺生，號蓮浦，浙江臨安人。遷常州知府，剏延陵書院，迎李先生於塾屋，講

學其中，率諸僚屬及薦紳學士北向聽講問為治之要。李先生曰：天下之治亂在人心，人心之邪正在學術，公能大明此學，人心正，風俗移，治道畢矣。君書其言，名曰匡時要務，終身誦之。已而靖江江陰無錫諸有司，爭迎李先生會講明倫堂，李先生為發明性善之旨，格物致知之說，遠近士烝然向風，吏治亦丕變。

碑傳集邵長蘅中憲大夫常州府知府駱公墓表：公諱鍾麟，字挺生，別號漣浦，姓駱氏，世為浙之臨安人。先是公令盩厔時，故師事李徵君顒，顒字中孚，即其縣人，學者所稱二曲先生也。守常之明年，迎致顒作興延陵書院，率薦紳諸生講學其中，躬北面執弟子禮，論者多之，比之歐陽太守云。歐陽名東鳳，明萬歷間守常州，闢龍城書院故址，祀郡先賢，延師儒，親為諸生執經講問，一時稱盛。事更七十年而後，公繼之，蓋吏不尙教化久矣。

其禮賢下士，尊師重道，以身為之倡，誠不可及也。

明以前，書院以私立為原則，至清而官立，然亦間有私人創立或贊助者，如彭玉麟先生獨建船山書院，銀萬二千，樊琨先生出錢五十萬，助景恭書院經費，皆其例也。

清續通考：光緒十一年，欽差大臣兵部尚書彭玉麟奏：臣本籍衡陽，士紳奉前學臣朱逌然面諭，創建船山書院於南城外，擇師主講，已閱一年。因院地逼近城市，湫溢囂塵，殊不足以安弦誦，復由臣捐貲改建於湘水中之東洲。

續碑傳集王闓運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詳勇巴圖魯世襲一等輕車都尉欽差巡視長江水師贈太子太保衡陽彭公年七十有五行狀：公彭氏，衡陽查江人，諱玉麟，字雪琴，梁園君之長子也。公所得公費，悉出以

佐義舉，獨建船山書院銀萬二千。

續碑傳集俞樾河南府知府樊公傳樊公諱瑆，字玉農，湖北咸甯人。授河南中牟縣知縣。公治中牟凡五載，及調知安陽縣，牟人思之，爲歌詩以獻者，無慮數百篇。又以公嘗出錢五十萬，助景陽書院經費，刻石院中，頌公之德焉。

凡建立書院，必有講堂廳室及齋舍若干間。

碑傳集雷亨循良裔侯履信傳公諱履信，字實夫，號敦峯，偃師人。調富平。已念士子於庠序外，無訓課地也，捐私囊，飭工鳩材，創書院於縣東之南湖。聘名師講習其中，而日有課，月有會，公時一至，與諸生談道論文。嘗記南湖書院，著論言：濂溪云，師道立則善人多，昔橫渠張子擁皐比講學關中，一時從遊之士，則有武功蘇季明，藍田呂與叔昆弟，人文斌斌蔚起，與濂洛閩齊名。至明時，馮少墟設立關中書院，韓苑洛呂涇野亦先後繼武，咸以振興文教倡明道學爲己任，故一時從遊之士，因材造就，各有所立。是天下不患無才，特患教之無其人，課之無其地也。某承乏頻陽，仰承聖天子作人雅化，與各憲造士盛心，建講堂廳室及齋舍若干間，以爲士子朝夕肄業之地，庶三年小成，九年大成，於焉藏修，於焉遊息，不離德成而業精也。簿書鞅掌，雖媿文翁化蜀不能爲之師，然關中素號多賢，必有聞橫渠之風，如少墟諸公者，講學其中，以振興文教，倡明道術爲己任，則一時諸士亦必有聞蘇呂之風，而興起，砥廉隅，近文章，進德修業，日就月將，緝熙於光明，將所謂爲天地立志，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亦於是乎在。蓋痌瘝於古與賢育才德造之教矣。

碑傳集沈德潛嘉定府知府竇公容恂墓表公諱容恂，字介子，蓀林其號。出知山西汾州府，興復卜山書院。調任江

南徽州府。紫陽書院歲久頹廢，公增築齋舍。集六邑諸生講學，仿白鹿洞遺規爲條約。曰居朱子之地，不可不容朱子之學。時詣講堂，闡明格致誠正精義，士風丕變。

服習於齋，講授於室。

續碑傳集譚廷獻唐先生敎思碑稱：聞之，師也者傳道授業解惑者也，蒙之言曰，天下無私師，古者師有家法，弟子名一師則終身焉，爾自天子而下皆有師，養老乞言朝之師也，父師少師致仕之卿大夫爲敎於鄉焉，仕學遷變，師道日廢，然而國家申令郡縣有學，學必有師。通都下邑，由宋以來，則有書院，書院則院長爲之師。二者接踵，或稱或不傳，道尙已，蓋愼言之，授業解惑，迄吾世而有唐先生。安慶建行省，懷寧爲附郭縣，光緒二年，縣令彭廣鏞始建鳳鳴書院。閱六年，獻涖官，諸生言曰：吾師唐先生固懷寧學師也，到官五年，主鳳鳴書院三年矣。獻告之曰：唐先生，吾友也，嘗同校安徽通志，純白宏毅，亦我師也。唐先生之敎何如。曰：先生敦內行，孝友無間，敎以樸。先生博極羣書，爾雅深厚，敎以文。言必忠信，行必篤敬，敎以君子。誦詩讀書，知其人，論其世，敎以尙友。獻曰：若是其厚矣至矣，非書院所得私。諸生曰：懷寧學弟子員數百人，七鄉散處，或者游於四方，于于焉詣於庠校，束脩承誨，歲一再至。書院者，拔數百人之秀良，服習於齋，講授於堂，請業焉，請益焉，庶幾名一師弟子，如古經生家法，匪私也，若或私之。獻官懷寧，不再朞，屏僕御，設茗粥，與唐先生談藝訪治，不能數數見也，吏事敦我，五六接席而已，見則愁然鄰然者且數日。十年夏四月，獻已奉合肥檄，未受代，而先生病，病一日卒，寢門之哀，獻與諸生霣涕相向也。

其堂曰講堂，則自漢文翁始。

清續通考吳省欽重建錦江書院講堂記，古術序黨庠家塾之制，左右相向，俱在堂以外。後世太學之堂曰彝倫，曰明倫，郡縣則皆立明倫堂，堂卽學也。書院與郡縣學不同，始於唐，盛於宋，其堂曰講堂，等則自漢文翁始。華陽國志，翁立文學精舍講堂，作石室。盧照鄰有文翁講堂詩是已。然亦稱學堂，漢書翁倚起學堂，顏師古以爲學之館舍，今曰學堂，復作禮殿，畫古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以禮殿祀周公孔子，圖七十二子像，以精舍居文學祭酒典學從事司儀主事，二堂居左右生，復爲堂授受其業。自弟子言之曰學，自師言之曰講。

蓋書院原爲讀書人講道論德之所，其有寓往來仕宦如傳舍者，非書院分內事也。

碑傳集杭世駿張尚書傳公名伯行，字孝先，號恕齋，後以爲學之要，在於一敬，更號敬庵。八歲經歙泉書院，問何居，告之以講道論德之所，輒欣然曰吾他日必讀書於此。

碑傳集高澍然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陳先生壽祺行狀，先生姓陳氏，諱壽祺，字恭甫，一字葦仁，福州府閩縣人。先生旣不仕，資教授自給。曰我先人懷素業委祉後人者在此。凡掌教泉州清源書院十年，鼇峯書院十一年。泉州爲先生故里，又奉政公過化地也，與諸生款洽，不啻家人父子。先是清源書院寓往來仕宦如傳舍，先生致書督撫示禁，并乞下各郡縣諭，不得爽書院爲路室候館，從之，各郡縣書院不爲路室候館，由先生請也。

清書院之見於學案小識，先正事略，碑傳集，續碑傳集諸書者，爲數約三百。不能列舉其

名。宋初之四大書院，至清末尚有存者，然而已歷盡滄桑矣。書院之著者，有書院志，其中建置之沿革，稅租之厚薄，資用之增減，觀於志而如指諸掌也。

重修寶晉書院志序其中建置之沿革，稅租之厚薄，資用之增減，觀於志而如指諸掌也。

清之書院方式，大別爲三：一爲講求理學之書院，一爲考試時文之書院，一爲博習經史詞章之書院。清初各地方之書院，如二曲之於關中，習齋之於漳南，張蔡之於鼇峯，沈史之於姚江，皆明代講學之書院之法也。

二曲集歷年紀略康熙十二年，總督鄂善修復關中書院，肅幣聘先生講學。先生登座，公與撫軍藩臬以下，抱關擊柝以上，及德紳名賢進士舉貢文學子衿之衆，環階席而侍聽者幾千人。先生立有學規會約，約束禮儀，整肅身心，三月之內，一再舉行，鼓蕩摩厲，士習丕變。

顏氏學記肥南有漳南書院，邑人郝文燦請先生往設敎，三聘始往，爲立規制甚宏。從遊者數十人，遠近翕然。

方苞蔡公世遠墓志銘儀封張清恪公撫閩，延公父璧主鼇峯書院，而招公入使院，共訂先儒遺書。公丁父艱，歸，大府復以鼇峯屬公。公尚氣節，敦行孝弟，好語經濟，而一本於誠信，由是閩士慨然盛興於正學，而知記誦辭章之

爲末也。

姚江書院志姚江講學之盛，前稱徐錢，後稱沈史。沈求如先生國模字叔則，餘姚人，崇正末，與念台劉子會講證人社，劉子死節，哭之慟，自謂後死，作人明道之意益篤，使門人重繕義學，月旦臨講曰陵谷變遷，惟學庶留人心不死。史拙修先生孝咸衣冠言動，一準儒者，醇潔之士多歸之。沈先生卒，拙修先生主書院，和平光霽，以名教爲宗主。家貧，日食一粥，泊如也。

而習齋尤具理想。

顏氏學記議書院規模：建正廳三間，日習講堂。東第一齋，西向，榜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齋，東向，榜曰武備，課黃帝及太公孫吳諸子兵法攻守營陣水陸諸戰法幷射御技藝等科。東第二齋，西向，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詩文等科。西二齋，東向，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門內直東曰理學齋，課主靜持敬程朱陸王之學。直西曰帖括齋，課八比舉業，皆北向，以應時制，且漸引之也。北空二齋，左處儐介，右宿來學。門外左房六間，榻行賓。右廈六間容車騎。東爲更衣亭，西爲步馬射圃。堂東北隅爲倉庫廚竈。西北隅積柴炭。

雍正中直省皆建書院，以屏去浮囂杜絕流弊爲宗旨，故主之者不復講學，第以考試帖括頒布膏火而已。

清通考雍正十一年上諭見前

續碑傳集方宗誠管異之先生傳，君名同，字異之，姓管氏，江寧上元縣人。嘗著擬言風俗書，其略曰：……明之時士多講學，今則聚徒結社者，渺焉無聞。明之時士持清議，今則一使事科舉，而場屋策士之文及時政者皆不錄。大抵明之爲俗，官橫而士驕，國家知其弊而一切矯之，是以百數十年，天下紛紛亦多事矣，顧其難皆起於田野之姦，閭巷之俠，而朝廷學校之間，安且靜也。

袁枚書院議謂上之人挾區區稟假，以震動黜陟之，謂能教士，實中當時之弊。

袁枚書院議：民之秀者，已升之學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書院。升之學者，歲有餼，升之書院者，月有餼，此育才者甚盛事也，然士貧者多，富者少，於是求名賒而謀食殷。上之人探其然也，則又挾區區之稟假，以震動黜陟之，而自謂能教士，嘻過矣。

續碑傳集陳澧象州鄭君傳，象州鄭君字獻甫，其名避文宗舊諱，以字行，別字小谷。其學宮議曰，今之學宮乃古之所謂孔子廟，今之書院乃古之所謂學宮也。今之國子監猶存古法，而今之國子生徧天下，皆由納粟而入，發名成業，固有終身未至者。其餘鄉學，但有孔子廟耳。非學宮也。其教職當作奉祠官耳，非學師也。學師之名，其殆主書院者戶之乎。昔潮州學，爲之師者趙德也，慈谿學，爲之師者杜醇也，豈嘗命於吏部哉？今以古之祠官爲學師，如以古之學師爲山長。名不正則實愈乖。但掌名籍，營糗脯，而不知教學爲何事。其山長雖有師，有德行，有堂有庭，亦各緣膏火而來。天下事之觚不觚者，可勝嘆哉！

然如鄂爾泰敎滇士以讀書，亦未始無勸學之用。

鄂爾泰徵滇士入書院敎書院者儲才之區也使者初來滇，滇舊有書院，使者分爲三舍，課其優絀，以高下其廩餼。使者先已置二十一史諸書於院中，學者尙未及讀，至是復取架上十三經及周秦以來之書若干部，各用圖書印記註之簡册，貯之書院，掌之學官，傳之永久。使者之心，其視滇弟子，猶吾子弟也。有能讀吾書者，吾卽以賢子弟待之，衣食必周，寒暑必恤，家室之薪水，書齋之膏火必繼。如借書院爲納交聲氣之地，觴酒酬酢，慶賀往還，遊蕩門外，招搖市中，是尤不肖之甚，貽羞書院，恥笑士林，此使者之所深惡，毋過吾門也。

其後如阮元之創詁經精舍及學海堂，黃體芳之建南菁書院。

續碑傳集劉毓崧阮文達公傳，阮元字伯元，一字芸臺。所至必以興學敎士爲急。在浙江則立詁經精舍，在廣東則立學海堂。選諸生知務實學者肄業其中。士習蒸蒸日上，至今官兩省者，皆奉爲矩矱。

又李元度阮文達公事略，嘉慶六年立詁經精舍，祀許叔重鄭康成兩先生，延王述庵孫淵如主講席，選高材生讀書其中，課以經史疑義及小學天文地理算法，許各搜討書傳條對，不用扃試糊名法。刻其文尤雅者，曰詁經精舍集。不十年上舍士致身通顯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殫數。東南人材，稱極盛焉。八年，立海甯安瀾書院。二十五年，立學海堂，以經古學課士，如在浙江時。道光元年，建三水行臺書院，刻江蘇詩徵百八十三卷，作者五千四百三十餘人，彙刻皇清經解，爲書百八十餘種，爲卷千四百。

又繆荃孫中書銜處州府學教授黃先生墓志銘，先生諱以周，字元同，號儆季，浙江定海廳人。黃漱蘭侍郎視學江蘇，建南菁講舍延先生主講。先生教以博文約禮實事求是道高而不立門戶。常語門弟子曰，前代之黨禍可鑒也。宗湘文觀察建辨志精舍於寧波，請先生定其名義規制，而專課經學。著錄弟子千餘人。

以及俞樾劉熙載朱一新等之掌教各書院。

續碑傳集繆荃孫清誥授奉直大夫誥封資政大夫重宴鹿鳴翰林院編修俞先生行狀，先生諱樾，字蔭甫，號曲園。先生歷主講蘇州紫陽上海求志德清清溪歸安龍湖等書院，而主杭州詁經精舍至三十一年，為歷來所未有。其課諸生一稟阮文達公成法王侍郎昶孫觀察星衍兩先生之緒至先生復起而振之。兩浙知名之士承聞訓迪，蔚為通材者，不可勝數。門人為築俞樓於孤山之麓，以與薛廬相配。游湖上者皆能指其所在，相與樂道其地不絕。先生訓詁主漢學，義理主宋學。教弟子以通經致用，蔚然為東南大師。晚歲憂傷時局，常語人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以中學為體者道也，以西學為用者器也。病中猶以毋域見聞，毋忘國本，垂為家訓。

又蕭穆劉融齋中允別傳，主講上海龍門書院，品學純粹，以身為教，成就甚多。公諱熙載，字伯簡，一字融齋，江蘇興化劉氏。當道請主講上海龍門書院，凡十四年以終。其主講龍門書院，與諸生講習，終日不倦，每五日必一一問其所讀何書，所學何事。黜華崇實，祛惑存真。嘗午夜周覽諸生寢室，其嚴密如是。自六經子史天文算法字學韻學，下至詞曲以及仙釋家言，靡不通曉，尤以躬行為重。嘗曰所貴於學者，求盡人道而已。所著書有四音定切四卷，說文雙聲二卷，說文疊韻二卷，持志塾言二卷，藝概六卷，昨非集四卷，皆公晚年在書院，自為校栞行世，

又金武祥陝西道監察御史朱君傳，君姓朱氏，諱一新，字蓉生，號鼎甫，浙江義烏人也。年十九補縣學生，學使徐壽蘅侍郎亟賞之。其課詁經精舍，特置超等六人，皆異內外諸生，君其一也。既歸，曲盡孝養，布衣蔬食，無異寒士。粵督張香濤尚書馳書延爲肇慶府端溪書院山長，復延入廣州爲廣雅書院山長。廣雅規模宏大，張公所新建者，儲書甚富，山長專課諸生以經訓性理及史事詞章有用之學，兩廣東西高材生咸請業焉。其論經學，深抑近時講西漢公羊之流弊，謂其蔑古荒經。其論學術與治術之分久矣，學與行亦未嘗不分，迨及近世，則漢與宋分，文與學分，道與藝分，豈知聖門設教，但有本末先後之殊，初無文行與學術治術之別。少嗜濂洛關閩之書，中年以後，涵養益粹。嘗謂進德莫先於居敬，修業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兼學問思辨。學問者格致之事，思辨者由致知以幾於誠正之博而返約，則居敬尤要。故院中生徒，有聰穎尚新奇者，必導而返諸正大篤實，久之皆信嚮。

皆以博習經史詞章爲主，與專試時文之書院固不同，亦與講求理學之書院異趣焉。

清初書院講學，猶存明代會講之風。

碑傳集章學誠成性傳，成性字我存，初名宗儒。方督關南贛，贛州知府孔覺所經歷毛倬人及宿儒彭受之相與卽濂溪書院爲講學之會。性撰會約數章，其旨主躬行實踐，謂講學者當平心易氣，虛己下人，卽有不合，亦宜熟復之，不可自以爲是。或言學貴躬行，不貴乎講，性曰，講學所以爲躬行也，不問程而行道，鮮不謬矣。

又薛宁廷勅授文林郞浙江德淸縣知縣張君洲墓誌銘，歲庚午，余入閩中書院肄業，主講者孫酉峯師，而君以鄉

里負笈從論文會講，晨夕觀摩，靡自夏首迄秋之半也。

東林紫陽還古姚江之講會爲最盛。

先正事略高彙旃先生事略，高先生世泰字彙旃，無錫人，忠憲公攀龍從子也。少侍忠憲講席，篤守家學，晚年以東林先緒爲己任，葺道南祠麗澤堂於梁溪，與高紫超等講學其中。祁州刁先生包，往返論學，尤莫逆，學者有南梁北祁之稱。

孝感熊文端出先生門下，儀封張清恪平湖陸清獻亦常與東林講會。歙人汪學聖者，所學近禪，既至東林，乃大悟前失。其同鄉吳愼施璜汪燧汪知默陳二曲胡淵江佑朱宏讜，方講朱子之學於紫陽書院，因學聖以問業東林，志相得，乃作紫陽通志錄。

又張夏字秋紹，無錫人。已而入東林書院。其爲學先經後史，博覽强記，而歸本自治。高先生旣歿，推秋紹主講席。湯文正公撫江蘇，與秋紹論學，韙之。

又嚴先生瑴者字佩之，號生軒，亦無錫人。旣與同志講道東林，高君彙旃推爲主席，重修道南祠，輯忠憲年譜，高子節要，東林書院志諸書。學使慕其名，貽以額曰：力扶正學。終不一報謁也。

先正事略汪星溪先生事略，汪先生佑字啓我，號星溪，安徽休甯人。遂隱居事親，學日進。友人楊景陶邀赴還古書院會講，先生見所講多雜陸王之說，乃與同人發明程朱正學。會汪君覺斯倡復天泉書院講會，先生見汪君所學甚正，遂授以陳淸瀾學蔀通辨，互相考究。嘗曰：紫陽書院正吾黨講學明道之壇坫也，乃與汪正叔江衛道汪

月巖胡匏更，吳敬庵汪石樵，吳愼先，汪括獻，朱濟臣，陳書始，謝秉善諸君，振興紫陽大會，訂六邑同人，歲以朱子生日，行釋菜禮，講學三日，一遵白鹿洞遺規，嚴斥岐趨，循正軌。此外若休城四孟會，白嶽聖誕會，各邑類月講會，皆不憚遠涉，應期必赴。

又沈求如先生事略，沈先生國棋字求如，餘姚諸生。少以明道爲己任，嘗從蕺山劉子，會講證人社，歸闢姚江書院，與史子虛管霞標輩申明良知之說。其所學或以爲近禪，而言行敦潔皦然，不敢其志，故推醇儒。明亡，聞劉子絕粒死，哭之慟，已而講學益勤。

又史子虛名孝咸，餘姚人。繼求如先生主姚江書院。嘗曰：空談易，對境難，於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三語，精察而力行，其庶幾乎。家貧日食一粥，泊如也。醇潔之士多歸之。自沈史歿後，書院輟講垂十年，而縣人韓仁父繼之。仁父名當，求如弟子也。其學兼綜諸儒，以名教經世，兢兢儕佛之辨。臨講必默對良久，始發語，聞者輒內媿汗下，退而相語曰：比從韓先生來，不覺自失。

千里赴講，及期果至。升堂開講，威儀秩然。

碑傳集彭紹升吳先生愼傳吳徵仲名愼，江南歙縣諸生也。初游梁谿，於時主東林書院者爲高先生彙旃，先生名世泰，忠憲公從子，恪守家法，化導不倦。徵仲與其州人汪文儀施虹玉，無錫張秋紹等同受業高先生，春秋釋奠，升堂即席，以次開講，威儀儼然，見者莫不斂容傾聽也。已而歸歙，會講紫陽還古兩書院，興起者甚衆。

又施虹玉名璜，休甯人。初爲舉業，詣府應試，入紫陽書院，聞鄉先生講學，瞿然曰：學者當如是矣，遂棄舉業，發憤自

力於躬行。已兩書院會講，皆推虹玉。虹玉先一日肅齋戒，至期攝衣登座，務設誠以感人，教學者九容養外，九思養內，以造於誠，學者翕然宗之。已而遊梁谿，事高先生，將歸，與高先生期某年月日，當赴講。及期，高先生設榻以待。或曰，千里之期，能必信乎。高先生曰，施生篤行君子也，如不信者，吾不復交天下士矣。言未旣，虹玉率其子儋囊至矣。

邵念魯講學於姚江書院時，先一日戒衆，厥明，諸子及地方吏畢至，釋菜於先賢，如禮出，即講堂南向坐，童子歌詩，闋，為講易艮卦，聞者肅然，父老皆喜曰：數十年僅見此也。

碑傳集邵晉涵族祖邵先生廷采行狀，先生諱廷采，字允斯，更字念魯，餘姚人。九歲，祖魯公先生，從他邑教授歸，召先生省所治書，因教以先儒語，先生欣然曰，其人何在乎，何不令兒早事之。祖聞而大悅，為具衣冠，具書幣，而攜之入姚江書院。先是明儒王文成講致良知之學，弟子著錄數百人，惟學之傳於同里者，以醇謹稱，最著者為徐愛曰仁，錢德洪緒山，聞人詮邦正，胡瀚今山，德洪傳沈國模求如，管宗聖霞標，史孝復子虛，國模傳韓孔當遺韓，俞長民吾之，及魯公先生。崇禎初，設講舍於半霖，月再會，所謂姚江書院也。遭亂廢，孔當諸生復之，時宗聖孝復前死，國模年八十餘矣，避居四明山，猶惓惓於書院，歲必一二至，為諸生講習。先生初至院中，年最少，立階下聽國模講，國模撫其面曰，孺子誌之，在知之，在安民。居有間，先生問曰，孩提之不學不慮，即堯舜之不思不勉，求之有道乎。國模曰：子知良知矣，持以敬，行以恕，道遠乎哉。因受業韓孔當，數年，學益進，孔當門人稱徐景范文亦為

最，及是，景范自嘆爲弗如。先生始讀傳習錄，未有得，旣讀人譜，愯然曰：吾乃知明心見性，未有不始於躬行實踐也，由是持守益謹。時書院諸先生相繼歿，從遊者皆散去，景范以鄉試第一計偕卒於京師，先生踽踽獨行，抱遺書守師傳而不變。會黃岡韋鍾藻爲餘姚知縣，辛巳，改建姚江書院於縣南城，求能紹文成之學者，乃具書幣請先生主講席。諏日聽講先一日，知縣戒儒學官，儒學官戒諸弟子，厥明，諸弟子先至，知縣率教諭訓導至，及門，諸弟子迎於門外，諸弟子揖，知縣揖，教諭訓導從揖，及階，先生起，涖階，知縣栗階升揖，先生揖，教諭訓導進揖，諸弟子旅揖，遂入舍菜於先賢，如禮，出，及講堂，知縣揖，教諭訓導從揖，先生揖，坐，先生南向坐，知縣西向坐，教諭訓導東向坐，諸弟子以次進，俟於階，凝立，命童子歌詩，先生講易艮卦，知縣顧諸弟子曰，先生哉，先生哉。旣罷，邑之父老喜曰，數十年僅見此也。維書院基始半霖？遷於南城，守良知之學，見諸躬行，後之人罔聞知，乃逸乃諺以侮老成，先民是程，緒言猶存，用啓我後生，作姚江書院傳。先生旣卒，門弟子考姚江書院建置始末，作姚江書院志略四卷。

書院與書院之間，亦互通聲氣，如徽州汪知默陳二典胡淵江祐吳愼朱宏施璜輩，講朱子之學於紫陽書院，因汪學聖以問學東林，志相得，乃作紫陽通志錄是也。

先正事略無錫高先生，先生諱世泰字彙旃，忠憲公從子也。少侍忠憲公講席，體認有得，尊聞行知，篤守家學。晚年以東林先緒爲己任，葺道南祠麗澤堂於梁溪，一時同志恪遵遺規，祁州刁包等相與論學，學者有南梁北祁之

稱孝感熊文瑞出先生門下，曾與東林講會。歙人汪學聖者，援儒入禪，既至東林，乃悟前非。徽州汪知默陳二典，胡淵江祐吳愼朱宏施璜輩講朱子之學於紫陽書院，因汪學聖以問學東林，於是更定紫陽通志錄。

他若毛西河應湖西施參議愚山之招，設講鷺洲書院，楚人楊洪方耻庵來講姚江之學，使君雅不善姚江。

先正事略毛西河先生事略，先生名奇齡字大可，一字齊於，又名甡，字初晴，學者稱西河先生，蕭山人。已而應湖西施參議之招，設講鷺洲書院，楚人楊洪方耻庵來講姚江之學，使君雅不善姚江，謂不宜舍事物求心性，耻庵不之辨。會午食，使君曰：不遷怒貳難，吾昨責官庖以關供也，今又責之，直遷怒矣，宜何以治之。耻庵乃舉手肅四座曰，者此名，乃仍求之事物否。四座闃然，先生大悟，即下拜曰：受敎矣，歸而惺然坐，通夜不寐。

又張清恪撫吳時，諭東林講學，頗疑靜坐之說。

碑傳集華希閔張清恪公傳，公名伯行，字孝先，儀封人。建鼇峯書院學舍百二十楹，祀有宋五子，選閩士博聞有道術者肄業其中。數躬詣書院，勖諸生以正學，士子蒸蒸向風。旋移撫江蘇，首葺東林書院，躬詣講學，與諸生反覆討論朱陸異同，言厲而色和，學者有典型復見之嘆。

又彭紹升顧先生培傳顧畇滋名培，江南無錫人。張清恪撫吳時，諭東林講學，頗疑靜坐之說，畇滋往復千言，暢高子之旨，其言甚辨，清恪不能難也。

又顧棟高顧先生鼇傳，先生姓顧氏，諱鼇，字雋生，晚自號愜惺。先生與俟齋主靜坐，以高子爲歸，而張清恪公專主當湖，撫吳時，會講東林，議論不合。

先正事略朱伯廬先生事略：朱先生用純，字致一，江蘇崑山人。慕王裒攀柏之義，自號曰柏廬。張清恪撫吳時，詣東林講學，頗疑靜坐之說。先生往復千言，暢高子之旨，其言甚辨，清恪不能難也。

雖爲學不同，仍往復講學，辨難不辭也。

書院舍講學而尙考課，說者謂起於明而獨盛於清。課期定每月三六九，或朔望兩日，或朔望後一日外，更益以月之二十三日。

續碑傳集董稻祺知州銜封朝議大夫江西建昌知縣董府君行狀：府君諱沛，字孟如，號覺軒，學者稱覺軒先生。旋攝東鄉，興舉廢墜，略如治淸江時。又鍼高才生於書院，一月六課，親爲批削，士皆蒸蒸向學。

續碑傳集黃懷孝宜之三兄家傳：兄諱克昌，字宜之。任玉田縣事。城南建經川書院，鳩工庀材，二用七千餘金。朔望捐課。王邑向無文昌閣，兄就書院之東偏擇地建宮，一新廣崇之制。升補定州直隸州知州。州南郊向有中山書院，久經傾圮，兄爲鼎新之。捐俸聘山長，朔望集州暨屬縣生童，分期課試。

續碑傳集顧雲桑根先生行狀：先生姓薛氏，諱時雨，字慰農，一字澍生，晚號桑根老人。端敏公總督兩江，復聘主江寧尊經書院，兼惜陰書院。書院故事：月二日課於官，給膏火銀頗厚。山長課以月十六日，十人外無所給。餘之郡

紳，給如官之半，士多資焉。

同治上江兩縣志府城故設鳳池書院以養正。(註)原在忠義祠後名文會樓，乾隆四十二年改建，亦不過規制粗建。祠中舊有承訓樓蘇撫陳桂森以祀其祖儼亭者也。儼亭名玉璧，錢唐人，曾爲鳳池院長，敎士有法，中丞其子也，幼侍其考院中，撫蘇時，使介弟桐森覲曾來買其西張姓民房建此樓，且捐銀一千生息，以廣內外課各十二名，事在嘉慶二十五年。其後俞太守德淵改建於舊王府東北角之綉春園，有池館亭閣之勝，內祀康方伯基田俞太守德淵浦柳魚山長遭亂無存。同治七年，涂太守宗瀛購大夫第東新廓民舍爲之，分上中下三等以課文童，而去內外課之名，月之二日，一府兩縣分主之，既望則院長課之，二十三日亦課以試帖律賦。

由山長課題，或課於官，故分師課官課二種。

俞德淵箚淮南監掣廳……惟查各處書院，皆係每月官課與師課兼行。獨樂儀於每科鄉試後，由司甄別一次。其每月兩次考課，向例皆由山長校定，官不過問。

續碑傳集李兆洛泰州知州葉君行狀，君緯維庚，字貢三，號兩垞，葉氏。所至必振起學校，激賞寒儁。在新喩則整理緱山書院，爲延山長課之。在寶應則修葺畫川書院，新其堂曰振秀，旬月必親課試，隣邑之士聞風而至，願受業焉。在江陰則加意暨陽書院，院中有能文之士因詿誤被褫者，力爲復之。君之涖江陰，兆洛爲暨陽書院山長，君每以課士至書院，談文藝，推書史，甚相得也。

又劉文淇道銜懷慶府知府汪君墓表，君諱喜荀，字孟慈，江蘇甘泉人。補懷慶府知府。郡中舊有覃懷書院，歲久傾

圮，君捐廉五百金，重爲修葺，增建學舍。每值課期，必在院終日，品隲文藝，講貫經史，孳孳不倦。丙午科鄉試，闔郡中式者十人，周嗣敬領解，文風稱盛。

凡合於應試資格之人，均可應試。生員與童生分試。

碑傳集杭世駿侍讀鄭公江行狀，公姓鄭氏，名江，字璣尺，晚號筠谷。丁母憂歸里，巡撫李敏達公聘主敷文書院講席。課士有法，始分生童校試日期，終日危坐堂上，嚴絕代倩傳遞之弊，頗有以賄求錄者，痛斥之。最激賞者周玉章、吳嗣富、陸秩、胡際泰，卽連掇科第以去。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同治四年乙丑冬十月十九日庚戌，唐雲旃教授送蕺山肄業生童文卷共一百七十二本來。生員文題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四句，童生文題輿梁成，詩題花候冬發得冬字。

試之時，添鐙牌篷廠，列長木爲坐具。

碑傳集董縉祺知州銜封朝議大夫江西建昌知縣董府君行狀，府君諱沛，字孟如，號覺軒，學者稱覺軒先生。所至以修整學校爲事，尤留心文獻，表章前哲。在清江復臨川學堂，在東鄉建帥文毅祠，修陸文達墓，在建昌復李文定祠，使西江人士知所興起。遇士甚優，暇卽詣書院講明孔教，勸誡諄切。承辦院試，添鐙牌篷廠，列長木爲坐具，躬立階上督率之，自始至終，士無一譁者。觀察吳公聘主崇實書院，太守胡公錢公先後聘主辨志書院，課史學，究心甄別，所識拔皆一時名宿，士論翕然歸之。

諸生列坐咿唔。

續碑傳集孫原湘王三傳，王三其先故旗籍，隸京口營，以裁旗分隸常熟，役游文書院。院月兩課，諸生列坐咿唔，三竊睨其旁。久之頗識字，竊購唐詩讀之，遂通四聲，操筆作韻語，有思致。生平詩外無好，每院課試帖，亦必擬爲之。今夏李生卿華下榻書院，三喜甚，願供薪水，暇輒以詩求爲點定。臨別泣下曰：承教三月，今別矣，區區覆瓿物，願以相托。李怪其不祥，未幾竟卒。李哀其志，掇其詩之雅潔者，登諸梓，且請爲之傳。三名茂森，自號雲浦，人但知其爲王三云。

主試者躬立階上，督率之，或則終日危坐堂上，嚴絕代倩傳遞之弊。

碑傳集董緒祺知州銜封朝儀大夫江西建昌知縣董府君行狀見前。

李兆洛主暨陽，月課猶鎖院面試，限刻繳卷。

續碑傳集蔣彤養一子述養一子李氏，諱兆洛，字申耆，晚號養一老人，門弟子羣稱養一子。當道鉅公爭延致之以爲重，而子意既倦遊，自得江陰主講暨陽之聘，而子自是亦不出矣。暨陽盧學士舊講席也，自乾隆丙子至是道光癸未，閱四十年，薪木毀傷，弟子零落殆盡，子於是重茸葺學齋，與諸生講誦其中。先是江陰相習爲舉業之下者，子痛繩以先正理法，重刊明人舉業荃蹄，頒給之爲楷法。教讀通鑑通考以充其學，選定史記漢書春秋繁露管子荀子呂氏春秋商子韓非子賈子新書逸周書淮南子目錄，以博其義。擇其才者教作詩賦經解策論。月一

爲之，謂之小課。月課必鎖院面試，限刻繳卷，士氣爲之一振。十餘年間，季仙九芝昌殿試以第三人及第，夏伯初子齡舉禮部第一人，鄭守廷經舉本省鄉試第一人，曹毓英以選拔得七品官，皆江陰未得之事。其他舉於鄉者，科不下四五人，博士弟子及童子試以經解詩賦得超拔者爲八邑最。科名盛衰，固風會適然，或亦由子倡導作興之效歟。

阮元闢詁經精舍，始不用局試糊名之法。

先正事略阮文達公事略，相國名元，姓阮氏，字伯元，號雲臺。授浙江巡撫。嘉慶六年，立詁經精舍，祀許叔重鄭康成兩先生，延王述庵孫淵如主講席。選高材生讀書其中，課以經史疑義及小學天文地理算法，許各摻討書傳條對，不用局試糊名法，刻其文尤雅者曰詁經精舍集。不十年，上舍士致身通顯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殫數。東南人材，稱盛極焉。

薛時雨補杭州府知府，用明蔣侍御故事，月課士湖上，命舟十數，茶鼎酒鐺悉具，日出發題，訖各鼓棹去，揮酒六橋三竺間，自亦棹一舟主之，日入，鳴鉦集諸舟，納所課。是則別開生面者也。

續碑傳集顧雲桑根先生行狀，先生姓薛氏，諱時雨，字慰農，一字澍生，晚號桑根老人。補杭州府知府。先生以振興文教，賴東城講舍，庇其人士嚮之。詁經精舍敷文崇文紫陽三書院亦以次復。又用明蔣侍御故事，月課士湖上，

命舟十數，茶鼎酒鐺悉具，日出發題，訖各鼓棹去，揮灑六橋三竺間，自亦棹一舟，主之日入鳴鉦，集諸舟，納所課，浙東西知名士無弗與者。時以文物之盛，雖經寇亂，無異承平時，微先生不及此。已而端敏公聘主崇文書院，凡三年，先生愛才若性，當其在官，以宏獎爲己任，所號通人多注籍門下，至是益加拔擢，一時掇巍科，躋顯仕者，中朝內外遽數之不能終，而退抒所學，以其箸述自書於名山者亦所在多存。教士之暇，與名流觴詠湖上，一篇之出，爭相傳誦。

凡試必兼經義論策詩賦。

續碑傳集王錫振國子監司業廣西學政池公廟碑，公性獨沈毅，生徒有舞奸及涉他事或訟於庭者，必按之法不稍寬。其質秀愿有文者，或出邊遠，必導揚濡掬，重佽給之使就學會城。十二府州之士，穰穰至桂林書院，至盈塞不能容。乃別剏榕湖經舍數十楹於榕湖之北，居之。試兼經義論策詩賦，延永福呂先生璜掌之，其選尤嚴，錫振嘗得與焉。

又錢泰吉湯溪縣學敎諭沈君行狀，道光二十一年，湯溪縣敎諭嘉興沈君祓齋謁告將歸，湯溪人重君學行，爭挽留主講九峯書院。君去湯溪亦無以爲家，不得已應其請，乃增設規條，於制義外，課經解策論詩賦，且爲講經及小學書。君嘗主泰州書院亦若此，其勞無異爲校官時。君諱寶麟，字孔珍，祓齋其自號也。

試卷皆親爲點竄。

續碑傳集徐士芬貴州鎭遠府知府賈君墓志銘，君諱大夏，字受韶，晚嵋其號也。其治鎭遠也，以自設書院試卷皆親爲點竄，如塾師之訓弟子，又選其尤者加課，後率登賢書有入詞垣者。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同治四年乙丑冬十一月初八日己巳，批閱蕺山課卷。初九日庚午，晚詣山陰縣署，赴張君之招，同席爲周一齋余輝庭兩舍人莫意樓郡丞譚子韓工部何冶鏐職員。二更後歸批閱蕺山課卷。初十日坐船詣篁墩涇爲孟厚甫之祖父題主，夜雨宿舟中批閱蕺山課卷。十一日壬申夜批閱蕺山課卷。十二日癸酉，是日批閱蕺山課卷畢，生員取何丙鏐爲第一，童生沈鳳墀爲第一。

閱文必細心商榷。

續碑傳集李嘉端傳李嘉端字吉臣，號鐵梅，大興人。乙卯主講陝西關中書院，同治四年移講直隸蓮池書院，庚午移講天津問津三取兩書院，後移講保陽天津。每値課日，其一切法度若先年試士時。閱文必細心商榷，人有勸者，則曰講席之位，風氣所關，若草草了事，必致貽誤衆生。故近年天津得第者率多肄業之人，文風丕振。

一字不安，必精思而代易之。

碑傳集袁枚虞東先生顧鎭墓志銘，先生姓顧名鎭，字佩九，居蘇州昭文縣，縣有虞山，學者因號爲虞東先生。先是虞山陳見復先生以邃學淸望設敎紫陽，先生往執弟子禮惟敬，一切經解史義，往復辨難，穿穴詣微，得古人所未見。見復先生死，先生駕其說而恢張之，以經師名天下。先設敎金臺書院，再設敎游文書院白鹿書院，而終之

以鍾山書院。先生惇良介朴，善誨人。每閱文數百卷，旁乙橫抹，萬目鑑手，一字不安，必精思而代易之，至燭燼落數升，血喀喀然坌湧，而鴛眠細書，猶握管不止，余嘗勸其少休，諾而不輟。然學者領其意旨，往往速飛，以故遙企塵躅，躍膝腕足而至者，如望日光聽建鼓而趨，

再三反復，甲乙乃定。

續碑傳集蔣彤養一子述，養一子李氏，諱兆洛，字申耆，晚號養一老人，門弟子羣稱養一子。子愼於閱卷，必再三反覆，甲乙乃定。文章不墨守章句，務達其所見，不爲蹈襲，厭薄記誦之學。嘗謂及門曰，我此處不貳法門，參禪不念佛，不爲講學餘習。常曰，道學在躬行，不在口說。故二三有才氣者，頗能領悟其旨，學於其性之近，卓然有成。

其快者日可竟百數十篇。

續碑傳集顧雲桑根先生行狀，先生姓薛氏，諱時雨，字慰農，一字澍生，晚號桑根老人。端敏公總督兩江，復聘主江寧尊經書院，兼惜陰書院。書院故事月二日課於官，給膏火銀頗厚，山長課以月十六日，十人外，無所給，籌之羣紳，始給如官之半，士多資焉。校文惟其佳者，不持一律，日可竟百數十篇，臧否無或爽，此在先生爲贅不足數，然不慨見矣。敎人不甚立主名，往往就宗旨，離卽出之，使自領。

王崧陽烈女傳稱楊烈女瑛，父與段生較藝於育材書院，見其文乃受幣，則韻事也。

碑傳集王崧陽烈女傳，楊烈女名瑛，字文香，昆明諸生暹之女也。年二十，許字同邑段生。初烈女諸父爲其女子相

攸，多取富厚家子弟，女頗不謂然，父母知其意，來委禽者悉謝之。父與段生較藝於育材書院，見其文乃受幣。時段生應童子科，未發，果以冠軍補弟子員，老宿皆許多遠到之器。當是時，烈女之父母交慶，謂香夢有徵，當膺榮於玉潤也。段生多兄，其家法婚娶必以次相及，故烈女二十六歲未得賦宜家。辛酉鄉試，段生出闈患病，踰年轉劇，尋卒，烈女聞之，一痛而絕。

清中葉以後，書院崇尙博習經史詞章。阮雲台闢詁經精舍，延王述庵孫淵如等主講席，課以經史疑義及小學天文地理算法，許各搜討書傳條對。

碑傳集阮元山東糧道孫君星衍傳，孫君諱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君雅不欲以詩名，深究經史文字音訓之學，旁及諸子百家，皆心通其義。錢少詹事大昕主鍾山書院，與君講學，又極相重。嘉慶六年四月，元撫浙，建詁經精舍於西湖之濱，選督學時所知文行兼長之士，讀書其中，與君及王少司寇昶迭主講，命題課業，問以經史疑義旁及小學天部地理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傳條對，以觀其器識。諸生執經問字者盈門，未及十年而舍中士登巍科入館閣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

嗣後相習成風，學者往往不以題目甚小，卽淡漠視之。每於一小題或一字義，竟終日孜孜，究其所以，博攷羣籍，不稍憚煩，說者謂其有科學研究之精神。視清初之偏重於理學者，其貢獻爲多也。

王先謙南菁書院叢書叙，光緖戊子秋，予刊皇淸經解續編成。時試事既畢，還暨陽，候代檢舊藏及近得之書，裨益文藝者尙數十種，遂以餘力促召梓人，刊爲叢書。自來叢書之刻，多雜廁前代，或汎及詞章，玆編專錄國朝，非有裨考訂者不入書，分八集，皆可喜可觀，未及搜采者，又屬吾友院長繆筱珊編修賡續成之，板存南菁書院，因以名其書。四五集則院中高材生所撰述，多士觀覽興起，尙益覃精術業，偕登於作者之林，是予所深望也。

至於詞章，在乾隆時已多足稱者。如沈歸愚先生爲紫陽書院院長時，選王蘭泉王鳳喈吳企晉錢曉徵趙升之曹來殷黃芳亭文蓮等七人詩，稱爲吳中七子，流傳日本，大學頭默眞迦見而心折，附番船上書於沈歸愚先生，又每人各寄相憶詩一首，一時傳爲藝文盛事。

江藩漢學師承記，王蘭泉先生，先生諱昶，字德甫，號述庵，一字蘭泉，又字琴德，其先世居浙江之蘭谿，高祖懋忠始遷江南松江府靑浦縣西珠家角鎭，遂爲靑浦人。肄業紫陽書院時，從惠徵君定宇游，於是潛心經術，講求聲音訓故之學。是時沈尙書歸愚爲院長，選先生及王光祿鳳喈吳舍人企晉錢宮詹曉徵贈光祿寺少卿趙升之曹學士來殷上海黃芳亭泌陽令文蓮七人詩，稱爲吳中七子，流傳日本，大學頭默眞迦見而心折，附番舶上書於沈尙書，又每人各寄相憶詩一首，一時傳爲藝林盛事。

迨姚姬傳主講鍾山書院，更以古文倡天下焉。

續碑傳集方宗誠管異之先生傳，君名同，字異之，姓管氏，江寧上元縣人。嘉慶初相城姚郎中鼐主講鍾山書院，以古文倡天下。君從遊久，苦力孤詣，淹貫羣言，好為深湛之思。姚先生少許可，獨推重君。

長書院者，初沿稱山長，繼改稱院長。

清會典事例乾隆三十年諭，各省書院延師訓課，向有山長之稱，名義殊為未協。既曰書院，則主講席者自應稱為院長。

院長之有聲望者，當道鉅公爭延致之以為重。

先正事略陳亦韓先生事略，陳先生祖范，字亦韓，自號見復，江蘇常熟人。居數年，有詔天下設書院以敎士，諸大吏爭先延請為師，先生勉應之。在蘇州紫陽書院三年，訓課有法，士子至今思之。又主徐州之雲龍，安慶之敬敷，揚州之安定，或一年，或二年，即辭去。曰士習難醇，師道難立，且此席似宋時祠祿，仕而不遂者處焉。吾不求士，而久與其列，為汗顏耳。

續碑傳集蔣彤養一子述，養一子李氏，諱兆洛，字申耆，晚號養一老人，門弟子羣稱養一子。當道鉅公爭延致之以為重，而子意既倦遊，自得江陰主講暨陽之聘，而子自是亦不出矣。其在暨陽也，江蘇巡撫陶文毅澍邀往省垣，浙閩制軍孫文濟爾準邀往福建，兩廣制軍盧敏肅坤邀往嶺南，皆幣重詞卑，信使再四，而一氈安守，戀以兄老為辭。

碑傳集劉青芝王徵君先生心敬傳，王徵君心敬字爾緝。自是聲聞茂著，四方學士，爭識其面，名人巨公，每數千里走書幣欲延致之。海鹽陳寶齋公詵撫黔，道過襄，乞先大夫札邀至黔，主陽明龍岡書院，儀封張孝先公伯行撫閩，邀主紫陽書院，皆以母老辭。未幾寶齋公移撫湖北，將修江漢書院，復敦迓之，欲備輭輿，並請太夫人觀楚中山水，而徵君得隨侍，爲久居之計。太夫人曰：古大臣好士，何以加此，義可拒耶，乃命允其聘。至則中丞隆以賓師，登堂講說，器宇溫藹，音吐洪暢，諸生雲會，辨難互起，依方答酬，皆先儒所未發，人人厭服，今所傳江漢講義是也。談者謂中丞好善，徵君忘勢，而江漢書院一堂講授，何減鹿洞鵝湖，開本朝百年以來盛事也。

延致院長必先具書幣。越縵堂日記載高太守請李慈銘主蕺山講席，計送聘金八番。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同治四年乙丑冬十月初二日癸巳，高太守送書幣來，請主蕺山書院講席。夜作書致高太守云：次翁公祖仁兄執事，今日自柯山祀先歸，奉到聘書，命主蕺山書院，惶恐無地。弟一老秀才耳，品行學問，無一足言，何敢聘主名山，濫受羔雁。況蕺山一席，向屬鉅公，非齒爵兼尊，不能矜式鄉里，弟雖闇劣，豈昧斯情。然前奉中丞之賜函，既承執事之面諭，弟不汲汲固辭者，實以處境奇貧，老親菽水，都無所出，勢不得不藉筆舌之耕，爲潔白之養。故五月間初謁中丞，中丞意欲留弟省垣，忝預謀議，弟揣分量材，祇宜以簡寂自處，卽面乞一小邑書院，爲糊口之資。乃蒙中丞雅意憐才，過相期許，一聞孫編修之歿，卽以此席爲言。又荷執事雅意周旋，忘其固陋，直排衆議，將以幣書進退維谷，莫知所措。弟讀書無似，然於學問文章，性所嗜好，頗思出其所得，與英俊相切磋。蕺山又絃誦所歸，自子劉子創證人社以後，鄉賢儒彥，疊主臯比，先哲清風，夙所私淑。幸值執事爲郡，山川重秀，

棻竹蔚興，莪山有棻竹亭 弟依爲主人，下帷山上，琴書互答，童冠與偕，仰其束修，歸奉甘旨，杜門不出，亦足終身。但以久次諸生，而儼然課三舍士，以銅臭貲郎，而抗顏爲一郡師，竊恐衆口沸騰，將使中丞失知人之明，執事有輕聽之過，而益重弟以僭越之罪。是以捧書躑躅，流汗沾衣，還望與言相規，俾無失足，君子愛人以德，弗以賤況爲懷，遂忘審度，則受賜多矣。專箋覼縷，率肊不宣。高太守送聘敬八番金來，犒其使者一番金。

書院月餼無幾。

碑傳集張伯行蔡恭靖先生壁墓誌銘，余入閩，廉知先生名，使主書院，人慶得師。先生之學，惟則古稱先，不爲勦竊之言，表暴之行，而人信服之，蓋以德勝也。先生家素貧，書院月餼無幾，余屢欲有所贈，恐傷其廉輒止，欲循例疏薦於朝，以衰病辭，先生之介潔恬淡，殆有不可及者。比余徙江蘇時，先生暫假省墓，余臨行，亟以書促駕，先生惠然來省，整頓如初。

束脩羊雖肥。

碑傳集顧痧陶太常正靖墓表，公諱正靖，字柱中，既降需次，未得乃歸，貧不能家食，則爲經生師，就館吳門蔣氏。既而粵秦交聘請主講席。公曰，吾非不知絳帳皐比，愈於寒氈，束修羊亦肥，然計桀計爲趨舍，不已賤乎。皆謝弗應。

據越縵堂日記所載，計每月亦不過六金而已。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同治四年乙丑冬十二月初六日丁酉，得周一齋片，送來書院束修錢一百千，賞使者一番金。

又越縵堂日記鈔予自五月間借芝翁五十金，以後按月扣抵束修，計六月至九月，僅二十四金。

惟各書院亦不等，寶晉書院志所載，則其數較大。

寶晉書院志歲需經費各款數目：一山長束修，每季實銀六拾兩，節敬實銀四兩，聘金實銀四兩。

有能自給者，用以周戚舊之困乏，或捐束脩以助賑。

碑傳集楊鸞原君承猶墓志銘，君諱承猶，字允升，別字慕齋。君歸里後，遠近問業者日至。乃應聘為橫渠堯山兩書院山長，多所成就。所得修脯，即以周戚舊之困乏。常迎養異房孀嫂，終其身以節著。君歿後而余適主堯山講席故知君尤詳云。

又王軒傳王軒字霞舉，洪洞人。主講宏運書院，歷十年，值光緒大祲，朝邑相奏請襄辦振務。事竣，復與撫部曾忠襄公議修通志，延為總纂，兼主晉陽講席。會當事者擇高才生，別設令德書院，復移席焉。修脯所入，率以資親故。愛才下士，後進多樂就之。卒後，諸生祀之三立閣及四徵君祠。

又王昶誥授中憲大夫甘肅涼莊道署四川按察司使顧君光旭墓誌銘，君名光旭，華陽其字，一字晴沙。乾隆五十年，無錫旱，君徒跣詣惠山真武廟禱雨。其冬捐己田租，并捐書院束修助貲賑。又經理崇安寺粥廠，躬親巡視。明年，又捐束修以助展賑。書院諸生貧者月給銀米為助。能會每冬月製寒衣以施，為禦寒會。其焦勞經畫與甘肅辦災不殊。無錫自楊文靖公得理學之宗，顧端文公依白鹿洞規條，建東林書院，高忠憲公攀龍偕吏部華允誠

等爲之左右，天下歸依嚮往，如五緯麗天，芒寒色正，明季節義之士，咸出其中。而年遠教衰，君以濟哉令望，爲世所推，請主書院，前後數十餘年，日與生徒講論道義，以踐顧高之緒。院中依庸堂下，產靈芝五色，嘉善曹徵君庭棟繪爲圖以記瑞。

有不能自給者，則負債累累已。越縵堂日記鈔載李慈銘爲束脩事，作書致芝翁，備述生活奇窘狀，竟謂「食單二九，既屬虛名，日米三合，時憂不給。」其奇窘爲何如也。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同治五年四月三十日戊午，作書告貸三處未得。五月初二日庚申，得張夢周邑令書，以洋錢四十番借我，即作復謝之。初四日壬戌，夜二更後已就寢矣，高太守來敂門入言有急事，起見之。太守出中丞書饋我四十番金，書中深以鄙人債台爲念云此區區者，當非貪求盜水，或不至以冒瀆爲嫌，太守又自贈十番金，俱力辭不獲。予與中丞素非雅故，而折節周旋，有逾夙分，太守雖暫同曹司，亦甚落落，及來涖州郡，眷待彌殷，累荷分廉，不殊骨肉，此皆古道事，咸非僅光施爲慙。

又越縵堂日記鈔作書致芝翁，爲束修事也。予自五月間，借芝翁五十金，以後按月扣抵束脩，計六月至九月僅得二十四金。前日言，所餘十六金，不復責償，以十月始，仍送脩脯。此在芝翁已爲傷惠，而予近日奇窘，更不可言，食單二九，既屬虛名，日米三合，時憂不繼。中都延師，相沿客體，闌干苜蓿，舉筯淒然，膏粱之家，鄙薄尤甚，主人侈貴，不履賓筵，草具無餘，千門一律，以予爲商城所加禮，且屢聞戒飭庖廚，然猶疏糲不周，至有絕糧之嘆，士風

不立，世道益衰，口腹累人，顏面厚耐。因貧相成，乞相以罵人爲求人，公既有言，客遂得間，饑難久忍，食不待功。因先借十月份束脩六金，而書中先敘平日取與之嚴，繼述告飢寒之苦，有云口無可訣之慕，腹無堪責之書，客豈思魚，郎難窯米，敢謂先生之饌，未饜侏儒，不容相公之門，先有餓隸，亦可謂滑稽無賴矣。以彼平日之言，自詡授餐加等，而予今日之告，覓云糊口無資。方謂主人見書，必駭必怒，乃竟舉金相畀，不置一詞。足見僕射皆解事之流，將軍無足饋之例，吾道徒爲餔啜，此間本承權輿，伎倆已窮，眞堪絕倒。

院長講學，或有子留侍。

碑傳集沈廷芳蔡公勤公祠碑，公少爲諸生，卽以民物爲己任。儀封張清恪公來撫七閩，設鼇峯書院，延公父爲師，公隨侍焉。後從清恪公遊，招入使院，共訂先儒遺書，博觀羣籍，洞徹爲學眞源。既入翰林，歸主鼇峯，凡所講論，悉本白鹿洞規，自身心以至治平之道，一以程朱爲訓，而必本於誠。更立五賢暨閩儒二十三子祠，以崇正學，多士感悅，其學背端，數十年來，猶聞風興起也。

又王袚直隸忻州知州竇公容邃墓志銘，公姓竇，容邃其諱，閒子其字，樗村其自號也。公少秉庭訓，究心實學，爲彭無山，鄭珠江兩先生所器重，與仲兄孝廉一齋公，擅元季之目。方太史公講學朱陽，從遊者不下數百人，公與共相討論，無不各有所啓發。公侍太史公，早聞大道，繼主朱陽講席者幾四十年。其學以誠敬爲宗，以日用倫常爲實際，澄心危坐，衣冠肅然，朝夕潛玩儒先諸書，體認獨眞，接引後進，尤娓娓不倦。平生清操自勵，政後囊橐蕭索，怡然自適，念朱陽書院爲太史公成己成物之地，築約守精舍，以承先志。遠近來學者日益衆，而公陡中痰疾，病

中猶纂註四書闡義，未及成書，遂卒。

續碑傳集秦緗業祁文端公神道碑銘幷序公壽陽祁氏，諱寯藻，字叔穎，又字淳甫，以敬避御名改字實甫，自號曰春圃，學者稱春圃先生。先是贈光祿公蒙恩賜環，即主講甘肅之蘭山書院，公往省父，因留侍焉。書院故多藏書，乃以其暇研精經史，縱覽諸子百家，公之殖學稽古，蔚為一代儒宗，實基乎此。

或奉母以行。

碑傳集王昶翰林院編修蔣君士銓墓志銘，君字心餘，一字苕生，號清容。奉母南歸，居金陵久之。浙江巡撫聘主紹興蕺山書院，凡五載。兩淮鹽運使復請主講揚州安定講席，奉母以行。

又彭啓豐贈承德郎翰林院編修侯選州同知蔣君堅墓志銘，鉛山蔣翰林士銓，自京師乞假歸，教授江湖間，所至必御母以行。乾隆四十年春，母鍾太安人卒於揚州安定書院，予寓書往唁之。

俱洒然有終焉之志。

先正事略蔣心餘先生事略蔣先生士銓字心餘，一字苕生，號清容。歷主蕺山崇文安定三書院，洒然有終焉之志。在蕺山時，力言於大府，借帑修治三江閘。曰事雖非山長責，然食越人粟，則視越人如一家焉。

碑傳集尹會一竇先生克勤傳，先生諱克勤，字敏脩，號靜庵，柘城人。戊辰成進士，改庶常，以內艱家居，執經者接踵。因念宋有四大書院，中州居其二，西曰嵩陽，東曰應天，耿逸庵已葺嵩陽，而應天湮沒無可問，深以為憾。爰相基

於柘城東門外，創朱陽書院，躬親課業，悉蹕泌陽之法，士崇實學者日衆。服闋，授檢討，以疾作，乞假歸里，殫力書院，增其式廓，爲經久遠大之計，舊士重集，新學踵至。先生於侍親寢膳之餘，優遊訓迪，有終焉之志。

又馮浩安肅縣知縣沈君可培傳略君諱可培，字蒙泉，號向齋，姓沈氏，嘉興人。庚戌入都，列名經壇，恭祝高宗純皇帝八旬萬壽，賞給原銜。自是知命安貧，惟以講學授徒，終其身矣。歷主書院，以山左濼源爲大，蓋合白鶴白雪濼口爲菴諸生徒，萃聚其中，中丞以下莫不加意培養，修廓堂舍，君崇古訓，戒謏聞，以篤實輝光，爲英才敦勵，諸生樂其和易誠切，翕然心服。有濼源問答六卷，凡五載。移靑州雲門書院，院爲宋王沂公矮松園故址，松柏八百餘株，長夏陰翳，居甚適，輯雲門書院志四卷。年老辭歸，遠近爭執經問業，閩藩安陽田公强邀之去，以疾旋里。郡侯長白耐園伊公延課其子，適鴛湖書院虛席，卽請爲山長，多士競喜得師。纔自鄉抵城，痰證陡發，扶回閱年餘以卒。

主講席有四十年之久者。

碑傳集姚瑩姚先生鼐家狀嘉慶二十年九月，惜抱先生卒於江甯鍾山書院，從孫瑩在京師聞之，哀愴莫勝，戚友咸唁，乃卜日設奠於都城之西，爲之主而哭之。先生名鼐，字姬傳，世爲湘城姚氏。既而朱以成都令擢守泰安，先生嘗兩過之，爲泰山之遊而去，至是聞先生歸，特修書院於楊州梅花嶺側，一夕植梅五百株，以延先生，遂名之曰梅花書院。時王亦以侍講出守濵南，能官歸復相聚，先生遂居楊州。久之，書敍庭尙書督兩江軍，聘主鍾山書院，自是楊州則梅花，徽州則紫陽，安慶則敬敷，主講席者四十年，所至士以受業先生爲幸。或越千里而從學，四

方賢儁，自達官以至學人士，過先生所在，必見求焉。嘉慶十一年丙寅，鐵冶亭尚書在江寧，復聘至鍾山。

又王祓直隸忻州知州竇公容邃墓志銘，公姓竇，容邃其諱，闇子其字，樗村其自號也。公侍太史公，早聞大道，繼主朱陽講席者幾四十年。

又翁方綱福建將樂縣知縣王先生元啓墓志銘，先生諱元啓，字宋賓，號惺齋。先生雖於無濟，未竟其志，而教人之用尤著。前後歷掌講席，於延平道南書院者再，又於仙遊之金石，邵武之樵川，順昌之華陽，蓋在福建最久也，河南則衛輝之崇本，山東則濟南之濼源，嵩菴，曹州之重華，於其鄉則鎮海之鯤池。三十年間，十主書院之任。所成就之士，以學行文藝科目著顯者數千百人。

有老死於書院者，其任職之專可知已。

碑傳集王昶詹事府少詹事錢君大昕墓志銘，歸田三十年，歷主鍾山，婁東，紫陽三書院。而在紫陽至十六年之久，門下士積二千餘人，其爲臺閣侍從發名；成業者不勝計。蓋皆欽其學行，樂適函丈，卽當事亦均以師道尊禮之。君諱大昕，號竹汀，曉徵其字。生雍正六年正月初七日，以嘉慶九年十月二十日卒於書院，年七十有七。君卒之日，尙與諸生相見，口講指畫，談笑不輟，及少疲，倚枕而臥，不逾時家人趨視，則已與造化者遊矣。非其天懷淡定，涵養有素，能如此哉。

續碑傳集楊彝珍鄧先生傳，鄧先生諱顯鶴，字湘臯，寶慶新化人。以咸豐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卒於濂溪書院之講室，年七十有五。

又劉基定寧鄉訓導鄧湘皐先生墓表，先生諱顯鶴，字子立，號湘皐。引疾告歸，諸大吏聘主朗江濂溪兩書院。主朗江時，編輯資江耆舊集六十四卷。主濂溪時，編輯沅湘耆舊集二百卷，續編八十卷。今咸豐元年復主濂溪，續纂寶慶府志百五十七卷。方竣事，竟以閏八月廿八日壽終講院。

又陳灃象州鄭君傳，象州鄭君字獻甫，其名避文宗舊諱，以字行，別字小谷。丁父憂，遂不出，掌教諸書院。至桂林復掌教書院。同治十一年十月卒於桂林省城榕湖書院，年七十二。

然兼任亦所不禁。

碑傳集張伯行冉儉討覲祖傳，君姓冉，諱覲祖，字永光，號蟫菴。嵩陽書院，宋時四大書院之一，今其址僅存，諭德耿公逸菴，今少宗伯景公冬易，共鼎新之。延君主講席。時耿公已下世，學者寥寥，君徘徊不忍去，擇其才俊而成就之。余官京師，與君交最深。我儀方築請見書院，延君主教事，而登封令力請還嵩，君不得已，東西兩赴。尤以太極西銘指示聖學派路。一時士子皆超然自得於帖括之外，而我儀之嚮道者日益衆，學問踐履益彬彬矣。君年八十餘，名益高，中州大僚皆仰重之，欲建書院，廣士田，以君爲矜式，君以疾辭。

又高澍然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陳先生壽祺行狀，先生姓陳氏，諱壽祺，字恭甫，一字葦仁，福州府閩縣人。其先由泉州府惠安，三徙占今籍，世處士。至奉直公始去農爲儒，傳奉政以經法教授弟子。歷主講仙遊龍巖邵武泉州漳州上杭書院六書院，生皆能名其學，語具今相國儀徵阮公所撰墓誌。後假歸，儀徵公子巡撫浙江，延主敷文書院，兼課詁經精舍生。

對於國家大事，雖非山長責，然有所見聞，必言於大吏，雖嫌疑不避也。

先正事略蔣心餘先生事略蔣先生士銓字心餘一字苕生號清容在蕺山時力言於大府，借帑修治三江閘，曰事雖非山長責，然食越人粟，則視越人如一家焉。

碑傳集福建通志儒林傳陳壽祺字恭甫嘉慶十四年，丁外艱，歸服除，以母老遂不復出。主講泉州清源書院。道光三年，主講鼇峯書院，鼇峯在省城，凡興利除弊，修舉廢墜，有所見聞，必言於大吏，雖嫌疑不避也。主講鼇峯十一年，以經術造士，士多歸之。

續碑傳集黎庶昌山西巡撫鮑公墓志銘，公諱源深，字華潭，號穆堂，又號澹庵，和州鮑氏。寓居江南之寶應縣，踰年，主講金陵上海書院，布衣蠡糲，蕭然與寒畯無殊。庶昌自咸豐丁巳即受公知，光緒七年奉命出使日本，道經上海，謁公於龍門書院。公喜動顏色，然語及時事，輒歔欷歎絕。生平惻隱民物，憂國愛人之念，至老彌篤，蓋天性使然，非可學而至也。在京在外，無赫赫名，亦不立講學家名目，而慎獨寡過，表裏純白，類古遽伯玉之流，世所僅覯。又楊頤貴州布政使署巡撫李公神道碑銘，公諱用清，字澄齋，號菊圃，姓李氏，世為山西平定州樂平鄉人。家居主講河東晉陽書院，凡十年，其教人也，以存誠為首務，其律己也，以主敬為旨歸。每朝廷有黜陟及所因革大政，輒中夜起立，彷徨不自已。子弟有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公曰，天下事須痛癢相關，吾起家三十年，習與性成，不能忘也。又曰，士人在家，先讀不痛不癢之書，當官自作不痛不癢之事。旣屢哭閻文介祁文恪李文正之喪，又以中東之役，時事日棘，隱憂私憤，馴至不起。瀕死而誦板之卒章曰，敬天之怒，無敢戲渝，敬天之威，無敢馳驅。嗚呼其

可悲也。

又蔣彤養一子述養一子李氏，諱兆洛，字申耆，晚號養一老人，門弟子羣稱養一子。子雖退居，日閱邸報，留意天下事。閒居獨坐時，聞喟然嘗若不豫者，弟子之親者從容致問，則實有遠謀至計熟慮於中，明知其不能行，幷無可言，惟東南漕運積弊，上下莫不知此爲剝膚之災，故昌言諸當道，宜變法，而亦莫之行。

其主講席也，口授之，身率之。

碑傳集王崇炳趙先生忠濟傳先生姓趙，諱忠濟，字濟卿，別號岐寧。教弟子不爲課程約束，非唯口授而身率之，無俟鞭策，使人亹亹樂從而自不能已。先生年少縱酒不羈，自從頻齋陳先生遊，有以窺性命之眞，遂束身規矩，以道自任。頻齋先生之學得之陳春洲先生，春洲先生得之杜見山先生，見山先生得之盧一松先生，盧一松先生親受業於陽明夫子之門人也，代主永康五峯講席，至先生而復講學於法界淇閣，先生歿而會亦廢。

又譚廷獻唐先生敎思碑先生名瑩，字子瑜，太平府當塗縣人。七葉爲儒力田，逢年一門相師友，學旣成，道光十七年舉於鄉，數上公車輒報罷。主敬亭中江酒川廬陽書院，身敎言敎其有焉。

又徐廷華直隸容城縣知縣楊君墓志遇佳日，獨至通湖門外，招廷華就壚頭取酒，自爲延陵山長，乃不復至酒家。嘗云，學校壞而書院作，非徒以資口說習章句云爾，將以講求天地民物之大，修齊治平之要，行藏用舍，經權常變，一以貫之，一旦受大任，臨大節，從容中道，而無所爲艱難苟且之見。晚近實去名存，凡廪之在官者，頗似宋時宮觀，郡中士大夫目擊敗壞，更設延陵，則所以矯虛名收實效者，必自山長始，而敢自佚游乎。蓋其耄而誠懇如

此。

各因才之所近，誘掖之。

碑傳集文幹敕授修職郎定番州學正晉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張公德巽墓表，先生諱德巽，字健齋。其敎人先品行而後文藝，聆所講論，使人踴躍鼓舞。前後家居授徒，主講勻陽黎陽粵西秀峯潯江諸書院，官都勻開泰訓導，選定番學正，所至訓迪不倦。凡生徒之穎異者，期以大受，中材以下亦各有成。嘗謂世無棄材，在因人以敎之，故所造就甚多。

又劉宗泗鑑屋李徵君二曲先生墓表，蓋先生之敎，因人而施，資之高下，學之淺深，誘之固各不同，而要無不以一念之不昧者，擴充而實踐之，以爲希聖希賢之基。凡有答問，窮晝夜不倦，必使其人豁然於心目之間而後已。以故遊歷所至，衲子黃冠，皆爲感化，卽宿學名儒，亦退就弟子之列，而北面師事也。

又朱綬刑部主事周君墓志銘，君姓周氏，諱孝壎，字愚初，自號通梅，吳縣木瀆鎭人也。逾冠補吳縣學生，次年食廩餼，有聲於黌序間。方是時，嘉定錢少詹主講紫陽書院，勵士以學，各因才之所近，誘掖之。君以詩文見稱，一時知名之士，咸與通縞紵交。

又蔣彤養一子述，養一子李氏，諱兆洛，字申耆，晚號養一老人，門弟子輩稱養一子。敎人必以序，言不敢盡，度其見地所能到，而後語之。有不受，亦不復强相從，一二年，度不可入，則遂辭使歸。

蔡忠襄懋德撫晉，寇已亟，講學三立書院，亦及軍政軍器之屬，則其所教又因時制宜矣。

碑傳集全祖望陽曲傅先生事略，朱衣道人者陽曲傅山先生也，初字靑竹，尋改字靑主，或別署曰公之它，亦曰石道人，又字嗇廬。先生少長晉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氣，思以濟世自見，而不屑爲空言。於是蔡忠襄公撫晉時，寇已亟，講學於三立書院，亦及軍政軍器之屬。先生往聽之曰，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者也。

書院管教綦嚴，如路學宏主講席，有某生不順乎親，君令長跪受教。劉作垣主講天梯書院，坐止語默，繩以禮法，稍踰閑，呵責立至。

碑傳集趙懷玉陝西宜川縣知縣路君學宏墓表，君諱學宏，字宏劭，爲荊溪世族。辛卯中本省舉人，時年已五十餘矣，仍下第，諸公卿爭致門下，俱不就。遊晉楚間，歷主講席，以讀書明理爲務，力挽近今士習，人知講習爲重。有某生不順乎親，居令長跪受教，卒以孝聞。

又張澍劉先生作垣傳，先生氏劉，名作垣，字星五，武威縣人。方先生未赴選也，嘗掌教酒泉書院，愍學侶囿於時藝，不知稽古，乃量材質高下，日課經籍數十條，昕夕講貫，弟子交相激發，多博通淹雅之士，科目蔚興。及罷職返里，酒泉人復延之，人文踰於曩昔。旋主講天梯書院，嚴立課程，不與以暇，坐止語默，繩以禮法，稍踰閑，呵責立至，學者莫不冰襟。

弟子非休沐事故，不得宿於外。如王化南主書院講席，無冬夏，鍵書院外戶，諸生出，告反，

面矻矻孜孜，俾不得斯須嬉。劉熙載主講龍門，每五日必一一問其所讀何書，所學何事，丙夜，或周視齋舍，察諸生在否。

續碑傳集徐廷華直隸容城縣知縣楊君墓志，常於江南爲大州，城西北龍城書院爲八邑士子講學之所，山長必年高德劭經明行修者爲之。弟子非休沐事故，不得宿於外。廷華幼時聞紀廟間人，往往能言之。

碑傳集潘挹奎王先生化南傳，先生王姓，諱化南，字蔭棠，武威人。辭歸而是時章淮樹觀察攀桂適守武威，喜獎進士類，聞先生歸，延主書院講席，教法既諄且備，無冬夏鍵書院外戶，諸生出告反面，矻矻孜孜，俾不得斯須嬉，士風爲之一變。又諸生治經之餘，日記歷代史數則，時吾父實從先生學，以故諸先達凡與吾父年相若者，皆能說史，蓋自先生倡之。

續碑傳集俞樾左春坊左中允劉君墓碑，君諱熙載，字伯簡，號融齋，江蘇興化劉氏。主上海龍門書院講席，以終其行誼。其主講龍門歷十四年，與諸生講席，終日不倦。每五日必一一問其所讀何書，所學何事，講去其非而趨於是。丙夜，或周視齋舍，察諸生在否，其嚴密如此。然與之居，溫溫然無疾言厲色，性嗜酒，招之飲，欣然往，雖醉不亂。樾時亦頻至上海，至必訪君，君亦數數來談，諧甚樂，初不覺其貌然而厲也。而意所不可，卒莫之能奪，嘗有異邦人求見，三至三却之，一日徑造其庭，君在內抗聲曰，吾不樂與爾曹見，其人悚然去，竟不得見。

暨陽書院中有能文之士，因罣誤被褫者，其殆今之開除學籍矣乎？

續碑傳集李兆洛泰州知州葉君行狀，君諱維庚，字寳三，號兩垞，葉氏。所至必振起學校，激賞寒雋。在江陰則加意暨陽書院，院中有能文之士，因詿誤被褫者，力爲復之。

松陽，關中，龍峯，宣成，嶽麓，豫章，棉陽，昭潭諸書院，且各設學規學約，詳見淸朝先正學規彙編，茲不贅。

書院講學多大師。淸初，北則孫先生夏峯，南則黃先生棃洲，西則李先生二曲，爲最著名，時論以爲三大儒。

先正事略孫夏峯先生事略，先生諱奇逢，字啓泰，一字鍾元，直隸容城人，晚講學蘇門之夏峯，學者稱夏峯先生。時畿內盜賊數駭，先生率子弟門人入易州五公山，結茅雙峯，戚族相依者數百家，乃飭戎器，徬糗糧，部署守禦，又以其暇賦詩習禮，絃歌聲相聞，寇盜屏跡。天下士識與不識皆稱曰徵君。晚歲渡河，慕蘇門百泉之勝，且爲康節魯齋講學地，水部郎馬光裕奉以夏峯田廬，遂移家築堂曰兼山，讀易其中，率子弟躬耕，四方來學願留者，亦授田使耕，所居成聚。始先生與鹿忠節講學，以象山陽明爲宗，晚更和通朱子之說。其持身務自刻礪，而與人無町畦。每晨起謁先祠畢，澄心端坐，雖疾病未嘗有惰容，有問學者隨其高下淺深，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庸行。居夏峯二十五年，卒有九十有二。河南北學者歲時奉祀百泉書院，易州學者就故宅爲雙峯書院，而容城與劉靜修楊忠愍同祀，保定與孫文正鹿忠節並祀。子博雅最知名，時從徵君遊者日衆，有數百里或數千里至者，君

設榻供食，各課其宜。徵君晚年重聽，諸弟子問難，必藉君轉達，反覆開示不厭。

又黃梨洲先生事略，黃梨洲先生宗羲，字太冲，浙江餘姚人。山陰劉忠正公倡道蕺山，孝忠遺命從之遊，而是時越中承海門周氏之緒餘，援儒入釋，石梁陶氏奭齡爲之魁，姚江之緒大壞，先生約吳越中高材生，力摧其說，故蕺山弟子如祁忠敏公彪佳，章給事正宸，皆以名德重，而四友御海之助，必首先生。及周延儒再召，謀翻逆案，起馬士英督鳳陽，爲阮大鋮也，於是南太學諸生作留都防亂，公揭斥大鋮，陳公子貞慧，沈徵君壽民，吳秀才應箕，沈上舍士柱共議，東林弟子推無錫顧杲居首，璫禍諸家推先生爲首，餘以次列名，戊寅秋七月事也。其後海上傾覆，先生無復望，乃奉太夫人返里門，畢力著述，而四方請業之士漸至矣。自言受學蕺山時，頗喜爲氣節斬斬一流，患難後始多深造，而追恨爲過時之學。丁未復舉證人書院，申蕺山之緒，已而之鄞，之海寧，巡撫張公以下皆請開講，先生不得已應之。先生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教學者必先窮經而求事實於諸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諸心，則爲俗學，蓋先生以濂洛之說，綜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象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術，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自來儒林所未有也。

又李二曲先生事略，先生名顒，字仲孚，自署曰二曲。先生昌明關學爲己任，關中士爭向先生問學。關學自橫渠後三原涇野少墟累作累替，至先生復盛。當時請主關中書院，先生嘗謀爲馮公定，公設俎豆，勉就之，已而深悔，急去之。揚州守駱鍾麟，前令盩厔時，師事先生者也，聞先生至襄城，謁祠事未能，旦夕覓請南下，謁道南書院，以發顧高諸公書，且講學以慰東林學者之望，先生應之，從者雲集，開講於無錫，於江陰，於靖江，宜興，晝夜不獲休。晚

年，還當平學者日至，然或才士著書滿家，先生竟扃戶不納，積數日悵然去，或出市廛下戶，先生察其心之不雜，引而進之。當是時北則孫先生夏峯，南則黃先生梨洲，西則先生，時論以爲三大儒。

碑傳集方庖孫徵君傳，孫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北直容城也。先是高攀龍顧憲成講學東林，海內士大夫立名義者多附焉。及天啓初，逆閹魏忠賢得政，叨穢者爭出其門，而目東林諸君子爲黨，由是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次弟死廠獄，禍及親黨，而奇逢獨與定興鹿正新城張果中傾身爲之，諸公卒賴以歸骨，世所傳范陽三烈士也。其後畿內盜賊數駭，容城危困，乃攜家入易州五公山，門生親故從而相保者數百家，奇逢爲敎條，部署守禦，而弦歌不輟。國朝定鼎，以國子祭酒徵，有司敦趣，卒固辭。移居新安，旣而渡河，止蘇門百泉，水部郎馬毛裕奉以夏峯田廬，遂率子弟躬耕，四方來學願留者，亦授田使耕，所居遂成聚。居夏峯二十有五年，卒年九十有二。河南北學者歲時奉祀百泉書院，而容城與劉因楊繼盛同祀，保定與孫文正承宗鹿忠節善繼並祀學宮。天下無知與不知，皆稱曰夏峯先生。

又錢寶甫黃宗羲傳，黃宗羲字太冲，餘姚人。宗羲之學出於蕺山，聞誠意愼獨之說，縝密平實。嘗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故問學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不爲迂儒，必兼讀史。讀史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

又全祖望二曲先生窆石文，先生姓李氏，諱容，字中孚，其別署曰二曲土室病夫，學者因稱之爲二曲先生，西安之盩厔縣人也。當事請主關中講院，先生方謀爲馮恭定公設俎豆，勉就之，旣而悔曰，合六州鐵，不足鑄此錯也，亟

去之。知常州府駱鍾麟前令盩厔師事先生，至是聞已至襄城，謁祠事未能旦夕竣，請先生南下，講道南書院，以發顧高諸公遺書且講學以慰東林學者之望，先生赴之，來聽講者雲集，凡開講於無錫於江陰於靖江於宜興，晝夜不得休息。忽靜中涕下如雨，搥胸且悔且詈曰嗚呼不孝，汝此行爲何事，而覺喋喋於此間，倘爲有人心者乎，雖得見顧高諸公書亦何益，申旦不寐即戒行，毘陵學者固留不能得。所至講學，門人皆錄其語，而先生曰，授受精微，不在乎書，要在自得而已。故其巾箱所藏，惟取反身錄示學者。晚年遷居富平，四方之士不遠而至，然或才名遠播，著書滿家，而先生竟扃戶不納，積數日，悵然去者，或出自市廛下戶，而有志自修，先生察其心之不雖引而進之。當是時，北方則孫先生夏峯，南方則黃先生梨洲，西方則先生，時論以爲三大儒。然夏峯自明時已與楊左諸公稱石交，其後高陽相國，折節致敬，易代而後，聲名益大。梨洲爲忠端之子，證人書院之高弟，其後從亡海上。故嘗自言平生無賁沈之恨，過泗之慙，蓋其資格皆素高，先生起自孤根，上接關學六百年之說，寒餓清苦之中，守道愈嚴，而耿光四出，無所憑藉，拔地依天，尤爲莫及。

雍正乾隆間，叔亻邵先生，抱經盧先生，惜抱姚先生負海內重望。

先正事略邵荀慈先生事略，荀慈名齊燾，號叔亻，江蘇昭文人。性愛才，主毘陵書院，好獎借後學。

又盧抱經先生事略先生諱文弨字召弓，號抱經。歸田後，主講書院凡二十餘年，雖耄孳孳無怠。昧爽起，繙閱點勘，朱墨並作，几間闃闃，無置茗盌處，日且暝，始出戶，散步庭中，俄而篝燈如故，至夜半而後始安，祁寒酷暑，不稍間，宦俸脯修所入，不治生產，僅以購書，聞有舊本必借鈔之，有善說必僃錄之，一策之間，分別迻寫，諸本之乖異，字

細而必工，今抱經堂藏書數萬卷，皆是也。

又姚姬傳先生事略，先生名鼐字姬傳，一字夢穀，世為相城姚氏。歸里後，主梅花鍾山紫陽敬敷諸講席凡四十年，所至士以得及門為幸。與人言終日不忤而不可以鄙私干，有來問必竭意告之，汲引才儁如不及，雖學術與先生異趣者，見之皆親服。

碑傳集鄭虎文翰林院編修邵君齊燾墓志銘，君姓邵氏，名齊燾，字荀慈，叔一其號也。性愛才，嘉獎借後進。嘗主毘陵龍山書院。君歿，士有哀之若父母者。

又失名翰林院侍讀學士盧公文弨墓志銘，公諱文弨，字召弓，號抱經。公好校書，終身未嘗廢。在中書十年，及在尚書房與歸田後，主講四方書院凡二十餘年，雖耄孳孳無怠，早昧爽而起，繙閱點勘，朱墨並作，几間闃闃，無置茗盌處。公生於康熙丁酉六月初三日，卒於常州龍城書院，乾隆乙卯十一月廿八日也。

又姚瑩姚先生鼐家狀，先生名鼐，字姬傳，世為桐城姚氏。既而朱以成都令擢守泰安，先生嘗兩過之，為泰山之遊而去。至是聞先生歸，特修書院於楊州梅花嶺側，一夕植梅五百株，以延先生，遂名曰梅花書院。時王亦以侍講出守滇南，罷官歸，復相聚。先生遂居楊州，久之，書紱庭尚書督兩江軍，聘主鍾山書院。自是楊州則梅花，徽州則紫陽，安慶則敬敷，主講席者四十年，所至士以受業先生為幸，或越千里而從學。四方賢儁自達官以至學人士，過先生所在，必求見焉。

續碑傳集徐廷華直隸容城縣知縣楊君墓志，常於江南為大州城，西北龍城書院為八邑士子講學之所，山長必

年高德劭經明行修者爲之。弟子非休沐事故，不得宿於外。延華幼時，問純廟間人，往往能言之，蓋百餘年事矣。維時叔一邵先生抱經盧先生惜抱姚先生負海內重望，先後爲山長，士之被其延接者，黃上舍景仁孫按察星衍洪編修洪吉左中丞輔最先達，取大名，而先生與洪東湖飴孫陸貫溪繼輅周山陽儀暐，稍後出，復爲容城，至則首謁椒山先生祠，度祠旁隙地，創立書院。

嘉慶道光間，獨推李兆洛先生，桐城姚公瑩以爲東南講學，先生一人而已。

續碑傳集包世臣李鳳臺傳；君諱兆洛，字申耆，姓李氏，江蘇陽湖人也。事竣，遂旋里。江陰，延主暨陽書院，居之二十年而卒於家。君爲諸生，每試必冠曹，及主講暨陽，江陰人士頗能信受，毘陵之隽亦從而假館，四方艤舟問字者，無虛日。君乃得各就性情所近，分途講授，就染既久，多有能得其一體者。君既卒，首選弟子蔣彤爲年譜一卷，又述平日所聞，仿宋語錄爲暨陽問答二卷。

又蔣彤養一子述養一子李氏，諱兆洛，字申耆，晚號養一老人，門弟子羣稱養一子。庚戌補郡庠生，壬子以優等食餼。仁和盧學士文弨主講龍城，從遊皆一時英彥，如臧在東鏞堂顧子明文炳頗講求訓詁之學，子意殊不屑。學士獨契異之，謂其成就，非羣輩所及。其在暨陽也，朔望必衣冠虔謁於中院聚星樓亨德樓，期某日歸，某日來院，未嘗爽漏刻。主講暨陽二十年，江陰人宦於江陰督學使以下，命子弟受業，及遠方來者以千計，其傑者考道著書，學成一家，及取科第去者以十百計。次亦勤習舉子業，得指受，知所宗尙。桐城姚公瑩以爲東南講席，先生一人而已。

咸豐同治間，李聯琇俞樾二先生，蔚然為東南大師，為盧抱經姚姬傳以來諸儒所不及。

碑傳集汪士鐸大理寺卿李公墓志銘公諱聯琇，字季瑩，一字小湖。咸豐八年任，滿，會陳痾迸棘，遂請開缺，髮逆東竄，辟地通州川港，困屯甚。於未遇時，或請主師山書院，公侃侃持正，不肯貶道求悅，燔肉雖微，皋比勇徹，閉門掃軌，辟脂若浼，不受無處之饋，不詣要人門。

此外有唐鏡海先生，咸豐元年，文宗下詔求賢，召赴闕，奏對稱旨，銜命回江南主書院講席，矜式後學，亦為世所重也。

清續通考咸豐元年八月，諭內閣，前經特召前任太常寺卿唐鑑來京，疊次召對，嘉其品學兼優，器識安定，欲令留京供職，念該員年逾七旬，力陳衰老，若供勉強服官，轉非所以示體恤。唐鑑著加恩賞給二品銜，仍留江南主講書院，江南為人文淵藪，得老成碩學為之敎導，俾後進者有所矜式，於士習民風，當有裨益也。

續碑傳集曾國藩唐確愼公墓志銘，公諱鑑，號鏡海，唐氏肥城人。已而致仕南歸，主講金陵書院。

先正事略李恆齋先生事略，李先生文炤，字元朗，號恆齋，湖南善化人。性純孝，躬行實踐，篤於人倫，以扶持世敎為任，主講嶽麓書院數年，從遊者衆，悉訓以修己治人之學。同縣唐先生鑑字鏡海，陝西布政使仲冕子也。咸豐元年文宗下詔求賢，召赴闕，奏對稱旨，銜命為江南書院講席，矜式後學。

書院士子，有差等，大別為之生員與童生，更有超等生，內外諸生，附課生諸名目。

續碑傳集沔浩安肅縣知縣沈君可培傳略，君諱可培，字蒙泉，號向齋，姓沈氏，嘉興人。辛卯春，初余主鴛湖書院，由附課聯拔冠內肄業。君意氣奮揚，遂爲科第先輩。

續碑傳集金武祥陝西道監察御史朱君傳君姓朱氏，諱一新，字蓉生，號鼎甫，浙江義烏人也。年十九，補縣學生，學使徐壽蘅侍郎亟賞之。其課詁經精舍，特置超等六人，以異內外諸生，君其一也。

論其年齡，亦大相逕庭。邵廷采九歲時，卽具衣冠書幣，送之姚江書院。王法夔年七十餘，尙肄業安定書院中。從可知已。

碑傳集朱筠邵先生墓表九歲讀史，叩操斲爲徐達常遇春傳有法。祖自外歸，偶舉宋儒語，語先生，先生輿曰，其人安往耶，願得而事之。祖以爲有志，卽爲具衣冠送之姚江書院。姚江書院者在半霖，崇禎初縣人設以爲講學地也。亂廢，韓孔當當率諸人復之。是時沈國模年八十矣，尙在，歲必一再至，爲諸生設講，先生立堦下，聽久之，執所業尙書前曰，孩提不學不慮，堯舜不思不勉，同乎。國模嘆曰，孺子知良知矣，能敬以恕，吾何加焉。自是從孔當受業，徐景范文亦者，韓門高弟子也。比見先生嘆曰，吾弗如邵子。

又焦循孝女王淑春墓碑，孝女父饑徵諸生，名法夔，老而貧，肄業安定書院中，月僅得一金，不足以贍衣食，雖有子不能養也。孝女痛之，誓不嫁，以鍼黹得錢，供父饘粥，已則時時忍飢，冬月手凍皸血出，身寒戰，工作不輟，父賴以不餓死。某年月日法夔病歿，孝女以頭觸壁，額裂，得盡孝死。嗚呼，余與法夔同書院者十年，法夔年七十餘，目昏

眊，每見其刻苦爲文，漏三下，猶以卷就燈下作字，今乃知其戀戀於每月之一金者，誠憐若女之心力之竭也。然終以老黜去，自是孝女之境益窘，而所以供之益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如淑春者可謂能竭其力矣，孝之純矣。

書院教養相資。

續碑傳集端木埰甘肅安肅兵備道調補廣東惠潮嘉兵備道臨桂王公神道碑銘，君諱必達，字質夫，號霞軒。授饒州守，民困略甦，君深維教養必相資，與學校，給書院膏火，逾年，屬邑多弦誦聲。

除不收學費外，並訂津貼寒士膏火辦法，供寒士生活之用。學者不特足以自給，并可贍養家室，安心讀書。

重修寶晉書院志序邑有寶晉書院，舊貯經費無多，歲不過四五課，住院讀書者寥寥，余爲籌畫經營，丈出寶晉洲田五百餘畝，變價，復濬洲地，獲價銀八百餘兩，詳請撥入以充膏火，并勸紳士張若筠捐田七十餘畝，入書院，合地租銀息，總計之，較前此所存而餘其半，歲可獲銀一千三百兩有奇，蓋至是經費無憂不繼矣。

寶晉書院志歲需經費各款數目：

一、山長束脩每季實銀陸拾兩，節季實銀四兩，聘金實銀四兩。

一、孝廉堂監院薪水每年錢肆拾千文。

一、生童監院薪水每年各壹百千文。

一、監院飯食錢拾千文。

一、孝廉上上卷八名上卷八名，每月膏火肆拾千，獎資三千，每年共錢肆百叁拾千文。

一、生員超等肆拾名特等肆拾名，每月膏火錢壹百三十六千，獎資三千六百文，每年共錢壹千叁百玖拾六千文，駐防生員膏火，不在其列。

一、童生上取肆拾名，中取肆拾名，每月膏火壹百零肆千，獎資貳千叁百文，每年共錢壹千零陸拾叁千文，駐防童生膏火不在其列。

一、生員齋課獎資每月貳拾捌千，每年共錢貳百捌拾千文。

一、童生齋課，獎資每月拾玖千，每年共錢壹百玖拾千文。

一、試卷每本拾貳文，每月官齋兩課約玖百本有零，約錢拾千文有零。

一、京江義塾每年束脩錢肆拾千文。

一、院司府吏書每年核冊辛工縣書造報辛工各銀六兩，共銀二十四兩，每兩合錢壹千壹百六十文，共計錢貳拾柒千捌百肆拾文。

一、道憲月課發榜道書辛工銀叁兩，合錢叁千肆百捌拾文。

一、府書案書辛工錢貳拾捌千捌百文。

一、縣書案書辛工錢，貳拾捌千捌百文。

一、縣書每月紙張錢捌百文，每年共錢玖千陸百文。

一、書院門斗工食錢每年貳拾千文。

一、門役工食每月壹千貳百文，每年共錢拾肆千肆百文。

一、徵租委員董事薪水盤川租賃徵租公館房金批解洲租運費及各洲頭洲保租差更夫雜役辛工飯食，俱於徵租項下隨時照賬開支。

一、應完蘆課錢糧漕米約銀六百餘兩。

一、每課應用公費等項隨時撙節酌辦。

以上各款經費冊籍，存於府縣禮房，經承遵照章程辦理，仍擇經董實力稽查，以杜日久廢弛侵蝕之弊。

續碑傳集錫縝刑科給事中蔣君墓志銘，君諱彬蔚，字頤芬，號子良，蒙城公故廉，以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卒於官，君暈絕十餘日始杖起，乃扶櫬歸窆，肆業取膏火貲奉母，六應省試皆不售。

然亦有以爲數甚微，幾無以自給者，彭玉麟以母命出避禍，入城居石鼓書院，從諸老生問經義，學詩習書。書院課額少膏火銀超等者不足給日食，初學孤生尙無緣得之。乃投協標充書識，例補馬兵，得支月餉，兼試書院，月得餘錢三四千。是誠不可以一概論也。

續碑傳集俞樾彭剛直公神道碑文，公諱玉麟，字雪琴，彭氏湖南衡陽縣人。父卒，爲族人所碁，母命出避禍，公因入

城居石鼓書院，然無以自給，投協標充書識，支月餉，視馬兵。

又王闓運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詳勇巴圖魯世襲一等輕車都尉欽差巡視長江水師贈太子太保衡陽彭公年七十有五行狀，公彭氏，衡陽查江人，諱玉麟，字雪琴，梁園君之長子也。年十六，讀書已通文義，以母命遂入城居石鼓書院，從諸老生問經義，學詩習書，諸生以其聰悟勤學，稍稍異之，因與遊，諸名家貴公孫子間，縕袍敝冠，介然自守，辭氣清雅，風釆秀雋，未嘗有飢寒之嘆，城中聞人，欣然願交焉。然書院課額少，膏火銀超等者，不足給日食，初學孤生尚無緣得之，乃投協標充書識，例補馬兵，得支月餉，兼試書院，月可得餘錢三四千。迎母至城中，母子復相守，而弟已從賈客遠服賈，久不聞消息，貧薄單寒，人所不堪，母子怡然安之，猶以為出水火而履天衢也。公所應得公費，悉出以佐義舉，獨建船山書院，銀萬二千。

又陳士杰與兄游學長沙，貧無齋糧，族人醵千錢，送之入嶽麓書院。其殆初學孤生，尚無緣得膏火矣乎？

續碑傳集王闓運桂陽直隸州泗洲紫陳侍郎年六十有九行狀，侍郎諱士杰，字雋丞，泗洲陳氏。與兄游學長沙，貧無齋糧，族人醵千錢，送之入嶽麓書院，院長丁學士器賞之，學使課諸院生，得其文，激賞置第一。桂陽僻遠，無書籍，人文未盛，尤所留意，建龍潭書院於州城，捐錢二萬貫，州人聞風助之，廩餼始豐。

趙聖傳年六十餘，肄業南菁書院，書卷字出格外，目眵齒衰，仰課卷以求活。王法變老而

貧，年七十餘，尙肄業安定書院中，目昏眊，每見其刻苦爲文，漏三下，猶以卷就燈下作字，然月僅得一金。清通考有謂「有貪微末之膏火，甚至有頭垂垂白不肯去者」，夫豈得已哉！

續碑傳集陳慶年趙聖傳傳趙聖傳字蓉裳，江蘇興化人。光緒甲申，聞江蘇學政瑞安黃公已建南菁書院，專課經史古文詞，乃橐筆渡江，身外無長物，年已六十餘矣。書卷字出格外，而義據特碻，黃公賞之，爲製被送院。院長黃先生浙東經學大師也，謂君該洽羣籍，爲諸生冠，署爲齋長，南方學者稍稍知其名。自是客江陰者八年，正月出門，歲暮乃歸，終年不得家書。目眵齒衰，仰課卷以求活，不能專心撰書，然月試之暇，紬閱諸儒經說，猶必盡其首尾，蓋好學其天性也。辛卯之春，猶成穀梁詁義一書。至秋季以病返不再至，久之，始知其卒於家云。其在南菁時，同學多好詞章，以君樸學且衰老，罕就君論學。其旣歿之五年，慶年乃取其經說之精者而爲之傳，使他日有采焉。

碑傳集焦循孝女王淑春墓碑見前。

清通考書院見前。

書院除津貼膏火外，又有日給廩餼者。

碑傳集賀代伯張清恪公傳，張伯行字孝先，儀封人。甫下車，卽開鼇峯書院，禮四方俊髦，訂儒先居敬窮理力行之

書，刻名臣節義經濟之集凡五十餘種日給廩餼歲供衣服，主以耆儒，親加諄訓。當是時上者醇茂敏達，出爲名公卿，次亦化其鄉人蓋鄉親見其爲大府所禮重，一旦率其言語書籍來歸，外飾內愧人有未免鄉人可爲堯舜之奮蓋士習人心，於是大醇，其以學化人如此。公薨，士肖像祀院中政跡見通志名宦傳院肄業姓氏所修書參校中此不具。

續碑傳集潘德輿陶君家傳，君名克讓字際華，世居山陽。銜縣令選浙之金華。書院費不充，君捐金助之，肄業鱗萃，每月精肴餘九十餘席，躬自訓課，諄諄如塾師。

故書院除有膏火田或膏火貲外，又有膳田或餐錢等名目。

碑傳集沈廷芳資政大夫提督江蘇學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崔公墓志銘，公諱紀，字南有，姓崔氏。秦人多尙武，文風未振，世宗命設關中書院，士始知學。公捐俸增舍，又爲臨潼扶風兩書院置田以資膏火，於是士尤切感奮游；多明達之材。

先正事略陸朗夫中丞事略公諱燿，字朗夫，一字靑來，江蘇吳江人。由藩司拜南撫之命，湖南鹽務，有歲餽公，至峻卻之。嶽麓城南兩書院，肄業者多，苦經費不足，請將積存息銀三千兩交商生息，爲膏火資。

碑傳集朱彝尊中憲大夫知思州府事陸公世楷墓誌銘，公諱世楷，字英一，別字孝山。遷知南雄府，嶺南俗好訟，公曲喩以理，赴愬者漸息。暇築天峯書院，課諸生溫鏐王澐等講學，買田以膳之。

又彭鵬張登封君壎傳，張君壎字臙如，江南長洲人。出宰中州登封，登封古嵩陽地，嵩陽舊有書院，宋時天下四大

書院之一，歲久廢圮，搆堂講學，自耿太史始，君實覓之。上蔡張仲誠謂使君歸美於太史，太史讓賢於使君，交相讓也。說在張上蔡嵩陽書院講學紀事中。登封人列君治行興除之大者，凡四十條，曰修學宮，曰明倫堂講學，曰書院課士，置膳田，曰立義學，凡二十一處，日月朔望，講鄉學，置善惡簿，示勸懲曰，……

又陳壽祺贈太子太師謚文靖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閩浙總督金匱孫公爾準墓志銘，公亟振文教，捐助鳳池書院餐錢。

續碑傳集李元度沈文肅公事略，沈公葆楨，字翰宇，一字幼丹，侯官人。總督兩江，為地方興利，其大者則有修河隄行海運，緩開關籌積穀，拔罌粟，減賦則，禁民間厚殮，增書院餐錢，諸政。

又李元度羅壯節公別傳，公羅氏，諱遵殿，字澹村，宿松人。官湖州，值漕政抗弊，民抗納，大吏將威以兵，公單騎往諭，悉解散，輸賦如期，爰建書院於南高橋，以正士習。在襄陽，增置義學十餘所，益鹿門書院餐錢。

又劉蓉陝西鹽法鳳邠道黃君墓志銘，君諱輔辰，字琴隖，世為湖南醴陵人。援鳳邠道，撥產給關中書院米薪，及各義學養濟院育嬰堂種痘局，以至堤岸隄工渠工之費，諸廢以次舉矣。

續碑傳集徐廷華直隸容城縣知縣楊君墓志，嘗於江南為大州城，西北龍城書院，為八邑士子講學之所，山長必年高德劭經明行修者為之。弟子非休沐事故，不得宿於外。廷華幼時，問純廟間人，往往能言之。

抑不僅給膳，亦且供宿。

又陳慶年趙聖傳傳，趙聖傳字萃裳，江蘇興化人。光緒甲申，聞江蘇學政瑞安黃公已建南菁書院，專課經史古文

詞，乃囊筆渡江，身外無長物，年已六十餘矣，書卷字出格外，而義據特確，黃公賞之，爲製被送院。

又鄧嘉緝同知直隸州用山東臨朐縣知縣姚先生墓志銘，士之秀者拓書院居之，月有試，日有課，供具優備，寒暖仰給焉。先生諱延福，字介生，上元人。

不僅供膳宿，亦且給衣服資用。

碑傳集朱軾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張清恪公伯行神道碑，公諱伯行，字孝先，號敬庵，河南儀封人也。在閩建鼇峯書院，爲學舍百二十間。訪求閩中士有行誼博聞好古者，令郡縣資送，延入學舍，給衣服資用。

院中亦有工役。

續碑傳集孫原湘王三傳，王三其先故旗籍，隸京口營，以裁旗分隸常熟役游文書院。

其費之所出，多仰給於書院之田租。若連歲苦潦，賦不入不登，講肄幾輟。

先正事略范彪西先生事略，范先生鎬鼎，字彪西，山西洪洞人。家居立希賢書院，置田以贍學者。

碑傳集劉青霞監察御史劉公子章傳，公諱子章，字道闇，別號豹南，貴州貴筑人也。擢襄城令，省耕開渠，捕蝗弭盜，多惠政，而又建書院造士，創俸置田，以爲贍養。

續碑傳集譚廷獻唐先生敘思碑，初，彭大令嘗建書院，徵培文洲租，以爲膏火費，連歲苦潦，賦入不登，講肄幾輟，兢兢焉，爾獻與先生商榷經歲，始得邑之宦達醵金，謀久遠規模，甫舉而先生卒。不佞行矣，諸生習先生之遺教，且

旁皇，且縣縣，不澹澹忘之也。

豪强有侵佔書院田產者，賢吏必能釐而出之。

碑傳集王昶山東長清縣知縣朱君懋德墓表，君名懋德，字調梅，勉旃號也。調長垣，遷公書院膏火田五百八十畝，爲有力者所占，君贖回之，歲收其租，延師開學，以興文教。

續碑傳集黎世序傳，黎世序字湛溪，河南羅山人。官淮海道，時南河總督陳鳳翔得罪遣戍，世序代之。道光元年，境內大荒，設粥廠，散錢米，用官錢至六萬，縣之文廟圮修之，崇實書院有燕家社膏火田六百畝，前河督吳璥奪與普應寺僧，世序復以歸書院。課士極嚴，一時士師之民父之。卒之日邑中罷市巷哭，數十年來所未有也。

又秦樹聲安徽泗州直隸州知州方公家傳，方端闓字子徵，河南禹州人也。署盱眙縣事，重修書院，延宿儒主講席，優給諸生膏火，切之劘之，歌聲出金石。升署泗州直隸州。州故有田，以給書院經費，歲久乾沒者衆，釐而出之。試士月出俸科爲獎潤，循循提命，士氣蒸蒸日上。

又馬其昶吳先生墓志銘，先生爲政，於世所矜尙爲名高者一不屑，獨留意教化，經畫書院，苟力所能至，不憚貴勢，籍冀州已廢學田爲豪民所攘奪者千四百餘畝，充書院經費，聚所屬之高材秀生，求賢師而教之，深冀二州書院，遂爲畿輔冠。

書院公項，且不准藉端挪移焉。

清會典事例，同治二年議准，近來軍務省分各府州縣，竟將書院公項，藉端挪移，以致肄業無人，月課廢弛，嗣後由各督撫嚴飭各屬，於事平之後，將書院膏火一項，凡從前置有公項田畝者，作速清理，其有原存經費無存者，亦當設法辦理，使士子等聚處觀摩，庶舉業不致久荒，而人心可以底定。

清代書院，藏書亦多。

續碑傳集秦緗業祁文端公神道碑銘并序，公壽楊祁氏，諱寯藻，字叔穎，又字淳甫，以敬避御名，改字實甫，自號曰春圃，學者稱春圃先生。先是贈光祿公蒙恩賜環，即主講甘肅之蘭山書院，公往省父因留侍焉。書院故多藏書，乃以其暇研精經史，縱覽諸子百家。公之殖學稽古，蔚爲一代儒宗，實基於此。

又馮煦誥授中議大夫三品銜補用道夔州府知府隨帶加二級蒯公墓志銘，善爲詩，多憂生念亂之旨。尤務裁就人士，長洲建平江書院，太倉建安道書院，夔州建文峯書院，並藏書其中，自爲程課，敦宿儒督之，樸者文，廢者振，士有一節之善，賓禮之甚厚，且唯其才而已，臧否賢不肖，一不干其慮也。

其大者設有藏書樓，置經史羣籍。

碑傳集藍鼎元儀封先生傳，先生河南儀封人，姓張，名伯行，字孝先，號敬庵，諡清恪，學者稱儀封先生。建請見書院於邑之西郊，與鄉人士講明正學，奮興者甚衆。授福建巡撫入閩，建鼇峯書院，延九郡一州才品卓越行誼端方之士，讀書談道其中，爲明體達用之學。設藏書樓，置古今經籍四百六十餘種，膏火之資，捐創獨厚，視山左時所

建清源夏鎮濟陽數書院，又迥然不同矣。

又彭鵬張登封君塤傳張君塤字臞如江南長洲人。君入學望親舍積憂成疾，乞歸，南寧守趙公連城，愛君賢，固留弗從。抵舍耿太史致書曰，比聞孝思縈懷，辭職養親，登封人無不懸切，書院藏書樓成，絃歌徹山谷，掃榻設函席，共定千秋大業，趣命駕。乙丑十月，君得書赴嵩，是冬登封人遮道舁輿爭舁歸，以先得供養旦夕爲幸。予應逸庵先生命，主嵩陽書院，知書院襄事張公力爲多。

有贈書或購書送藏者。

碑傳集杭世駿張尙書傳，閩自楊龜山載道而南，三傳而得朱子，嗣後名儒疊興，號稱海濱鄒魯。公建鼇峯書院，以祀宋五先生，廣置學舍百二十間於會城，俾有志正學者肄業，出家所藏書千卷充牣其中，又廣搜先儒文集遺書，次第刊布，士皆鼓舞振興，理學復明。上聞，御書三山養秀四字以顏其堂，又賜御纂性理精義諸書，至今絃歌不絕，皆公倡導力也。

又耿介江西瑞州府同知焦公賁亨墓志銘，康熙二十三年七月，焦公邱園先生寢疾，召余至榻前，從容詢及嵩陽書院，因贈書二種，命置之藏書樓，爲諸生誦習。目視余，若有欲言者而未言，余拜受歸而公逝矣。

又靳讓魯山敎諭李君兆元墓志銘，君諱兆元，字仲顒，號蘊庵。君留心禮樂，以敬恕爲本，主作字必端楷，晚年愈好讀書，六經諸子，朝夕不釋於手，旁通天文算數九流百家之說，問奇者踵相接也。聞耿逸庵倡舉嵩陽書院，君命子瀚往問策，復購書送藏書樓。河使者俞存齋過，輦相訪，談至夜分，歎服而去，竇靜庵亦嘗寄書商訂所學，洛東

高士趙玉鉉執贄其門，每來請益講學，娓娓不倦。

續碑傳集李元度胡文忠公別傳，公諱林翼，字潤芝，益陽人。詹事公曾著弟子箴言，公承其志，爲箴言書院，悉以家所藏書納其中，使人知務實學。

又陳用光前湖南巡撫李公神道碑銘，公諱堯棟，字東采，又字松雲，李氏。調湖南巡撫，以公帑五百緡，購書以惠湖南嶽麓書院之士子。

小者亦廣徵書籍。

續碑傳集繆荃孫署吏部左侍郎通政司使周公神道碑，公諱家楣，姓周氏，江蘇宜興人。授順天府尹，葺治金臺書院，廣徵書籍，加給膏火資爲肄業之費。

地僻遠無從得書者，則遣官之江南求之。

碑傳集汪由敦通奉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南馮公墓表，公諱光裕，字叔益，自號損庵。公喜讀書，好禮士大夫，篤交誼，葺貴山書院，取諸生文行優者肄業其中，僻遠無從得書，遣官之江南購經史羣籍數千卷，俾縱讀之。

續碑傳集江蘇巡撫黎文肅公神道碑，公諱培敬，字開周，簡堂其自號，晚更號竹閒道人，湘潭李氏。視學貴州，葺諸書院，復膏火舊章，請補鄉試，與文廟樂舞，以邊隅貧僻，爲廣購經籍，逮收令律例醫藥之書，罔不畢備。

又李秉衡廣東巡撫馬公神道碑銘，公諱丕瑤，字玉山，安陽馬氏。擢巡撫廣西，兵燹後文籍蕩然，奏刊有用書，竝請各省局官書藏書院中，惠學者。

又左孟起紀巳故湖北巡撫會鉌事，會鉌滿洲人，字懷清。簡放陜西督糧道。督糧道故總司通省書院事，公乃爲延名師主講，廣購東南諸官局所刻書籍，遴高材生肄業焉。陜人之知有正學，而講求時務，自玆始也。

肄業諸生且相約購書，有無相假閱焉。

續碑傳集劉文淇文學薛君墓志銘，君諱傳均，字子韻，揚州甘泉人。予與君同居郡城，又以嘉慶丁卯同補博士弟子，同肄業梅花書院，師事歙洪桐生先生相善也。先生藏書至富，奬掖後進無不至，側聞緒論，始自慚聞見弇陋，相勉爲根柢之學，遂相約購書，積三載，各得書五七千卷，有無相假閱，是非相質難者且十年。

清代書院，亦尙祠祀，置祀產以資祀事。

碑傳集阮元隱屏山人陳編修傳，陳壽祺字恭甫，號左海，閩縣人。服闋陳情，乞養母，主泉州清源講院者十年，與諸生言修身勵學，敎以經術，多士奮興，一洗空疏之習。嘗正定清源書院先賢祀位，並率諸生增置祀產，以脊祀事、奉朱子於東舍，從以先賢之傳道而祀鄉學者，明蔡文莊公、張襄惠公，次崖林氏、紫峯陳氏、紫溪蘇氏、慕蓼王氏、素庵林氏，國朝李文貞公，凡八君子，位左右，扁曰先覺祠，爲之記陷石壁間。

又王士禎誥授奉直大夫工部虞衡淸吏司主事棄公封墓志銘，君諱封，先世王氏，籍浙西之嘉興。改知登封縣。嵩

陽書院舊祀二程子，其側有宋崇福宮故址，廢且久，君稽史籍，得司馬文正公以下曾以宰執領宮使者，凡十有二人，爲主祠之，時其祭祀。選博士弟子有行文者，講肄其中，又置田若干畝，以爲俎豆飲食之需。

死者奉栗主，生者則肖像。

碑傳集沈廷芳蔡文勤公祠碑，公汲引後進，孜孜忘倦，士有學行，必禮下之。其在鰲峯，造就尤多，雷副憲鋐，鄭徵君文炳，林通政枝春，皆其高弟子也。廷芳以年家子曾謁邸第，辱公奬勵甚殷。乾隆癸未忝居講席，企公教思，懷乎如聆謦欬。諸生謂公已祀學宮，而於書院宜立專祠，春秋典祀。余告於開府，卽二十三子祠北葺舍三楹，神依先哲，而爲後進模楷，亦公志也。於是諏吉告虔，謹奉栗主以妥公靈。時公弟子嵩山山長吳編修嗣富實贊厥成，偕余率諸生百人拜於堂下，樂奏醴馨，罔不僾肅愉快，禮成，作記以琹於石。公諱世遠，字聞之，世居漳浦縣梁山之麓，學者稱梁村先生。

續碑傳集戴燮元膠州己山公傳，公嘗兩爲膠州牧，先後凡五年，官終於膠，有遺愛於膠，及其歿也，膠人如失慈父母，立木立以祀於膠西書院仰山閣漢儒董子費長翁庸生之側，與前知州朱君炳張玉樹愛星阿劉文璵李文耕爲六賢，遂以膠州名云。公諱祀，字己山，又字叔旃，號青岩。其在膠州也，初下車，修學宮，迫再蒞，始畢其事，復修文昌閣，膠西靈山珠三書院，創北隅義學與舊義學爲四，邑之人士欣然向學。

又儒林傳藁陳澧傳，陳澧字蘭甫，廣東番禺人。年十七，督學翁心存取爲縣學生員，明年科試第一，同時諸名士皆出其下，命入粵秀書院肄業，山長陳鍾麟賞譽之。其卒也，門人請於大吏，祀其主於菊坡精舍，薰晦人不倦，宜有

去思云。

碑傳集費元衡誥授光祿大夫禮部尙書加二級贈太子太保謚淸恪敬庵張先生行狀先生諱伯行，字孝先，號恕齋，後以爲學之要在於一敬，更號敬庵。所至輒建書院，招來士子有學行者，相與講明聖賢之道。又飭州縣各立義塾，朔望講解聖諭十六條，使編氓皆知禮義；故士民畏之如嚴師，愛之如父母。於閩則肖先生像而祠於鼇峯書院之旁。於吳則建春風亭爲先生祠，與總督于公巡撫湯公兩祠並峙。

又秦瀛諸城竇公祠堂記，公之敎澤，於浙爲最深且久，而浙之士亦至今思之不能忘。前公去浙，浙人設位於西湖之崇文書院，歲時瞻拜，祝公長生。

又沈炳震誥授通奉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沈公涵行狀，公諱涵，字度汪，號心齋，晚更號彖餘居士，世爲吳興右族。初公督閩學，閩士感戴如慈父，如嚴師，思所以識公勿諼者，乃構淸茗書院於烏石山，將肖公而祀之。公曰：吾無德於閩士，重吾媿也，是烏可。

又顧棟高御史龔公翔麟傳，公姓龔氏，諱翔麟，字蘅圃，仁和人。出權廣東關稅，其去也，民肖像武林書院以祀之。

又趙元祚秉燭子傳，秉燭子者，劉公耄年好學自勵之稱也。公諱蔭樞，字喬南，秦之韓城人。旋升粤藩撫，特疏留滇。昆明故有書院，延東西士子肄業其中，公暇即進士而課之，親爲訓誨。在滇五年，上下賴之以安，擢貴撫，去之日扳轅臥轍多感泣下者，乃塑其像於近華浦。去黔日，黔人建龍門書院於南明河上，塑像其中。

有祀先賢先儒者，以其有功德於聖門，所以報功而示勸也。

戴鈞衡桐鄉書院四議一祀鄉賢，今天下郡州縣，莫不有書院，類莫不有崇祀之典。其大者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如各郡縣學宮故事，其小者多各祀其地先賢。吾以爲孔子大聖，朝廷既已祀之學宮，無取乎書院之瀆祀，惟各就其地，奉一大賢以爲之主，其餘依次從列，山長春秋擇日率諸生行祭，又於月吉月望，相率冠帶拜謁，登堂瞻仰，慨然想見其爲人。

有祀典創增拓諸守令者，更有專建書院，以祀守令之有功於地方者，皆以其有遺愛於士民而誌去思也。

碑傳集高澍然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陳先生壽祺行狀，先生姓陳氏，諱壽祺，字恭甫，一字葦仁，福州府閩縣人，先生既不仕，資教授自給。曰：我先人懷素業委祉後人者在此。凡掌教泉州淸源書院十年，鼇峯書院十一年。泉州爲先生故里，又奉政公過化地也，與諸生歡洽不啻家人父子。以書院專祀與創增拓諸守令，茲郡先賢不之及，朱子栗主且委於東偏之樓，曰：是非崇敬意也，乃正朱子位於東堂，從以明蔡文莊公張襄惠公，次崖林氏，紫峯陳氏，紫溪蘇氏，慕蓼王氏，素庵林氏，國朝李文貞公八君子，顏曰先覺祠，爲之記。其教使泉士知尊親，崇禮讓，傳以經術，冀變其俗，諸生化之，斌斌嚮風矣。

先正事略陳莘學少卿事略，陳君汝咸字莘學，浙江鄞人。知漳浦縣。漳浦瀕海多盜，君設方略，擒獲甚衆，上官以南靖盜未靖，移居治之，縣民列狀請留不得，數百人者環而守，乃夜以兩騎疾走出門，縣民覺，追送數十里，許號泣

而歸，歸則構祠城北，名曰月湖書院，歲時祀之。

碑傳集吳應達七先生傳，勞孝輿以字行，一字阮齋，南海人。爲黔中令，是時苗亂初靖，民未安居，孝輿初至，即奉檄委治古州屯務有效，歷錦屏清鎮龍泉清溪畢節諸邑，龍泉人思之，建勞公書院。

續碑傳集吳昆田淮安府知府章公墓表，公姓章氏，諱儀林，字秋亭。及知府事，濬山陽市河，澀河，暨各支渠，葺考棚書院，百廢具舉，不爲浮議所撓。光緒七年，淮人以公有遺愛，於是即郡城書院爲祠，春秋祀之。

餘詳「書院之廢替」章。

第六章　書院之廢替

吾鄉王蘭泉先生序天下書院總志曰：「夫書院非古也。古之比閭族黨，莫不有長，卽莫不有教。子弟材質之愚賢，性情之純駁，地近而易知，人少而易悉，未嘗歧教養而異之也。井田廢，比閭族黨之制不行，於是始以教育屬之郡縣。郡縣又不能教，至東漢始設校官。至唐末，校官又曠厥官，而鄉大夫之有力者，始各設書院，教其子弟。」

靑浦縣志藝文書目，天下書院總志二十卷，俱王昶著。自序取各省志及州縣志所載書院、彙而錄之。後主浙江敷文書院，課士之暇，與同志參校成書。凡規條之詳密，議論之純正，所以發明聖賢之教，無所不具。此書道光二十六年國史館徵取著撰，以憑立傳，昶孫紹基錄副，與已刻諸書同呈。

王昶天下書院總志序，乾隆庚子，余按察江西，過廬山，謁白鹿洞書院，徽國文公祠，見其廢弛玩愒，教者失其所以爲教，學者失其所以爲學，心竊憫之，欲收拾整頓，稍復舊觀，而旋以憂去。戊申由雲南布政使移任江西，復過廬山，則其廢弛玩愒，尤有甚於昔者。因思鹿洞爲天下書院之首，其廢若此，則其餘州縣書院，似此更多。遂取各省志書及府州縣之志所載書院，彙而錄之，將剞劂以貽諸大吏，俾之留心於教養。而明年四月，又以刑部侍郎內召，此書置篋衍者久矣。後六年，年七十，以老病乞歸。又五年，遭鼎湖大故，見星而奔，入都召見，問居家何事，對以

書院敎書上曰：士大夫在家，敎其鄉人子弟固宜。及歸，明年，浙江巡撫阮君請立敷文書院。課士之暇，隨發前此彙錄者，囑同志參校考訂，勒成共若干卷。夫書院非古也。古之比閭鄉黨，莫不有長，卽莫不有敎。子弟材質之賢愚，性情之純駁，地近而易知，人少而易悉，未嘗歧敎養而異之也。井田廢，比閭族黨之制不行，於是始以敎養屬之郡縣。郡縣又不能敎，至東漢始設校官。至唐末校官又曠厥官，而鄉大夫之有力者，始各設書院，敎其子弟。後乃爲郡縣者攘爲己有，且各請院長以主之。而所謂院長，或爲中朝所薦，或爲上司屬意，不問其人學行，貿貿然奉以爲師，多有庸惡陋劣，素無學問，竄處其中。往往家居而遙領之，利其廩給，以供餬口。甚至諸生有經年而不得見，見而未嘗奉敎一言，經史子集詩賦古文之旨，茫無所解。而爲官吏者不加審察，轉以人才日衆，所取至二三百人，任其佻達，豈不謬哉。夫取一州縣之能爲文者始爲生員，又試生員之尤俊者試入書院，此其勢安得復有多人。且生員寒素居多，皆欲先爲自身之計，而所謂膏火者，實不足供其仰事俯育，則在院肄業者，必且遊閑出入，鶩其名而失其實。將所謂羣聚州處，賞奇晰疑，審問而明辨，師友之益，從何而取。是以人數益衆，學術益衰，學術衰而人才日敝。古之所爲善政，今之所爲大弊也。今此書已成，凡規條之詳密，議論之純正，所以發明聖賢之敎，無所不具。士大夫受地方大吏之任，如能反復讀之，以訓於州縣，究其實必循其名，稽乎古不泥於今，厚其廩祿，而嚴責以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效，別之以才質，示之以徑途，共歸於達材成德。大之裕開物成務之才，小之爲專門名家之實。安見三物六行，不如三代比閭族黨之敎，而造士進士之升，其足爲國家用者必多矣。此不獨慰二十年來未竟之志，而今之督撫藩臬中舊交頗衆，行將以此告之。嘉慶六年八月靑浦王昶書。

自宋而元，而明，而清，延歷三朝，教思彌廣。

經世文五編書院：書院之興，肇於宋之宮觀奉祠，延歷三朝，教思彌廣。咸豐同治之際，中興將相，什九湖湘。聞嶽麓書院山長某公，自道光建元，即以氣節經濟文章立教，瑰瑋奇傑之士，咸出門牆。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氣機之所感，運會所由開也。統直省計之，其書院經費充裕，山長得人，則人才多，成就衆。無書院之郡縣，則見聞孤陋，雖有才儁，振奮無由。此中之消息盈虛，如影隨形，如桴應鼓。故書院雖非典制，不隸官司，而育才造士之功，至爲宏大。

清初各直省設立書院，始未嘗不師生黽沒，研究道藝，爲國光寵。迄後奉行稍久，積習日深。雍正而後，主之者已不復講學。教者失其所以爲教，學者失其所以爲學，有心人慭焉憂之。語其通病，約有數端：一曰山長充數，不問品學也。一曰士風浮夸，動滋事端也。一曰：多課帖括，無裨實用也。一曰注意膏獎，志趣卑陋也。清續通考所稱山長以疲癃充數，士子以假薄相高，其所日夕咿唔者，無過時文帖括，然率貪微末之膏火，甚至有頭垂垂白，不肯去者。烏虖！朱子有言：科舉不累人，人自累科舉耳。夫書院非猶是也哉！誠慨乎其言之也。

清續通考書院：臣謹案古無所謂書院也，庠序而已。我朝自順治十四年從撫道袁廓宇請修復衡陽石鼓書院，嗣後

各直省以次建設。始未嘗不師生聶歿，研究道藝，爲國光寵。未幾山長以疲癃充數，士子以儇薄相高，其所日夕呫嗶者，無過時文帖括，然率貪微末之膏火，甚至有頭垂垂白，不肯去者。烏虖朱子有言，科舉不累人，人自累科舉耳。夫書院非猶是也哉。

經世文五編書院惜院中傳習，僅以時文帖括，獵取科名。而經史之故籍無存也，聖賢之實學無與也。山長則徇請托，不校其學行，惟第其科名。甚則賄賂苞苴，喧騰衆口，人心以斂，士習以偷。地方有司，置之膜外。有心人恐焉憂之。

戴鈞衡桐鄉書院四議　一擇山長，山長之名始於宋，及元時與學正教諭並列爲官，選於禮部及行省宣慰司。近世則不然。省會書院，大府主之。散府書院，太司主之。以科第相高，以聲氣相結。其所聘爲山長者，不必盡賢有德之士，類與主之者爲通家故舊，或轉因通家故舊之情託降，而州縣書院，則牧令不能自主，其山長悉有大吏推薦。往往終歲弗得見，以束修奉之上官而已。失爲子弟延師，必將使朝夕與居，親承講晝，瞻仰其容止起居，以資傚法。而顧令遠隔數百里，不相聞問。以是爲教，雖孔子不能得之於七十子也。竊謂山長必不可無，而所舉其人者尤不可忽。

鄂爾泰徵滇士入書院教至如借書院爲納交聲氣之地，觴酒酬酢，慶賀往還，遊蕩門外，招搖市中。是尤不肖之甚，貽羞書院，恥笑士林，此使者所深惡，毋過吾門也。使者之所望於二三子者，非獨爲書院計，爲滇計也，爲國家人才計也。

俞德淵箚淮南監掣廳一切院中規條，及諸生領題作文，如有冒名代倩，挾卷嬉遊，未能精勤向上之處，亦即由該丞隨時酌加整頓。務期日異月新，以收觀摩實效。札到，該丞即行遵照辦理。

湯成烈學校篇中昔之書院，爲名賢講學之地，非徒設科舉制舉之業也。誘掖後進，務爲有用之學，以期出而濟世。故偉人間出，自相磨礪，風節懍如，事功亦著，足以補學校之闕也。今也不然，不問品學，但以處京秩之居憂，及甲科之歸林者。每月一課一文一詩，批校竣事，即索修脯。未嘗進一士與之講貫，考其誦習何書，討論何事，孰狂可以裁成，孰狷可以節取，儲材毓秀，以爲朝廷他日之用也。其主講之得名者，大抵揣摩風氣，決取科名已耳。是書院之於學校，猶之以水濟火也，庸有愈乎。

馮桂芬重儒官議今天下惟書院稍稍有教育人材之意，而省城爲最。余所見湖南之岳麓城南兩書院，山長體尊望重，大吏以禮賓之。諸生百許人，列屋而居，書聲徹戶外，皐比之坐，問難無虛日，可謂盛矣。獨惜其所習不過舉業，所治不過文藝。而楚南多才，往往發跡其中。矧能由是而進於經史道德也哉。

戴鈞衡桐鄉書院四議一課經學……乃自科舉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而不應試，父兄以爲不才。二十而不與膠庠，鄉里得而賤之。讀經未畢，輒孜孜焉於講章時文。迨其能文，則遂舉羣經而束之於高閣。師不以是敎，弟子不以是學。當是時，不惟無湛深經術明體達用之儒，即求一二明訓詁章句名物典章者，亦不可多得。

潘克先中西書院文藝彙肄論乃觀中國一鄉一邑，書院林立。所工者惟文章也，所求者乃科舉也。而此外則別無所事。夫國家沿明舊制，以制藝取士。無論名公鉅卿，須由科甲出身者，謂之正途。否則雖胸藏韜略，學究天人，皆

目爲異途。上以此求，下以此應，畢世奮志功名者，無不從事於此。將一身有用之精神，盡銷磨於無用之制藝。幸而早遂顯揚，猶得講求時事。不幸而文章憎命，落魄終身，則一窮腐書生，安能爲朝廷立大功建大業哉。

袁枚書院議：民之秀者已升之學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書院。升之學者歲有餼，升之書院者月有餼。此育才者甚盛意也。然士貧者多，富者少，於是求名賒而謀食殷。上之人探其然也，則又挾區區之稟假，以震動黜陟之，而自能教士，噫過矣。夫儒者首先義利之辨，今疚之以至微之利，而惕之以至苛之法。其謀入焉者，半苟賤不廉者也。苟賤不廉之人，養之教之，何所用之。

閻生書俞德淵別孝廉示後書院膏火之役：本以養士，而士習因之愈靡，何也。利之所在，非獨商販之屬，趨之若騖，讀書人不如此者，蓋亦鮮矣。余嘗有裁膏火之議，或詫其出言過激，且難之曰：裁膏火，應課卷者必寥寥無幾，子將奈何。應之曰：貪者不來，來者不貪。不貪然後可教也。

張之洞勸學篇設學：其學堂之法約有五要：一曰不令爭利。外國大小學堂，皆須納金於堂，以爲火食束脩之費，從無給以膏火者。中國書院積習，誤以救濟寒士之地，往往專爲膏火獎賞而來，本意既差，動輒計較錙銖，忿爭攻訐，頹廢無志，紊亂學規，剽襲冒名，大雅掃地矣。今縱不能遽從西法，亦宜酌改舊規，堂備火食，不令納費，亦不更給膏火，用北宋國學積分之法，每月核其功課分數多者，酌予獎賞。數年之後，人知其益，即可令納費充用，則學益廣，才益多矣。

雖朝廷一再通諭誥誡，然積重難返，亦視同具文。

清續通考道光十四年四月，諭內閣給事中黃爵滋奏綜覈名實一摺，朕詳加披閱。書院所以育才。今州縣書院率多廢弛，或以無品無學之人濫充山長因循苟且，視爲具文。著通諭各直省督撫嚴飭地方官，與復書院，選擇山長，不准以奉行虛文了事，無負朕諄切誥誡之意。

又道光十五年諭內閣御史豫泰奏請整飭學校以勵人材一摺。學校爲培養人材之地，士品克端，斯民風日茂，亦惟訓迪有遞，斯士習益湻。定例每於朔望敬謹宣講聖諭廣訓，並分派教官親赴四鄉宣講，俾城鄉士民，共知遵守。各省府州縣設立書院，置田取息，以資膏火。並建義學，以教鄉僻童蒙。書院院長，必須延請品端學裕之人，以資教導。教官季課月課，分定甲乙以示激勸。立法已爲周密。若如該御史所奏，近來奉行日久，視若具文。教官僻於訓誨，士風習於浮夸。允宜亟加整頓，振起人材。着直省各督撫，嚴飭地方官遵照成例敬謹宣講聖諭廣訓，務須實力奉行，不得日久生懈。其書院房宇租田，隨時妥爲修理查辦，不得任聽傾圮，及斗胥人等朦混侵蝕。捐建義學，以資倡率。書院肄業生童，必須嚴加甄別，不得瞻徇情面，濫行去取。延請院長，必須精擇品學兼優之士，不得徇情濫薦。教官考校季課月課，務宜精詳。舉報優劣，務歸覈實。民間呈報忠孝節義等事，務飭隨時詳請旌表，不得任聽需索規費，致多延擱。以期士習民風，蒸蒸日上，用副朕作養人材至意。將此通諭知之。

又道光十七年上諭內閣御史巫宜禊奏振興學校一摺。直省儒學書院之設，所以教學造士，培植人材，立法極爲周備。若如該御史所奏，近來教官大率不能振作，竟有干預地方公事。劣生莠士，因之效尤，以致包抗錢糧，起滅詞訟，士風人才日益汙下，尚復成何政體。着直省督撫學政，嚴加整頓，通飭教官，務當敬教勸學，無負乃職。其不

能砥礪士節扶持名教者，卽行嚴參懲辦。至各省書院延請院長，原爲激勵人材而設，近日竟有薦而不到館者，有甫經到館旋取修金以去者，並有不到館而上司代取脩金轉付者，殊屬有名無實，着直省督撫各體察情形，覈實整理，務使館無虛曠，士有師承，勉副朕崇重實學至意。將此通諭知之。

間有一二有司，欲力圖振作，蓋亦難矣。

陝西學政許振禕奏設味經書院疏書院法良意美，得人稱盛。惟奉行日久，教官往往視爲具文，平時因循居半，迫學政按臨，所駐不過旬日，而又不逐日校藝，卽有所牖迪，亦不過布條教，舉大綱。至於教士之實，竊以爲莫如書院。若書院山長得人，而謂不能挽迴風氣，振興人才者，未之有也。伏查近日書院之弊，約有二端。一由山長爲紳士退休之資。其延訂也，或論名位，或循情分。官場以爲一歲之應酬，紳士以爲一家之取給，評點甲乙，苟簡從事。而於學問人品概未之及。如是者不得謂之教。且經費悉隸官吏，凡印官兼轄書院，往往虛領其名，而未查其實。其款項生息支發一切，皆書吏主之。積年既久，侵蝕失計，日見支絀，士無所藉，難以棲止。如是者不得謂之養。臣自抵任以來，因查西安有關中宏道兩書院，培植兩省，規模稍大。關中督撫主之，宏道學政主之。惟自軍興以來，士多苦貧，不能自食，又不能從師，雖欲聞經明行修之要，其道無由。況甘省流寓於此，殊不乏人。臣愚以爲似當添一書院，以收兩書院之所不能容。因擇兩書院適中地方，於涇陽城內，設一味經書院，其規模與關中宏道相等。臣捐廉爲之倡，而各屬紳士好義急公者，大率醵金襄事，業已設立講堂號舍，開課舉行。其定章有不同他院者三。他院專課詩文。味經之設，則要以實學爲主。令諸生逐日研究欽定七經及通鑑史漢大學衍義文獻通考

等書，引之識義理，稽故實，手抄口誦，日漸淹貫，匪惟腹笥可充，卽政事亦差大略。其設課也，則合制藝論策經解詩賦法戒錄分課，一一爲之，使知古學之爲貴。他書院除閱課外，師弟不當接見。今山長日登講堂，傳集諸生，將經史大義及小學諸條講貫，察其課程，閱其札記，別其勤惰，嚴其出入，令其由嚴憚以生清明，本講貫而得服習，使之知植品之爲先。他書院屬之於官，官有遷移，則法必中變，官有職務，則事難兼涉。卽如宏道書院，歸學臣董理，如臣終年在外按試，相隔千里，何能稽查。今味經之設，臣悉擇一方之望，以之共理一方之學。雖創始由臣而日久經理，究以責成紳士爲當。蓋權不歸官，則延師可免徇情敷衍之弊，非物望素孚，學品兼優者，必不能居此席。費歸實用，則經理可免侵蝕支絀之虞，非廉介自持，鄉里推服者，必不能與其事。羣力維持，思培子弟，使之知成法之可繼。此臣倡建味經書院之初意如此也。

自咸豐同治以降，中國疊經外患，清之國勢已岌岌不可保，而清人猶泰然安之。雖時時倣效西法，以塗飾耳目，而根本實未嘗變。

嚴復原强中國知西法之嘗師，不自甲午東事敗衂之後始也。海禁大開以還，所興發者亦不少矣。譯著一也，同文館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業四也，輪船招商五也，製造六也，海軍七也，海署八也，洋操九也，學堂十也，出使十一也，礦務十二也，電郵十三也，鐵路十四也，拉雜數之，蓋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則淮橘爲枳，若存若亡，不能實收其效。

及甲午敗於日本，清之朝野上下，始覺感受非常之痛苦，而病舊制之不適矣。時則內外臣工，莫不仰體朝廷儲才備用之意，以增設學堂整頓書院爲急務。如光緒二十二年，山西巡撫胡聘之奏請變通書院章程，併課天算格致等學；刑部侍郎李端棻奏請推廣學校，量加書院課程；侍講學士秦綬章奏請整頓各省書院所擬有定課程，重師道，覈經費各條。要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胡聘之請變通書院章程摺：查近日書院之弊，或空談講學，或注意膏獎，志趣卑陋，安望有所成就。宜將原設之額，大加裁汰。每月詩文等課，酌量併減。然後綜核經費，更定章程，延碩學通儒爲之教授，研究經義，以窮其理，博綜史事，以亂其變。由是參考時務，兼習算學，凡天文地輿農務兵事，與夫一切有用之學，統歸格致之中，分門探討，務臻其奧。

李端棻請推廣學校疏：或疑似此興作，所費必多，今國家正值患貧，何處籌此巨款。臣查各省及府州縣，率有書院，歲調生徒入院肄業，聘師講授，意美法良，惟奉行既久，積習日深，多課帖括，難育異才。今可令每省每縣各改其一院，增廣功課，變通章程，以爲學堂。書院舊有公款，其有不足，始撥官款補之。因舊增廣，則事順而易行，就近分籌，則需少而易集。

秦綬章請整頓各省書院摺：國勢之強弱，視乎人才，人才之盛衰，繫乎學校。欲補學校所不逮，而切實可行者，莫如

整頓書院之一法。各省書院之設，每府州縣多或三四所，少亦一二所，其陶成後進爲最多，其轉移風氣亦甚捷。整頓書院，約有三端：一曰定課程。宋胡瑗敎授湖州，以經義治事分爲兩齋，法最稱善，宜仿其意，分類爲六：曰經學，經說講義訓詁附焉；曰地輿之學，測量圖繪附焉；曰算學，格致製造附焉；曰譯學，各國語言文字附焉。士之肄業者，或專攻一藝，或兼習數藝，各從其便。制藝試帖，未能盡革，每處留一書院課之已足。一曰重師道。書院山長必由公舉，不論爵位年歲，惟取品行端方，學問淵博，爲衆所推服者。其算學譯學，目前或非山長所能兼，則公舉諸生中之通曉者各一人，立爲齋長，分課之，而仍兼成於山長。省會書院，規模較廣，山長而下，兼設六齋之長，分廛列舍，與諸生講習其中。一曰籌經費。各屬書院，或田畝，或公款生息，或官長捐廉，或紳富樂助，皆有常年經費。即或僻陋之區，容有不足，就本地公款，酌撥亦屬爲費無多。此整頓書院之大概章程也。

朝廷一併通行各省，參酌採取，以擴舊觀，而收實效。

禮部議覆秦綬章請整頓各省書院摺 奏爲遵旨議奏事。光緒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軍機處片交，本日翰林院侍講學士秦綬章奏請整頓各省書院，預儲人才一摺。軍機大臣面奉諭旨，著禮部議奏，欽此。鈔錄原奏到部。臣等查各省建立書院，本爲育才之地。本年山西巡撫胡聘之奏請變通書院章程，併課天算格致等學，奉旨允准，經臣部通行各省在案。又刑部侍郎李端棻奏請推廣學校，量加書院課程，亦經總理衙門議准有案。近日各省整頓書院，其見諸奏報者，如江西之酌裁友敎書院童卷，移設算科，陝西之創設格致實學書院，均經議有章程。今該侍講學士所擬定課程，重師道，籌經費各條，亦爲實事求是起見，應請一併通行各省督撫學政，參酌採取，

以擴舊規，而收實效。十一月十八日具奏奉旨依議。

於是各省或另立書院，講求實學。或就現有書院，更變章程。綱舉目張，均有起色。

陝西巡撫魏光燾請設遊藝學塾摺稱維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才為本，求才之要，以整頓學校為先。近年以來，內外臣工稟承諭旨，莫不以添設學堂儲才製器為急務。光緒二十二年刑部左侍郎臣李端棻奏請推廣學校一案，內開各內地各府廳州縣興格致等學，肄習專門，果使業有可觀，三年後由督撫奏明請旨考試錄用。本年二月，安徽撫臣鄧華熙奏請各省均於省城另設格致學堂，並准奏明指撥的款，各等因，均經欽奉硃批允准，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在案。臣查現在京師設立大學堂，天津上海等處奏設頭等學堂，其東南各省或另立書院，講求樸學，或就現有書院，更變章程，綱舉目張，均有起色。國家需才孔亟，即在偏隅，亦應設法籌辦，以收鼓舞振興之效。陝省為文獻舊邦，歷代以來，名臣大儒輩出，我朝深仁厚澤，涵濡二百餘年，文物之美，尤稱極盛。近經兵燹，原氣未復，而關中宏道味經各書院肄業諸生，多能研求實學，恪守前賢矩矱，其間忠義勃發，蠲除錮習之士，亦往往而有，良由風俗質樸，士氣果毅故也。

然未聞有弋盡廢天下書院以興學堂之說也。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上諭變法，首以興學為言。

清史紀事本末戊戌政變德宗光緒二十四年夏四月，下詔定國是，宣示中外。自咸豐同治以來，中國疊經外患，三

次刦盟，當事者始漸知西人之長技，思所以效法而自强，擬行新政，不一而足。如設製造局以製造新械，方言館以養眞才，招商局以爭航利，派學生出洋以游學外國，用客卿美人蒲安臣爲大使，以聯邦交，其他如練兵通商造路開礦諸大端，皆次第舉行。然變法不知其本，故行之已數十年，於國勢之孱弱，仍莫克振救。及甲午敗於日本，各國租港灣之事相偪而來，瓜分支那之說，騰沸於全球。於是國人大譁，志士憤起，痛論變法之不可緩。帝亦知非實行變法，不能立國。時翁同龢輔政，贊成其說，尤力。御史楊深秀侍讀徐致靖又相繼上書，請定國是。帝乃赴頤和園白太后，召軍機全堂。於是月二十三日下定國是之詔，以宣示中外。

惟新舊爭執，甚爲擾攘。時張之洞督撫兩湖，以新者不知本，舊者不知通，交相爲病，其禍無窮。乃著論二十四篇，題曰勸學篇，意在規時勢，綜本末也。其論設學，曰：先以書院改爲之。學堂所習，皆在詔書科目之內，是書院即學堂，安用駢枝爲？

張之洞勸學篇設學或曰天下之學堂以萬數國家安得如此之財力以給之，曰：先以書院改爲之。學堂所習，皆在詔書科目之內，是書院即學堂也。安用駢枝爲？

五月二十二日，朝廷遂命各省府廳州縣現有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爲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上諭曰：『前經降旨開辦京師大學堂，肄業者由小學中學以次而升，必有成效可觀。惟各省中學小學尚未一律開辦，綜計各直省省會及府廳州縣無不各有書院。着各

該督撫督飭地方官各將所屬書院坐落處所經費數目，限兩個月詳查具奏；即將省府廳州縣現有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爲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至於學校等級，自應以省會之大書院爲高等學，郡城之書院爲中等學，州縣之書院爲小學。皆須給京師大學堂章程，令其仿照辦理。」

光緒諭摺彙存飭各省開辦中學小學諭旨，五月二十二日奉上諭，前經降旨開辦京師大學堂，入學肄業者，由中學小學以次而升，必有成效可覩。惟各省中學小學尚未一律開辦。總計各直省省會及府廳州縣無不各有書院，着各該督撫督飭地方官各將所屬書院處所，經費數目，限兩個月詳查具奏。即將各省府廳州縣現有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爲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至於學校等級，自應以省會之大書院爲高等學。郡城之書院爲中等學，州縣之書院爲小學。皆須給京師大學堂章程，令其仿照辦理。其地方自行捐辦之義學社學等，亦令一律中西兼習，以廣造就。至各書院需用經費，如上海電報局招商局及廣東闈姓捐頗有盈款，此外陋規濫費，當亦不少，着該督撫儘數提作各學堂經費。各省紳民，如能捐建學堂，或廣爲勸募，准各督撫按照籌捐數目，酌量奏請給奬。其有獨力措捐鉅款者，朕必予以破格之賞。所有中學小學應讀之書，仍遵前諭由官設書局編譯中外西書，頒發遵行。至於民間祠廟，其有不在祀典者，即着由地方官曉諭民間，一律改爲學堂，以節糜費而隆教育。似此實力振興，庶幾風氣徧開，人無不學，學無不實，用副朝廷愛養成材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六月，上諭將勸學篇頒行各省。是書言學堂之法，約有六要：一曰新舊兼學。一曰政藝兼學。一曰宜教少年。一曰不課時文。一曰不令爭利。一曰師不苛求。持論中庸，流傳極廣，影響亦大。七月，朝廷諭令各省迅將籌辦學堂情形電奏。時兩江總督劉坤一卽首先奏陳爲遵旨設立江南省府縣各學堂焉。

劉坤一籌設江南學堂摺兩江總督臣劉坤一跪奏爲遵旨設立江南省府縣各學堂，謹將籌辦情形，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恭閱邸鈔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奉上諭，前經降旨……見前摺……欽此。復於七月初四日奉電傳諭旨，前於五月二十二日降旨，諭令各省開辦學堂，限兩個月覆奏；現在限期將屆，各省籌辦情形若何，着各督撫迅卽電奏，欽此。幷准總理衙門將大學堂章程咨送前來……查江甯地方爲東南一大都會，向來江蘇安徽兩省，於茲會闈鄉試。此次設立學堂，係爲科舉之梯航，俾知學術之階級；則兩省士子，自應一視同仁。擬設江南學堂區爲高等省學堂。江甯府統轄七屬上元江寧兩縣本係同城，擬設中等小學府縣學堂各一區，與京師大學堂一氣貫注，層累遞進，以符晉升論秀之規。……擬將儲材學堂改爲江南學堂，推廣學額，多延教習，其舊有學生嚴加考覈，分別去留。並將舊有之鍾山尊經惜陰文正鳳池奎光六書院，並改爲府縣各學堂，所有各該學堂書院經費，悉數撥給濟用。至開辦經費，儲材學堂連年節省，尚有數萬金，可以提撥，如有不敷，容臣另行籌款。現已委派道員蒯光典總司其事，次第舉行。此籌江南省府縣各學堂之實在情形也。

然戊戌變法，爲孝欽君及諸守舊者所沮，不久咸復其舊。

光緒政要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御史楊深秀軍機章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康廣仁正法，并宣示康有爲罪狀，諭酌復一切舊制。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皇太后諭旨云：「書院之設，原以講求實學，並非專尚訓詁詞章。凡天文輿地兵法算學等經世之務，皆儒生分內之事。學堂之學，亦不外於此。是書院之與學堂，名異實同，本不必另行更改。現在時事艱難，尤應核實講求，不得謂一切有用之學，非書院所當有事也。」

光緒諭摺彙存皇太后懿旨九月三十日欽奉皇太后懿旨，禮部奏取士之法，亟宜切實申明舊制一摺。我朝取士之法，其載於欽定科場全書，列聖斟酌損益，祖制煌煌，實已盡美盡善。該部請切實申明舊章，自係爲維持風會，培植人才起見，著照所請，由該部知照各直省學政及鄉會試正副考官，務當恪遵學政全書科場條例內載各條款，實力奉行，以挽士習。餘依議。另片奏宮闈中查閱書籍，請一以欽頒各書爲則等語，均著照所請行。另片奏各省書院，請照舊辦理，停罷學堂等語，書院之設，原以講求實學，並非專尚訓詁詞章，凡天文輿地兵法算學等經世之務，皆書生分內之事，學堂所學，亦不外於此。是書院之與學堂，名異實同，本不必另行更改。現在時事艱難，尤應核實講求，不得謂一切有用之學，非書院所當有事也。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翌年，湖南巡撫俞廉三即遵旨籌設求實書院於省城。

俞廉三設立求實書院摺湖南巡撫臣俞廉三跪奏為湖南省城設立求實書院辦理情形，及籌劃經費緣由，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准禮部咨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三十日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禮部片奏各省書院照舊辦理，停罷學堂等語。書院之設，原以講求實學，並非專尚訓詁詞章，凡天文地輿兵法算學等經濟之務，皆儒生分內之事，學堂所學，亦不外於此，此是書院之與學堂，名異實同，本不必定須更改，現在時勢艱難，尤應切實講求，不得謂一切有用之學，非書院所當有事也。將此通諭知之，欽此。仰見皇太后振興實學，造就人材，凡屬士林，莫不鼓舞，自當欽遵懿旨，切實奉行。查湖南省城各書院所設齋房，僅敷各本院肄習生所居，未能歸併。惟有就前經裁撤之時務學堂原籌經費，另設求實書院，延統中學教習三人，算學一人，西文譯學二人，分調通省各府州縣考選保送聰穎恂謹生童，共以一百二十名為率，嚴立課程，分科分班，朝夕講貫，定期考校，務求有裨實用，冀成遠大之材。

清續通考光緒二十五年湖南巡撫俞廉三奏湖南省城設立求實書院，奉旨允准。

光緒二十六年，監察御史劉家模更奏請振興學校書院，并謂前次行新政時，有改書院為學堂之議，乃學堂未成，書院漸弛，所存款息，多被地方官侵蝕。朝廷從之，責成地方官認眞整頓，慎選名師，嚴定教士之法，勤求有用之學。爾時，書院與學校猶相輔而行也。

劉家模請振興學校書院摺監察御史臣劉家模跪奏爲士風澆漓，請振興學校書院，以培教本而杜邪趨，恭摺仰祈聖鑒事。……至書院義塾，自省會以下，所屬皆有，常年脯修膏獎，地方儲有款息，足爲經久之計，與學校相輔而行。如地方官認眞整頓，愼選名師，嚴定教士之規，講求有用之學，遠近必聞風翕附，師道立而善人多也。乃臣耶之教官其自好者，不過與諸生相安無事，否則視諸生如讎仇。考課宜講，概置不問。其舉優者，多出於餽遺，厚貲。註劣者，每由於需索不遂。教官如此，士習其何由端。前次行新政時，有改書院爲學堂之議，乃學堂未成，書院漸弛，所有款息多被地方官侵蝕，現雖漸次規復，而館穀豐者，常有巨紳盤踞，或出自上官推薦，不論其學品優劣。更有一人擁數館，視爲利藪，常年不到館，課卷寄閱。肄業生徒，每朋居燕處，狎暱爲非，而不之顧。觀於京師金台書院之廢弛情形，則外省更可想見也。相應請旨飭下各直省督撫學政，將學校書院，加意整飭，責成教官山長，嚴除積習，勤思教育，其有司訓不稱職，主講不認眞者，隨時參撤，以示懲儆。

淸續通考光緒二十六年諭書院與學校相輔而行。常年脩脯膏獎，地方皆儲有的款，足爲經久之計。尤宜責成地方官，認眞整頓，愼選名師，嚴定教士之法，勤求有用之學，師道立而善人多，遠近自必聞風景附。經此申諭之後，各直省督撫學政務宜將學校書院，加意整頓，責成教官山長痛除積習，勤思教育，其有師訓不職主講不稱者，隨時撤參，以示懲儆，用副朝廷維持士習培植根本至意。

由戊戌變法之反動，而有庚子拳匪之大禍。八國聯軍入京，淸皇室遁之陜西。賴李鴻章與各國訂辛丑和約，賠款四百五十兆兩。而守舊者奪氣，不敢反對新政。二十六年十二

月初十日，上諭京內外官條陳時政。二十七八年之間，各督撫應詔言事者極多。時有江西巡撫李興銳議覆新政，條陳十事，其一曰整頓學校定制，仍主令各省書院皆改課經濟之學，不以別開學堂為然也。

李中丞議覆新政事宜摺奏為遵旨參酌中西情形，籌議政務，恭繕清單，仰祈聖鑒事。竊臣於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初二日准吏部咨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奉上諭着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治，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詳悉條議以聞，等因，欽此。臣恭繹詔旨，於古今治亂之本原，中西政教之得失，與夫臣工之積習，時局之遷流，罔不洞鑒隱微，至為深切。天下臣民，仰深宮之憂勤惕厲，而不為之感激涕零發奮興起者，無是理也。以今日列強環伺，變故多端，餉絀兵疲，民窮財盡，論者幾謂無可措手，然臣以為從來運會之興衰，不在乎戰爭之成敗，而視人心為轉移。自昔太王避狄，句踐破吳，皆以多難而興邦，並著美談於載籍。稽之歐洲各國，德法之迭為攻伐，咸將一蹶不振，未幾皆雄視環球。以我中國地大物博之區，重以皇太后皇上勵精圖治之切，何難變茲貧弱，光顯丕基。臣受恩至深，救時無術，每念乘輿播越，彌覺寢饋難安，謹就平日所見聞，參合中西之政要，條陳十事，另繕清單，恭呈聖明採擇。一曰整頓學校定制。各行省郡縣均立學官，聚諸生於黌舍，而命之教之，自日課季課之程，有報優報劣之責，不能舉其職者黜退，到官之始，必令督撫考驗其年力，就衰文理荒疏者，亦黜退。又雍正年間，議准學官之內，廣置齋舍，多設廩膳，令士子講習律例，定

爲考核之法，所以教育人才，俾成有用之學，未嘗不深切著明也。無如日久盡成具文，教官恆終歲不與諸生相見，人皆目之曰冷官。其注選之員，惟進士改教習，舉人大挑優拔貢，尙有壯年得缺者，他皆候之數十年，到班多在身後，否亦年逾髦耋矣。以師儒之官而等於無足輕重如此，而欲師道之立，其可得乎。學宮而外，各行省自會垣以至州縣一邑，莫不有書院，多者或五六所，最少者亦有一所。各延山長，歲時教習，略具規模。然自一二大書院教課經史古學，餘皆從事時文，仍歸於無用。論者謂此非別開學堂不可以造士。臣愚以爲舍固有而別開生面，則事難而費繁，就舊制而加以裁成，則事順而易集，似宜令各省書院，皆改課經濟之學。凡中國大經大政，以及西人電光汽化算術諸門，體操武備之事，均立爲等級，仿之宋明三舍積分法，以分數之多少，而定其廩給，而獎勵之所需經費有不敷者，酌加撥款。其教官均令督撫學臣就本省搢紳選其知古今堪勝師儒之任者，上之朝廷，重其俸祿，隆以禮貌，令考課齋舍諸生，如書院山長之體，不入吏部銓選，不循堂屬常儀，一轉移間，均可化無用爲有用矣。宋臣朱熹嘗於學校罰須是罷堂除及注授教官，以本州鄉先生爲之，臣之此議，實竊取其義。至於一切教課章程，獎賞款目，諸生進身之階，均請由部核定通行遵照。至書院山長教導有方，例得六年保荐，今或更定以三年爲期，與學官一體優獎，願出仕者立與遷除，不仕者分別給以卿銜留任增俸，如此則教者既得其人，得其法，而又有舉試特科之條，以鼓舞之，天下安有不喟然興學者哉。

而實際上影響之最大者爲張之洞劉坤一等上變法之摺。時劉爲兩江總督，張爲湖廣總督，一切主張，皆出自張，劉不過畫諾耳。其上變通政治摺，卽曰：首設文武學堂，畧謂今

日書院積習過深，假借姓名，希圖膏獎，不守規矩，動滋事端，必須正其名曰學，乃可鼓舞人心，滌除習氣。蓋仍本其勸學篇設學之旨也。

劉坤一張之洞變通政治摺兩江總督臣劉坤一，湖廣總督臣張之洞，跪奏為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奏陳，仰祈聖鑒事。一設文武學堂。惟成事必先正名。三代皆名學校，宋人始有書院之名。宋大儒胡瑗在湖州設學，分經義治事兩齋，人稱為湖學，並未嘗名為書院。今日書院積習過深，假借姓名，希圖膏獎，不守規矩，動滋事端，必須正其名曰學，乃可鼓舞人心，滌除習氣。如謂學堂之名不古，似可名曰各種學校，既合古制，且亦名實相符。

張劉上變法之摺，其言多見諸實行。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上諭著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合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

光緒諭摺彙存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奉上諭，人才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學術。歷代以來，學校之隆，皆以躬行道藝為重，故其時體用兼備，人才眾多。近日士子或空疏無用，或浮薄不實，如欲革除此弊，自非敬敎勸學，無由感發興起。除京師已設大學堂，應行切實整頓外，著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其敎法當以四書五經綱常大義為主，以歷代史鑑及中外政治藝學為輔，務使心術純正，文行交修，博通時務，講求實學，庶幾植基立本，成德達材，用副朕

圖治作人之至意。著各該督撫學政切實通飭，認眞興辦，所有禮延師長，妥定教規，及學生畢業應如何選舉鼓勵，一切詳細章程，着政務處咨行各省，悉心酌議，會同禮部而覆覈具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論者曰：此可謂能治其本，深得培養人才之道矣。

經世文四編毀寺觀以充學堂經費議，稱爲今之書院，卽古之學校。自書院以時文詩賦之課士，諸生徒以膏火獎賞爲心，而實學遂不能奮興，人才逐日形頹喪。今者朝廷悉舉時文詩賦之學，罷斥不用，改試策論，以中外政治藝學爲題，冀收通才，藉以佐治理。各省書院亦已變制，罷課八股，令習經世有用諸書。然僅受課試之程式，而不變書院之規模，以博取膏火獎賞而已，未必有眞實學問，能出其所蘊，爲國家收作人之效也。皇上洞知其故，特降綸綍，令各省改設大中小及蒙養等學堂，此可謂能治其本，深得培養人才之道矣。

諭下，蘇浙皖湘粵諸省督撫學政，先後奏陳改設學堂，而書院遂爲歷史上之名詞矣。

江督劉奏陳籌辦江南各學堂摺，伏查江南原設水師學堂，陸師學堂，及格致書院，講求中外諸學有年，並將中學生派往東洋肄業，現已漸開風氣。今將偏設學堂，實迎機開導，茲將江南省文正書院改設小學堂一所，聘選教諭陳作霖爲總教習，課上元江寧兩縣人士，習初級淺近之學。鍾山書院改設中學堂一所，聘河南候補道濮文暹爲總教習，課江寧府屬人士，習普通之學。均就原址酌量增葺。至於高等學堂，爲課專門之學。江南地大物博，夙稱人文淵藪，省會高等學堂，規模必求宏敞，俾可廣育人材，現在設法籌款，擇地建造，庀材鳩工，接續舉辦，聘

翰林院編修繆荃孫爲總教習。其尊經鳳池兩書院，改爲校士館。奎光書院歸併鳳池，凡舉貢生童年齒已逾定章未能選入學堂者，接月課試策論經義，膏獎悉仍其舊，以示體恤。各府州縣書院，亦已飭令改爲學堂。其民間自設之蒙學堂均令遵章辦理，以歸一律，惟經費多有不敷。通省各屬倘未能一律辦齊，已飭就地籌款，以期徧立。至省城常年經費，以從前書院經費計之多不敷用，而開辦建造需費尤多，現由司道等設法籌措。先將裁改惜陰各書院經費分別存留提用，不足者已在司局先行挪墊，以濟動工之需，以後無論如何爲難，總令逐益增益，期於必成。

前蘇撫聶奏陳改設學堂情形摺查蘇州省城先於光緒二十四年經升任撫臣奎俊奏明設立中西學堂，鳩工建造落成後，適升任撫臣鹿傳霖蒞蘇，延聘中西教習，分等課授，近又加課東文，兼習體操，規模固已略備。現在欽遵諭旨設法擴充，應即以此爲蘇州省城大學堂，廣拓齋舍，多招生徒，以一百人爲額。其課程等級班次，不外山東章程，先從備齋正齋入手，再習專齋之意。並議購置各種圖書儀器，添課德文俄文，又編刊中西學分年課程表，常年經費約數萬金。再將省城正誼書院改爲蘇州府中學堂，仍其名曰正誼學堂，祇設備齋正齋，不設專齋，定學額六十名，分延中西教習，課以普通學，經費年約萬金，均由藩庫及善後局分籌濟用，以重當務之急。平江書院改爲長洲元和吳縣三縣小學堂，仍其名曰平江學堂，祇設備齋，不設正齋專齋，定學額四十名，亦分延中西教習，課以初級淺近之學。經費由該三縣就地設籌，如有不敷，由司局酌撥。擬留紫陽書院，改課經算策論，正誼平江作爲附課。三書院原支經費僅七八千金，學堂添此一款，不敷尚多，寒士少此膏火生機更窘，應請一律

留作校士之用，庶貧考諸生及質地不能遷入學堂肄業者，得以養贍有資，從容變化。又省城原有學古堂，本講求有用實學，所取多高材生，亦應循舊辦理，加意整頓。此外尚有儒孤學堂，位育堂義塾，向由官酌撥經費，應一律改爲蒙學堂，由原辦紳董會縣經理。外府縣如松江致用書院，上海育材學堂，常州致用精舍，常熟昭文二縣游文書院，無錫金匱二縣東林書院，□實學堂，亦早分課經策，兼及泰西各學，茲復通飭各府廳州縣，將已改者逐漸擴充，未改者從速酌改。

李殿林南菁書院遵改學堂並擬章程摺江蘇學政臣李殿林跪奏，爲江蘇南菁書院遵改學堂，謹擬試辦章程，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惟郅治之道，興家爲先，伏讀八月初二日上諭，著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均建大學堂等因欽此。又恭讀十月十五日諭旨，蒙恩頒發山東試辦章程，著各省仿辦，仰見皇上育才廣學，銳意振新，凡有血氣之倫，無不感激圖維，力求通變。臣查江蘇書院在江寧蘇州兩省城者，已有督撫臣分別改辦。惟江陰南菁書院，自前學臣黃體芳創設後，以經古攷課，通省士子通才碩學多出其中，院中事宜歸學臣管理，光緒二十四年詔改書院爲學堂，經前學臣瞿鴻禨奏以南菁雖隸縣治，而入院肄業者，爲通省人才所萃，請□公會書院之例，作爲高等學堂，當邀恩准。今又叠承明訓，改定教規，自應照省設大學堂章程辦理。臣惟山東章程，學生分齋督課，其次第則先辦備齋正齋，後辦專齋，此自爲風氣未開，宜循序漸進起見。江蘇爲人才淵藪，年來講求中西實學，頗不乏人，即南菁諸生，平日所肄習者，如經史政治輿地天算格致各學，皆門徑已通，可期深造，若非徑立專齋，俾資精進，恐無以鼓舞高材，及時奮勉之心。臣謹擬專齋正齋備齋同時並立章程，於明年正月先行試辦，由

臣延請在籍紳士之通學中西士林翕服者爲總教習，俾得陶成多士，啓迪新機，以仰副皇上求治作人之至意。

浙撫任奏陳改設學堂辦理情形摺查浙江省垣前已奏設求是書院及增設養正書院，均係中西並課，粗具規模。臣督同司道籌議，卽以求是書院改爲省城大學堂，養正書院改爲杭州府中學堂，又以崇文紫陽兩書院改設錢塘仁和兩縣小學堂，整舊從新，另立規制。現因經費支絀，學生額數，大學堂先定一百二十名，中學堂一百名，小學五十名，均保身家清白，年歲合格者，由地方紳董保送考選充，定於來年正月間一律開辦。又擬於省垣分設蒙養學堂，爲幼童就學之地。其紳富有捐建者，並准隨時稟明興辦，此改設省城學堂之大概情形也。

皖撫奏設學堂摺查省城敬敷書院地方宏敞，可以改爲學堂，分列八齋，足容百人居住，不過講堂及教習住房，稍加添蓋，卽足敷用。至堂中應用書籍儀器等件，擇其尤要者先行購置，統計開辦經費約需三萬餘金，常年經費約需三萬餘金。堂中課程以經史爲先，端品勵行爲本，講求算術測繪爲天文輿地及格致化學之階，然後輔之以各國語言文字。求之以漸，持之以久，庶使諸生學業有成，明體達用，以國家楨幹之才，仰副聖朝作育之意。謹將遵旨設立安徽省城大學堂緣由，恭摺具陳。

湘撫俞奏陳改設學堂幷派人出洋游學摺奏爲遵旨改設學堂，並派人出洋游學，謹將籌辦大略情形，恭摺仰祈聖鑑事。竊臣於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欽奉上諭作育人材，端在修明學術，著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內改設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均設中學堂，各州縣均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務使文行交修，講求實用，著切實通籌舉辦等因，欽此。嗣復由山東撫臣袁世凱暨政務處會同禮部酌議章程，先後奏奉諭旨，咨行奏辦，均經轉

飭鄂遵，恭釋諭旨改書院爲學堂，自蒙養以至大學，期採東西各邦良法，以復三代設學遺制，實今日最先急務。凡在臣民，同深感幸，當即欽遵與署布政使但湘良署按察使繼昌，往復籌商，創辦之始，不難於經費之難籌，而難於章程之妥善；不難於規模之粗具，而難師範之得人。湘南人文向來稱盛，省城原有嶽麓城南求志諸書院，生徒常數十百人，院長訓飭認眞，近亦商令分齋設額，課以經史及各國圖書，最爲通練之材。若改設學堂，則須指定學年，以爲遞升之地，其年歲稍長者，雖極意向學，亦不得與其選，似轉無以宏樂育之材。惟新設之求志書院，尚有定額，亦經兼課西文，但規制未極恢宏，門類亦多未備，應籌添經費，即以改爲省城大學堂。既經開拓齋舍，增購圖書，額數暫爲一百二十名，均擇年二十歲內外，中學淸通者，考選入學。俟規模略備，再行推廣。即委現署臬司鹽法長寶道繼昌總辦，以爲全省之倡。

粵督陶奏設廣東大學堂請廢科舉摺并附片：當此庫藏如洗，財力實有不及，祇能就現有書院酌量改設。粵省各書院，率皆屋舍窄小，不合學堂之用。惟有城西廣雅書院，係湖廣督臣張在粵時所創建。雖未合學堂程式，而規模闊大，齋舍甚多，足敷布置。當經議定將該書院改爲廣東省大學堂，考選學生肄習。惟該書院原有之肄業生，不乏才俊，亦未可悉令能歸，適大學堂初年學生未齊，齋舍有餘，因暫設校士館一所，擇該肄業生及近年增設西學生之優者數十人入館，并延教習，教以東文，以爲將來游學日本地步。

近人有主張恢復書院制者，亦知其末流之弊乎？夫法有利弊，徒法不足以言治也。

中國書院制度終